

犬戎東侵考

蒙文通

犬戎侵逼涇川考

周自穆王西征犬戎，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周語），獲其五王以東，遂遷戎於太原（見穆天子傳注及後漢書西羌傳徵竹書紀年），而太原遂爲禍梗；卒之覆宗周者即犬戎。此猶漢處匈奴於西河，徙羌虜於關中，魏遷氏種於秦川，卒之毒中於永嘉。周晉之禍，可謂異世同符也。班書匈奴列傳曰：「周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夷王又命虢公伐太原之戎。戎禍固已烈矣。詩六月序：「宣王北伐也」。漢書匈奴傳：「宣王興師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號爲中興」。則出車六月，並宣王事，故人表以南仲方叔召虎並在宣王世，不同毛以出車爲文王詩也。六月言，「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爾雅：「周有焦穫」。郭注，「今

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鎬方，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云，「下章『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蓋此詩之方即出車之方。出車曰，『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知方即朔方。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貴故城，詩所謂城彼朔方』。則今榆林西北二百里廢夏州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朱右曾言，『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漢書元朔五年衛青伐匈奴，出朔方高闕。史記正義稱，『地理志：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中斷兩峯甚峻，名爲高闕』。高闕其鎬與？』臨戎城在廢夏州西北也。采芑之詩，「顯允方叔，征伐玁狁」。知方叔南仲吉甫並爲用兵西戎之人。王先謙言，「玁狁居涇東之焦穫，偏近周京，縱兵四出，蹂躪方鎬涇陽之地。當日周廷命將，以方叔統重兵扼駐涇西，屏蔽京邑。吉甫自涇陽進兵鎬地，南仲築城於方，玁狁首尾受敵，遂大奔竄。於是吉甫追至太原，南仲移兵西戎，克獲而歸，楊雄所云『宣王命將攘之涇北』也。

自鎬地而至太原，追逐千數百里，功亦偉矣」。范漢書西羌傳徵竹書紀年云，「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則詩之所紀，容有張皇過甚之辭。周本紀言，「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則周室之已憊矣。祈父之詩，序謂刺宣王。鄭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爨。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趙世家言，「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周宣王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自遷戎太原以來而戎禍亟，驪山之禍，其不見於千畝之役者亦僅矣。

犬戎侵奪岐豐再至洛川考

宣王中興之際，而猘狁整居焦穫，千畝之戰，王師卒敗績於姜氏之戎，則西戎之勢未挫也。幽王承戎人五敗王師之後，范書云，「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注謂見竹書紀年，則戎勢已熾矣。周本紀言，「申侯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遂終致此滔天之禍也。本紀云，「平王

立，東遷於維維，辟戎寇」。夫肇驪山之禍者申與犬戎，立平王者亦申與犬戎。犬戎既盡取周賂而去，不必即據有周土，王賂猶未闕也。左氏正義引竹書紀年云，「申侯魯侯（疑「魯」字之誤）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左傳王子朝亦云，「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郟」。是幽王之禍，而周遂有二王。至二十一年，然後晉殺攜王。則於時周之分爭對立，歷時已久。蓋離石之焰已張，而顛越之兵未戢。秦本紀言，「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東徙維維，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救周，則黨於幽而敵於平。犬戎黨於平而奪平地，秦敵於平而平封爵之，皆事之必不然者。諒其實為犬戎既去，二王並立，而戎奪周地。攜王已替，然後平王命秦攻戎，為事乃合。則周土之淪於戎，其時可求也。秦本紀言，「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周之西土，東遷之

後，尙得至岐，則渭城之地猶未失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王巡統守，統公爲王宮於珙，王與之酒泉」。酒泉在澄縣，爲濱洛之地，明洛川之地，東遷之後亦未盡失。戎有周岐豐地，而秦（文公）逐之。寧公武公以來，東向伐戎，滅國者衆，而不見有周之舊封，則秦自文公逐戎後，而戎益東，漸逼河外，而關中周地盡矣。則周失洛川，文公以後事也。殆皆戎得之周，而秦又得之戎，關河淪陷，固非一朝之禍也。明渭川洛川於東邊後猶未失，則獫狁犬戎之禍，自穆王宣王以來，皆在涇水一道審矣。東遷之初，西統同一大國。下陽在河北，上陽在河南，即統略也。酒泉在河西，控桃林之塞而爲固，以股肱周室。卒之彭戲大荔之戎過酒泉入河西，茅津之戎徐吾之戎逼下陽而處在河北，揚拒泉臯之戎逼上陽而處在河南；各皆統之失職，亦由隱之元年以來，統人侵晉之役不息，未遑西顧，地削於戎，而秦遂坐收其弊也。

秦東取犬戎岐豐考

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僂也，且大，其

將興乎？」秦仲以附庸之封而死於戎，不可謂大。詩正義言，「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死於戎）。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在莊公并犬丘後，則可以當大國，尙史伯所謂秦仲則莊公也。秦本紀，「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莊公立四十四年卒，襄公立。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東徙維維，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即營邑之。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見自秦仲莊公以來，四世與戎戰，凡九十二年。由襄公救周伐戎，至是凡二十二年，而秦遂勝戎。匈奴列傳言，「襄公伐戎至岐，始

列爲諸侯」。漢地理志言，「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
鄆地，列爲諸侯」。詩序，「終南，戒襄公也。
能取周地，始爲諸侯」。班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
一山，古文以爲終南」。終南在岐東，知襄公已有岐東
地。鄭語，「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自秦取周土而勢
已強也。帝王世紀言，「秦襄公二年徙都汧」。括地志
云，「在瀧州汧源縣」。此汧首也。括地志云，「郿縣
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毛萇云，郿，地名也，秦
文公東獵汧渭之會卜居之，即此城」。此汧尾也。秦勢
益強則益徙而東。世父居犬丘，襄徙汧首，文徙汧尾，
以剪諸戎。曰「戎無道，侵奪我岐鄆之地」，則周之東而宗
周之地入於戎。襄文伐戎，皆戎處東而秦處西，明秦之
起於群戎之中以興。文公以岐東地獻周，則周之西土，
尙得至岐。故左氏莊二十一年傳，「王巡虢守，虢公爲
王宮於球，王與之酒泉」。此當周惠王之四年，秦宣公
之三年也，於時酒泉尙屬於周，雖周之東而關中已淪爲
蛇豕之鄉，洛渭之濱地猶未盡。蓋酒泉在澄城，濱洛之
地也。更見周之戎禍獨在涇水一道，所謂太原涇陽而至
焦穫也。王國維據虢季子白盤謂，「獵狁寇周及涇水之

北，周伐獵狁在洛水之陽，涇洛二水上游，懸隔千里，
下游始相近，則涇陽洛陽，皆當在二水下游」。遂易西
戎爲東寇，以說宣王時事，謂獵狁入寇在洛之下游，而
定太原在河東，以抑固原之說。然酒泉正洛川下游地，
宣王時已偏於寇，安得惠王時猶屬之周。虢盤蓋說東遷
後伐獵狁事；果係何時之物，未易決定。西虢既亡而後
戎至於洛，事則有之。虢盤倘周東遷後物，未可以說宣
王時事也。况王氏所據不鑿敦曰西俞，曰峯，曰高陵，而
說西俞高陵在周西。王氏以洛即峯，安知即漆沮之洛，
而必爲東西二道入寇乎？

秦東取犬戎洛川考

秦本紀：「五十年，文公卒，寧公子立，是爲寧公。
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王戰，亳王
奔戎，遂滅蕩社。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帝王世紀言，
「寧公二年徙居平陽，今扶風郿之平陽亭是也」。司馬
貞以爲「西戎之君號曰亳王，其邑曰蕩社」。正義曰，
「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而秦襄公以女弟繆嬴爲
豐王妻。亳王豐王，皆宗周既滅而戎之漸居涇渭之會者

也。秦本紀，「寧公立十二年，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出子六年三父復賊殺出子，立故太子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正義曰，「戎號也，同州彭衙故城是」。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鄠，滅小虢。「漢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又天水郡有冀縣，京兆有鄭縣杜縣。括地志云，「下杜故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華州鄭縣，宣王封弟於咸（當作械）林之地，是爲鄭桓公，秦皆得縣之，故虢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正義又云，「小虢，羌之別種」。則自寧公居平陽，而秦勢日東，遂取蕩氏。武公東伐彭戲，縣杜鄠，西伐邽冀，縣小虢，而疆土日闢。秦本紀又云，「二十年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故雍城」。都城記云，「梁伯國，嬴姓之後，與秦同祖」。鄭玄云，「芮，周同姓之國，在畿內，爲王卿士者」。括地志云，「同州韓城南二十里少梁故城，古少梁國。南芮鄉故城，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古芮伯國」。則於時秦之力已及於洛東渭南，大河以西，皆聲靈之所被

也。按秦自文公襄公以上，所與戰伐者統曰戎，倘戎之初來，合而爲一，勢猶未分。文公以下，寧公武公之世，所與戰伐者，不曰戎而曰蕩氏，曰彭戲，曰邽，曰冀，曰小虢，皆戎之別也。倘戎於襄文之間，已由合而分歟？襄公以繆嬴妻豐王，而伐戎至岐，則秦之於戎，亦施以間離之術，而戎遂敗。文公得岐西地而岐東獻之周，寧公而來，諸戎以次芟夷，個個擊破，而皆在岐東。則戎敗而後分裂東竄，故岐東周又失之戎也。至是則戎日替而秦日盛。觀秦自襄文以後，東向用兵，所剪伐者皆戎，則知周關中之地，已漸盡於群戎之手。畿內舊封，靡有存。關河以西之地，戎取之周，而秦又先後取之戎也。

秦晉交兵西河以逼群戎考

秦本紀，「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四年，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立四年卒，立其弟繆公。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劉伯莊云，「戎號也」。括地志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自宣公戰

河陽，繆公伐茅津，則秦兵已渡河而東也。晉世家言，「獻公五年伐驪戎」。韋昭云，「西戎之別，在驪山」。土地記以「驪山即藍田山」。則大河東西，秦晉已兵相接。武公之十一年秦縣杜鄆，十三年而晉滅霍耿魏，此晉獻公之十六年也。其二十二年又滅虞虢，秦繆公之五年也。其二十年而秦滅梁芮。秦之境日闢而東，晉之境日闢而西。自河陽之戰以來，而秦晉之事日亟。晉世家言，「當此時晉強，西有河西，與秦接壤」。邵芮之賂秦也，則曰，「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韓原之戰，惠公曰，「秦師深矣，奈何？」左氏紀惠公賂秦，曰，「南及華山」。則洛川華山，實秦晉錯壤處。晉有河西，則勢優於秦，其間小國，吞噬略盡。後漢書言，「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雒，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雒間有揚拒泉皐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史記匈奴列傳言，「當是之時秦晉爲強國，文公攘戎狄居於河內圖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

荔烏氏胸衍之戎」。秦之四圍，固已包乎羣戎之間。秦晉益強，闢地日廣，東西交逼，而其間散居之族，莫能抗衡。左氏春秋，莊之三十二年，狄伐邢，此晉獻公之十五年也。閔之元年，晉滅霍耿魏，狄伐衛，虢公敗狄戎於渭汭，則獻公之十七年也。僖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獻公之十九年也。僖之五年，晉滅虞虢，僖十一年，伊洛揚拒泉皐之戎同伐京師。十九年，秦滅梁芮，二十一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秦人迫逐吾離於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俱來者也。自戎處關中，秦迫逐於西而戎日東。晉迫於東，則戎不知所以自存。伐邢伐衛，此狄之東竄太行也。敗於渭汭於桑田，而戎東走伊洛也。自遷陸渾之戎，上距秦取蕩氏已六十年，此秦之逼而西也。自遷陸渾戎距晉城蒲屈凡三十年，此晉之逼而西也。此三十年中，正秦晉日強，東西交逼，而戎狄分道逃逆，馳突諸夏，橫決之禍，於斯始也。

犬戎侵入伊雒考

自秦強於西，晉強於東，日用兵以剪伐小國，而秦晉之兵交於河。於是諸戎之在關中者，豕逃兔脫，乘

間東竄，以及於伊維之間。幽平之際，熊耳外方濟維河
穎之交，固未嘗有戎狄之踪也。鄭語，桓公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
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信也。……非親則
頑，不可入也。其濟維河穎之間乎？」史伯以戎狄將
肆，不可信處，而欲桓公入居濟維河穎間，則河維所
會，幽王之世，尙無夷狄可知。史伯既以戎狄不可信，
而桓公又曰，「謝西之九州何如？」知幽王之世，九州
亦無戎。史伯亦祇言「其民吝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
郟之間」。亦不言其有戎。而春秋之世，伊維九州皆有
戎，則皆新自外來可決也。左氏春秋僖二十二年曰，「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平王
之初，諸戎尙未至於伊維。閔之二年，虢公敗犬戎
於渭汭，僖之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僖十一年，
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
帶召之也。此十數年間，戎一見於渭汭，尙在關中，
再見於桑田，則出關外，蓋沿河南而東走，遂三見於
伊維，而伐王城也。則伊維揚拒泉臯之戎，即渭汭之犬

戎，桑田之戎也。此十數年間，即犬戎西出關而東入伊
維之時。僖二十三年，秦晉又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
始則居於瓜州者也。犬戎既入郊甸，而群戎尙繩繩而
來，事實明著可考。其來也，以秦逐之，而晉徠之。傳
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辭殊不明，尙晉史委
過而爲是說也。

左氏襄十四年傳，晉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
姜戎氏！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
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毋是剪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
居，豺狼所嗥。我諸戎剪除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
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

左氏昭九年傳，晉桓伯辭於晉曰，允（即姬姓）姓之姦，居於
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俱來，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則
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就上范文子戎子駒支詹桓伯三文徵之，則陸渾之
來，遷之者晉也，非秦也。秦人特貪其土地而逐之。秦
人地不遠至瓜州，則陸渾已東南入居關中，而秦始逐
之，乃益東出。范文子曰姜戎氏，詹桓伯曰允姓之姦，
則陸渾之戎，有姜姓者焉，有允姓者焉。周人與晉閭嘉

爭閭田，晉人率陰戎伐潁，而詹桓伯言允姓之姦，則允姓之戎居東偏，故鄰周。殺之役，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戎子駒支之言也，則姜姓之戎居西偏，故鄰秦。晉惠公嘗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及入而背內外之賂。陸渾所居即虢略也，不與秦而以處秦寇讐之戎。戎子駒支曰，「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剪除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則河南濟雒之交，先已虛曠榛莽，極目蒿蓬，而豺狐之窟穴也，故戎狄繩繩來居之。我能往，寇亦能往，周鄭之東，而戎狄亦東。三代王者所都，於斯翻成蛇豕之宅也。

齊晉霸業與伊雒之戎考

閔二年 虢公敗犬戎於涇汭。

僖二年 虢公敗戎於桑田。

十一年 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

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於王。

十二年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

十三年 爲戎難故，諸侯戍周。

十六年 王以戎難告齊，齊徵諸侯戍周。
二十三年 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犬戎既出關中，入伊雒，遂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既而晉平戎於王，齊又平戎於王。蓋戎之強，既以病周，秦晉兩大國交平之，而諸侯又再戍之，則平之而不成又可知也。是時狄滅蘇子入南陽，以侵周於東；戎戰虢公入伊川，以侵周於西。一挾太叔，一挾子帶，以爲奇貨。戎狄之披猖也如此，而齊終無如之何，則桓公霸業，於斯爲不足也。自陸渾之戎西來，東鄰周鄭，西抵殺函，蓋與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壤地錯雜，相間以居。以諸戎前時之獷悍如此，於後皆役屬於晉，馴服如彼，誠以陸渾之來故也。陸渾滅而揚拒泉臯諸戎不復見，則其夷滅於陸渾者又久耶？自戎處虢略，卒覆秦師，而泉臯諸戎之禍亦息。宣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知陸渾又所以扞楚也。內以剪諸戎，外以扞秦楚，於是晉之百役，我諸戎相繼於時。陸渾之來，其裨晉者豈淺鮮哉？

戎處號略，其東之前城，蓋與鄭之鄆劉相接；而西

極於桃林之塞，所謂晉陰地，故陸渾之戎曰陰戎。戎攘

地既廣而阻於鄭，鄭春秋時一大國也，遂局促河山之

間，不得東逞。左氏文八年傳，「晉人以扈之會討魯，

魯襄仲會晉趙孟盟於衡雍，遂會伊維之戎盟於暴」，以

戎將侵魯也。又宣之六年，「晉人衛人鄭人伊維之戎陸渾

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雖曰晉人實指縱之，亦覘戎

力之足侵暴東夏，未可忽也。戎不得東，則與周日爲間

費。文之十七年，甘默敗戎於邠垂，乘其飲酒也。成之

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徼戎將遂伐之，遂伐茅戎，三月，茅戎敗王師於徐吾

氏。襄之五年，王使王叔陳孫憇戎於晉，晉人執之，士

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昭之九年，周甘人與晉閻

嘉爭田，晉梁丙張趨率陰戎伐潁。於是詹桓伯曰，「允

姓之姦，實居瓜州」云云。叔向謂宣子曰，「自文公以

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子其圖之」。

宣子說，使如周致閻田，反潁俘。曰晉使平戎於王，王

使憇戎於晉，則戎之躍躍欲東，而日與周構難。曰暴滅

宗周，曰偏我諸姬，入我郊甸，而後知戎之禍周，始終

未嘗不烈也。

晉楚滅伊維汝漢之戎

昭十六年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

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十七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

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二十二年 王室亂，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魚瑕温原以納

王於王城。

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哀四年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爲一夕之期，襲梁及霍，圍

蠻氏。蠻氏潰，蠻君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戎狄以

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於陰地之命

大夫士蔑求蠻子赤，曰：「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

司馬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楚以戎蠻之無質，遂取蠻，蓋蠻之貳於晉也。晉以

陸渾之貳於楚，遂滅陸渾。晉楚之爭急，而蠻戎遂爲魚

肉盡矣。晉滅陸渾，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陸渾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之衆奔甘鹿。則爲

諸戎之會率者，雒東允姓之姦也，故得鄰於甘鹿三塗。

襲梁及霍，蠻之東境，都所在也。上雒苑和倉野少習，蠻之西境，司馬起豐析以略之。蠻疆之廣可知，其長表蓋與陸渾等。蠻氏陸渾其會率皆處東偏，則其不忘東向以爭之情可見。晉滅陸渾而趙鞅城汝濱，戎蠻滅而晉楚之壤相接於汝，晉一旦有事而楚以通於少習懼之，則陸渾宿爲晉之屏蔽，功亦鉅耶？而甚陸於楚，晉人焉得不亟起而夷之。昭十七年，滅陸渾，二十二年，籍談帥九州之戎以納王，哀四年，士蔑致九州之戎以與蠻。杜預言，「九州之戎，即陸渾之戎」。則陸渾之滅，其僅存者，惟謝西九州之餘落耳。陸渾既繁殖於伊雒，乃蔓延而南。杜預以戎蠻氏爲戎之別種，故士蔑致九州之戎（即陸渾之戎）以與蠻子，知蠻亦陸渾戎也，當即陸渾戎之越外方而南者。是汝南戎蠻，常屬於楚；汝北陸渾，世服於晉。楚滅蠻，晉滅戎，而晉楚遂以汝爲境。宣之六年，晉以陸渾蠻氏侵宋，蓋晉勢之張也。晉國未和而楚滅蠻，誘其遺民盡俘以歸。九州之戎即陸渾之戎，是諸戎南徙已達於潁首汝濱，且至謝西。瓜州之戎南徙入漢，此族移動亦不爲不遠。徒以偏於晉楚兩大，一不幸而夷滅隨之。下逮於戰國，范蔚宗以爲「韓魏復共稍并

伊雒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岍隴，自是中國無戎寇」。犬戎陸渾東竄之局，至是然後終也。

春秋之戎蠻子，杜預注「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戎蠻與南之羣蠻，種族殊異，爲諸戎之別種。前漢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續漢郡國志，「新城」，劉昭注，「左傳文十七年，周敗戎於郟垂。杜預曰，縣北有垂亭」。志言「新城有郟聚，古郟氏，今名蠻中」，劉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鄆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以今地言，戎蠻子國在臨汝（舊汝州）西南，楚襲梁及霍圍蠻氏，梁在臨汝西南四十五里，霍在臨汝東南二十里，郟垂在伊陽，皆昔新城地，蠻子國於此。續漢志謂之古郟氏，劉昭注引左傳作楚殺鄆子，則鄆子蠻子爲別本異文，不謂南蠻也。晉滅陸渾，而趙鞅城汝濱，知陸渾已由伊川越熊耳外方而南，地及於汝。「張趯率陰戎伐潁」，杜預注，「陰戎，陸渾之戎，以處晉陰地，謂之陰戎」。晉陰地於今爲盧氏縣，則陸渾南出已至盧氏，而戎之別種蠻氏南至臨汝，其爲西戎之越山而來，無惑也。文十七年，「周甘默敗戎於郟垂，乘其飲酒也」，此戎即鄆氏。晉侯

使瑕嘉平戎於王，杜預注，「平，郟垂之怨」，亦即郟子也。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傳曰，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斯又知郟子之即茅戎也。秦本紀，「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劉伯莊云，「戎號也」，括地志，「茅津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茅亭，茅戎號」，於今茅津在陝州西北三里，津北對古茅城，古茅邑也。則在山西平陸縣東南三十五里。沈欽韓云，「茅戎，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角弓箋，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鬻國」。秦誓曰，「庸蜀羌鬻」，此茅戎之在西極者。東來入陝州，南下至臨汝；其東出當在陸渾戎之先，故東南徙地亦處陸渾戎之前。襲梁及霍，郟氏之東境也。司馬起豐析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苑和，右師軍於倉野，郟氏之西境也。上雒今地在商州，苑和在商州東一百十里，蒼野在商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而陸渾之戎居今盧氏。申謝西北二境，皆爲西戎之族，其徙逐固已若是之遠矣。

秦西諸戎之遷徙

11

商君列傳趙良言，「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發教封

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戎來服」。匈奴列傳言，「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胸衍之戎」，此正八國也。匈奴列傳又言，「犬戎殺幽王驪山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地」，知犬戎先取焦穫，旋奪岐豐，文公伐戎地至岐，岐東獻之周而岐豐始定。韓安國傳王恢曰，「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四十，隴西北地是也」。豈武公而後，秦地復又蹙，惟三百里耶？武公居平陽，縣邽，邽在秦州西南，爲非子始封之近地。冀在伏羌縣南，又密邇於犬邱。則秦拓地於東，其故土爲邽冀之戎侵而有之，秦之失地久也。武公縣邽，而後復其西封，曾幾何時，緄諸獯戎，又來居之。緄諸在今秦州東五十里邽山下，是猶邽戎之居也。獯爲今隴西縣東北渭水北，是猶冀戎之居也。則渭水一道，自秦人東去，邽冀之戎居之，緄諸獯戎又居之。秦本紀，「厲公六年，緄諸乞援。二十年，公將師與緄諸戰。惠公五年，伐緄諸。孝

公元年，西斬戎之獯王，於是而秦之西封又復。曰：諸乞援者，豈以獯之逼其地耶？秦斬獯王兵臨渭首，秦隴西之得而復失者屢也，則穆公都雍而地方三百里，疆土之蹙，事可互證。非秦之支柱其間，是諸戎者胥相率而東也。穆公攻取西戎，辟地千里，遂有隴西北地，則焦穫已往秦已奄而有之，而陸渾之戎猶復東下。范書言，「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允姓戎遷於渭汭，東及鞏轅」。即穆公之世，秦西之戎，東徙未絕。允姓戎遷渭汭，班志亦言之。武公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至穆公而允姓戎復來居渭汭，是秦之東境，又忽焉戎來漸居。自瓜州歷渭汭，及鞏轅，其經途固可識也。是秦之西圍不固而東地爲墟。左氏僖十五年傳，「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傳，「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則韓之戰秦歸惠公，已取晉河東地，及秦歸懷公，并歸晉河東，於是秦晉以河爲境，此孝公所謂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境者也；則不容有徙逐之族蟠伏其間。秦本紀言，「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晉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說之，由余數諫不

聽，遂去降秦。繆公禮之，問伐戎之形。二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李斯言，「西得由余於戎」，則此戎王者秦西之戎也；開地千里者，正王恢所謂隴西北地是也。而岐梁涇漆之北，於後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應劭曰，「義渠，北地也」，徐廣曰，「胸衍在北地，烏氏在安定」，則秦之北地，於後復爲戎地。義渠於今在寧州西北，烏氏在平涼西北，胸衍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烏氏蓋即穆天子傳赤烏氏之裔，亦進而處安定之近地，至秦惠王然後取之。大荔既來居涇漆之北，秦本紀，「厲公之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邑也，有王城」，今朝邑縣東故王城是。臨晉爲穆公築壘以臨晉地者也，於春秋爲秦晉戰伐頻繁之衝，而大荔又自涇漆之北來居之。六年表，「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大荔圍合陽」，知大荔之滅尙在其後。諸戎之東徙猶未已，知秦之再失河西北地隴西地者又久也。史記秦本紀言，「秦以往者數易君，三晉復強，奪秦河西地，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考魏築長城塞固陽，在

魏惠王之十九年，即孝公之十年，時商君已爲大良造，

伐安邑，而魏猶築長城以界秦，於時長城以東，猶魏境

也。史記正義言，「楚北及魏，西與秦相接。楚北自梁

州漢中郡，南有巴淪。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

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固

陽有連山，東至黃河，皆築長城以界秦，北有上郡鄜州

之地，洛即漆沮水也」（此會秦本紀魏世家兩正義文用之）。於

時秦尙偏處魏長城西，孝公十二年東地渡洛，魏襄王之

五年，與秦河西之地（秦惠王之八年），七年，又盡入上郡地

於秦（惠王之十年），然後秦復東境至河，其始末甚明。王

靜安氏以爲「河西之失，非盡事實，孝公欲激發國人，

故張大其辭」，其論疎矣。大荔沿洛而南，三晉亦越河

而西，而秦地缺矣。晉人以陸渾之戎塞秦嶠函之道，以

九州之戎塞武關之道，大荔處王城，倘亦晉以之塞秦臨

晉之道。由齊策即墨大夫說齊王言觀之，知秦之東出，

唯此三道耳，大荔陸渾之徒，事蓋同符。王氏以秦人經

營東北，即爲已有其地，夫商君伐安邑降之，圍固陽降

之，然後魏築長城，然後魏納河西納上郡，而安邑猶未

入秦，及昭襄王二十一年魏始獻安邑，王氏之論，未可

信據。考索及此，附筆辨之。

義渠與匈奴

秦西之戎，義渠最大。六國表言，「厲共六年，義

渠來賂」。括地志言，「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

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周先公劉不畱居之」。然義渠之

徒涇二十五城，在西河郡，則其拓境之廣也。本紀言，

「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躁公十三年，義渠來

伐，侵至渭南」，則義渠亦深入秦地，見其地醜力齊，

而戰禍之烈也。後漢書西羌傳言，「後百餘年，義渠敗秦

師於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

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郢。後二年，義

渠敗秦師於李伯」，於六國年表，「秦惠文王七年，義

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十一年，義渠君爲臣」，則

義渠敗秦於洛，爲秦惠文王之三年。本紀言，「惠文君

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爲臣」，義渠侵秦至渭，敗秦於

洛，勢相抗也，又四年而內亂，又四年而秦縣之，義渠

之衰，自內亂始也。西羌傳言，「後八年，秦伐義渠取

郁郢」，於表爲惠文王之初更五年。「後二年，敗秦於李

伯」，爲初更七年。郁郅屬北地，於後爲安化縣，水經注言，「洛川南經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今日馬連河，即環河。漢志言，「郁郅泥水出北蠻夷中」，泥水即洛水也，此非涇東入河之洛，故有東洛西洛之稱。然則王季伐西落鬼戎，即其處也。義渠敗秦師於洛諒亦在此。號季子盤所謂「洛之陽」亦即此，與高陵西兪皆密邇也。惠文既取烏氏在平涼，遂取郁郅，兵形近之。本紀，「初更五年，王遊至北河」，六國表云，「王北遊戎地至河上」，考之五行志，秦惠（原誤作孝）文王五年，遊胸衍。胸衍在靈武，則惠文既取郁郅，遂至胸衍，此秦人北漸之途也。秦策二言，「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何五國伐秦，秦王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師於李帛之下。於六國表，五國共擊秦，正在初更之七年，與西羌傳合。本紀言，「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於戰國記匈奴此爲最先。本紀言匈奴，即秦策言義渠事，參互稽

之，匈奴即義渠也。蓋義渠既滅，餘衆北走，於後爲匈奴，居河套南北。本紀言「初更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年表在十一年），於時義渠尙能乘五國之師以敗秦，故秦大伐擊之。西羌傳言，「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李賢注，「徒涇，縣名，屬西河郡」。班志西河郡作徒經，榆林南北，黃河東西，並西河郡也。二十五城，治地已遙，則義渠地連北地河西；奄有套內，南下及涇，固秦趙一大敵也。趙北有林胡樓煩，而李牧傳居代雁門備匈奴，匈奴自西來也。蒙恬伐匈奴取河南地，即昔之義渠地也。義渠之滅未久，而李牧殺匈奴十餘萬騎，見義渠之燼猶盛。其來必自樓煩西，知匈奴始起在河套內外。匈奴傳言，「冒頓之強，西并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復收秦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正義曰，「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屬安定郡，膚施今延州膚施縣是」。冒頓之前，不聞匈奴地得至朝那膚施，云故河南塞朝那膚施，惟義渠故塞乃可至是，則北地西河上郡安定，正秦趙魏與義渠錯壤處，故義渠君得至魏也。本紀，「武王元年，伐義渠丹犁」，伐義渠爲北進，伐丹犁爲南進。本紀，「惠王十四年，丹犁臣

蜀」，而後秦又伐丹犁，知丹犁故在秦蜀之間。正義言，「二戎號也，臣伏於蜀，在蜀西南姚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蜀滇國，唐置犁州丹州」。云本西南夷則非也，其初諒在秦之西南，而蜀之西北，倘亦秦威之振而後丹犁南走。西羌傳言，「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不知何戎之別也。後得亡入三河間，教之田畜，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兵臨渭首，滅狄獫狁，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或爲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丹犁南走，亦白馬參狼之例也。秦西伐則諸羌南走，北伐則義渠北遁，一國之強，與民族遷移之影響，如此之巨！史記匈奴列傳言，「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宮，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時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義渠諸羌爲城郭田畜之民，雖樸陋，猶愈於他族也。匈奴傳言宣太后事，本紀與表不載。本紀言昭王四十二年宣太后薨，則秦滅義渠事尙在此前。西羌傳言，

「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赧王四十三年，爲秦昭王之三十五年，而義渠滅。西羌傳多據汲冢紀年，李注頗詳之。其言義渠事，頗出史記外，而事每可徵，歲月能合。亦或不合，如言義渠敗秦李伯，明年秦取二十五城，而史記取二十五城事，在五國擊秦後四年。汲冢紀年終於魏哀王二十年，於六國表則周赧王之十六年而秦昭王之八年，是紀年不及義渠之滅，而范氏鑿鑿言之，豈無據耶？然六國表既多不審，而范書數字之誤，事亦有之。表於初更五年王北遊戎地至北河，覆之范書，正秦取義渠郁郢之歲，而五行志孝文至胸衍時也。本紀言昭王二十年王之上郡北河，此義渠地也，以前例後，則列傳言殺義渠王甘泉宮遂伐殘義渠，或即二十年事，抑更在其前，未可定也。惟義渠宣后之事則然，故呂后之朝，而匈奴有謾書，戎狄或不以爲謾，秦之故實可比案也。秦真虎狼之國也！義渠滅而匈奴興，義渠地擅西河，水草豐美，百世爲羶臊之樂土。侯應言，「陰山東西千里，水草茂盛，多禽獸，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

弓矢，是其苑囿也」。義渠既失河南，餘衆爲匈奴，北阻陰山，事或然也。（厲公時有事於西，惟公將兵與縣諸戰，莒

無弋爰劍於厲公時爲秦拘執，豈爰劍爲綿諸之種歟？

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書目

- 知非集 清崔述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二角
- 萬曆三大征考 明茅瑞徵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宋程純公年譜一卷明薛文清公年譜一卷 清楊希閔編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東華錄續言六卷 清奕賚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清語人名譯漢 清奕賚著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紀錄彙編選刊（已絕版） 一册 粉連紙一元
- 太平天國起義記（附韓山文英文原著） 簡又文譯 一册 粉連紙一元五角
- 春覺齋論畫 林紓著 一册 毛邊紙一元
- 中國地方志備徵目 朱士嘉編 一册 報紙四角
- 日本期刊三十八種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 于式玉編 一册 報紙四角
- 以上各書如蒙訂購請與北平隆福寺文奎堂接洽有願以書籍交換者請逕函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
-
- 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鄧嗣禹編 一册 道林紙四元
- 不是集 清浦起龍著 一册 毛邊紙一元八角
- 悔翁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 清汪士驛著 上元 四册 毛邊紙二元
- 悔翁詞鈔五卷 清汪士驛著 上元 二册 毛邊紙一元
- 悔翁筆記六卷 清汪士驛著 上元 二册 毛邊紙一元
- 燕京大學圖報（半月刊）（已出至九十四期） 非賣品
- 燕京大學圖書館簡明使用法 非賣品

史學集刊 第一目錄

- 發刊詞 徐炳昶
- 校金完顏希尹神道碑書後 王日蔚
- 唐後回鶻考 陳叔陶
- 宋史建隆四年乾德六年太平興國九年考 孟森
- 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 尹尙卿
- 明清兩代河防考畧 吳豐培
- 衛藏通志著者考 蘇秉琦
- 石鼓文「囂字」之商榷 劉厚滋
- 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跋 吳世昌
- 密宗塑像說畧 顧頡剛
- 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 徐文珊
- 史記刊誤舉例 白壽彝
- 周易本義考

第二目錄

- 論文
- 論語一名之來歷與其解釋 趙貞信
- 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 楊向奎
- 丁零民族史 王日蔚
- 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 羅香林
- 日本國號考 王輯五
- 墨子姓氏辨 顧頡剛
- 書後 童書業
- 清咸豐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記一篇 吳世昌
- 同治五年黃崖教匪案質疑 孟森
- 柳三變事蹟攷畧 劉厚滋
- 唯識研究 潘承弼
- 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 朱寶昌
- 吳世昌

每 期 定 價 國 幣 八 角
： 所 行 發 總
課 版 出 處 事 辦 總 院 究 研 平 北 立 國

秦爲戎族考

蒙文通

一 秦屬西戎之族

秦本紀稱申侯言「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仲湑，保西垂」。班固律曆志稱張壽王治黃帝調曆，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酈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仲湑生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紂。則酈山之女，固在殷周間，當即張壽王所謂酈山女爲天子者也。殷周之間，中國安得有天子曰酈山女，斯其爲西戎種落之豪歟？故史記言「仲湑在西戎」。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胥軒曰戎，自非華族，此秦之父系爲戎也。左傳正義引古竹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蓋以別於邑謝之申，則申侯者西申也。范蔚宗引古竹書紀年云，「宣王征申戎破之」，是也。則申侯之先，酈山之女，亦當爲戎，此秦之母系亦爲戎也。周書王會正北方「西申以鳳鳥」，考西山經有「申山」，畢注：「即今陝西安塞縣北蘆關嶺」，有「上申之山」，畢注：「即陝西米脂縣北諸山」，有「申首之山，申水出於其上」，畢注：「案其道里，當在陝西榆林府北塞外」，西申之所在，應在陝北，密邇

安定，故召犬戎共爲禍梗也。趙世家言，「蜚廉有子二人，曰惡來，惡來弟曰季勝，季勝生孟增，是爲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溫驪驂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乃賜造父以趙城」。穆天子傳注引古竹書紀年云，「穆王時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騮馬，是生騶耳」。竹書以騮馬騶耳之獻爲北唐之君，趙世家以爲獻自造父，則造父即此北唐之君。周書王會云，「北唐戎以閭」，孔晁注曰，「北唐，戎之在西北者」。則仲湑造父以來，於西周爲北唐戎，此秦同族之趙亦爲戎也。見秦之爲戎，固自不疑。春秋公羊傳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休說，「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境擇勇猛而者立之」。此秦之非中國之族，公羊氏有其說也。春秋穀梁傳曰，「狄秦也，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商君亦言「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爲其男女之別」。此秦以戎狄之教，穀梁氏有其說也。管子言，「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於西河，

而秦戎始服」。秦之稱戎，管子有其說也。左氏春秋言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秦系出栢鬻，則滅孫辰不應於秦之尙強，而曰庭堅不祀。又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江黃皆嬴姓，春秋之時，同姓爲重，秦伯於江不曰同姓而曰同盟，是秦非皐陶之胤，左氏有其說也。太史公徒以秦之嬴姓，遂以爲伯益仲衍之後。乃於仲衍至仲湣之世譜不能言，又不紀戎胥軒事。於是秦爲西戎之說，遂由史遷而泯。驪山女在殷周間爲天子事，史家更無述及者也。

二 秦即犬戎之一支

驪山女在殷周間爲天子。彼時西戎之強者，前則鬼方，後則犬戎，力足以侈天子之號，非此莫屬。秦本紀言，「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周本紀言，「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括地志云，「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里」。土地記云，「驪山即藍田山」。此驪山之名，與驪山女必有相聯之關係。然殷周時西戎之天子，不容得在藍田山，諒酈山原在西裔，此酈山女之號所由始。及其既入關輔，而新豐

因有酈山之名。亦如陸渾之戎出瓜州，及既至伊川，而伊川之山以陸渾名，大荔在涇漆之北，及既至臨晉，而臨晉得大荔之名。國語言「幽滅于戲」，左傳疏引紀年亦云「幽死于戲」，則亦以犬戎之事，而後戲有酈山之名。是殺幽王之犬戎，即酈山女之族；亦即酈山女與秦皆犬戎之證也。王會云，「正西狗國鬼親」。王肅云，「狗國，犬戎也。鬼親，鬼方也」。山海經海內北經，有「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秦自大駱以來居犬邱，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莊公伐西戎破之，居其故西犬丘，倘犬丘之名與犬戎亦實有相聯之關係耶？况於殷周間在西戎爲天子，自非犬戎之強莫屬也。虢公敗犬戎於渭汭，敗戎於桑田，而伊維之戎遂同伐王城。蓋犬戎至新豐，而新豐始有酈山之名。再至渭汭，漸遂東出，此正酈山女之胤，始至伊洛之楊拒泉皋之戎也。晉獻公伐驪戎，韋昭云，「西戎之別在驪山」。以驪戎爲酈山之戎可也，謂驪戎在新豐則未必。是即犬戎之去新豐而東者，獻公伐之。是時晉之兵決不得踰河西遠至渭南。及晉取陰戎而地有侯麗，此徒於伊洛之戎即犬戎，而與酈山女相涉者也。國語有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事，

而范蔚宗取紀年文云，「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以東

（以東二字從穆傳注引），遂遷戎於太原」，則犬戎之盛，

種落實繁，遂有五王。以秦本紀核之，襄公元年有豐

王，寧公三年有亳王，厲共公二年有大荔王，三十三年

有義渠王，孝公元年有獯王。諸戎之王，其見於秦者

五，殆即穆王所遷犬戎之五王歟？穆公三十四年有戎

王，或即此五王之一。蓋以穆王徙之近塞，而戎卒覆

周，遂充拓於關中也。驪山女既爲天子，其子孫有國之

多，是所當然。秦本紀言「穆王以趙城封造父，由此爲

趙氏」。造父固爲北唐之君，亦即季勝之舊國，而趙城

又爲新封，此亦猶秦與犬丘並立而有國。穆天子傳，「

自赤烏氏北征趙，濟於洋水」。洋水，漾水也。漢地理

志云，「隴西氏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穆

傳又言，「赤烏氏先出自宗周，太王亶父封其元子吳太

伯於東吳」。則赤烏之吳，即封禪書之吳岳，爾雅之嶽

山也，實爲岍山。太伯之奔，固在於此。岍山漾水之

間，造父之趙，本國於此，與秦比連，爲西犬丘密邇之

地。徐廣說，「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此於周爲霍，晉

獻公趙夙滅之，不得即造父之居也。

三 非子邑秦與犬丘

秦本紀言「仲潘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

惡來。惡來革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

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

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

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

適。於是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亦

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驪山女既爲天

子，其子孫必自有國，不自秦始。孝王邑非子於秦，亦

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則駱適子成所襲犬丘，爲仲

潘以來之舊土。而非子爲新邦，子成非子，固二國並

立。僖之十八年，「秦取梁」。都城記云，「梁伯嬴姓

之國，與秦同祖」。此西方之嬴，與東之熊羸無涉。春

秋繁露曰，「梁內役民無已，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

五家殺」。此亦秦什伍連坐之法，是其同祖不疑。則驪

山女後有封土者自不僅一秦也。秦本紀，「秦嬴生秦

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

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

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自西戎滅犬丘，而大駱之士爲墟。至莊公破西戎并有犬丘地，而秦與犬丘二邦遂合爲一。曰復予秦仲後大駱犬丘地，知犬邱既亡，秦仲之死，而秦亦滅。莊公並秦犬丘一舉而復之，合兩邦爲一，秦之始強，自莊公始也。於是去秦而居犬丘。犬丘，仲潘以來之根據地也。王肅言，「秦爲附庸，世處西戎」。中潘以來，莊公以下，尙居犬丘，遠在西鄙群戎之間，亦足見秦實爲戎，而起自西裔也。正義曰，注水經云，「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大駱犬丘地」。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西縣是也」。此據水經漾水注「楊廉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之文。而徐廣說，「非子居犬丘，今槐里也」。此據世本別居槐里」之文。班固言「右扶風槐里，周曰犬邱，懿王都之」。則秦安得都之？西戎安得滅之？此以槐里犬邱當西垂犬丘之誤耳。非子邑秦，徐廣說，「今天水隴西縣

秦亭」，於今爲清水縣，則犬邱又在秦州西南也。

根據山海經地理今釋補二事：

- 1 西申 2 犬封

申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蒙按，蘆關嶺水曰延水，東南流曰灑筋河，至延長縣東南入河。

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上申之山宜是米脂縣北葭州西榆林縣東諸山。戴氏祖啓陝甘諸山考云，橋山逕鄜州延安之西，北盡葭州之艾蒿坪，東北抵河，蘆關嶺北支至此，故曰上申也。

（山海經地理今釋）西山經下

申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申首之山，蓋今甘肅中衛縣南雪山。明一統志云，雪山在靖虜衛城北一百二十里，山勢高峻，積雪不消，卽此山也。山脈東趨直至陝西葭州，河岸爲申山，上申之山之首榦，故曰申首也。

（山海經地理今釋）西山經下

犬封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

犬封國曰大戎國，狀如犬。

大戎當葭州水北山之北，隴之關隘之東。

（山海經地理今釋）海內北經

突厥文噉欲谷碑譯文

丹麥 V. Thomsen 譯
韓儒林重譯

此碑發見於闕特勤碑及苾伽可汗碑之東，西距二碑頗遠，其地望約在北緯四十八度下及東經（英國格林威池）一百零七度稍東，在那賴哈（Nalaicha）郵驛及土拉河上流右岸間一地名 *Bain Cokto* 者附近。碑文刻於今尙直立之二石柱上，碑文始於大碑之一狹面，其面西向，繼轉向南，次向東，又次向北；其小碑碑文，乃大碑碑文之繼續，亦始於西面，但此面則爲一寬面。小碑較大碑剝蝕特甚，而碑文彫刻自始即不及大碑工細。二碑碑文與噉昆河碑文同，均直行，其不同者，噉昆河碑文自右向左讀，此則由左向右耳。碑文裝飾，亦遠不及噉昆河碑美觀；與碑頭相類之物，此碑無之。

二碑近處，有石棺一，建築物基礎一；較遠則有顯係中國石工彫製之石像，環立碑旁，石像頭顱，悉被打落；最後有土陵圍繞全部，痕跡猶存，陵口東開，有直立石片一列，始自陵口，長約一百五十公尺，其情狀與吾人在噉昆河碑處所見者同，惟規模較遜耳。

噉欲谷於突厥復興後，事骨咄祿默啜兩可汗，享壽

甚高，至苾伽可汗初葉尙存。全部紀念物，顯係爲此突厥大政治家軍事家建設之墳墓也。此碑建立，似在公元七百二十年左右。其相當長之碑文，係由彼自撰，彼之言詞，通篇悉用第一人稱；彼不惟爲一天才勇毅之人，且生長中國，幼年曾受良好教育。著名漢學家 *H. Hirth* 相信能證明其雖爲突厥子弟，而原名却爲中國文『阿史德』，且在中國史源中有其紀錄（參看闕特勤碑東面第七行，及突厥志 *Thores* 九十九頁）。

在任何境地，彼皆參與伊利陞利失（*Ilteris*）可汗之勳業，實其最重要之股肱也。

碑文中彼將其本人所立之最要功勳，作一簡短報告：在伊利陞利失可汗時代所建立者，報告至第十八行，由此至四十八行，報告 *Qap(a)ghan* 可汗時代事業，末段由四十八行至終結，爲其功業及對突厥人忠告之回顧。

Radloff 在蒙古古突厥碑文第二集（*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1899*）中所發表

之此碑碑文，頗難令人滿意，Fr. Hirth之噶欲谷碑跋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亦在此集內。予在予之突厥志 (*Turica*)有不少特殊研究。G. V. Ramstedt 博士曾訪尋原碑二次 (1899 及 1908 或 1909) 予於其所携回之完美拓本及精妙照片，獲益良多，並承其厚意，允予採用焉。

噶欲谷碑文譯文

第一碑西面

(一) 予賢明噶欲谷，生時屬於中國，因當日突厥民族屬於中國也；

(二) [予思] 『予不欲爲突厥民之可汗 (*qan*) (?)』。惟彼輩脫離中國，自立一可汗。但彼等復廢其可汗，又降中國人。(三) 於是上天如是言曰：『予賜汝一可汗，而汝捨棄汝之可汗，又復投降』。上天殄滅彼等，以爲此種投降之懲罰；突厥民衆遂消滅，衰亡而淪沒：在合衆 (?) 突厥民族之「故」地 (四) 有秩序之團體，不復留存矣。其仍獨立者 (依字譯：在樹林及石中)，彼此結合，爲衆七百。其中有馬騎者三分之一，步行者三分之一。其率領此七百人 (五) 而爲之長者，乃『設』也。彼

曰：『隨予來』，予賢明噶欲谷，亦在隨彼人衆之中。予曰：『予須要〔扶立彼爲〕可汗乎？』予思：『如有欲截然區別瘦牛與肥牛者，(六) 則在任何情形之下，均不能斷言其爲瘦牛或肥牛』。予如是思維。厥後，當上天予吾以識別力時，予促其即位爲可汗。『予既有賢明噶欲谷 *bolta* 莫賀達干 (七) 爲輔，吾且爲伊利陞利失可汗』。彼向南擊中國，東向擊契丹，北向擊衆多之回紇。其智慧中之伙伴，及其聲譽中之伙伴，則爲予。吾人住於 *Orghai-qunzi* 及 *qara-qum*。

第一碑南面

(八) 吾等居於彼處，以大獸及野兔爲食，民衆之口，亦無所缺。吾等敵人，環繞若肉食之鳥 (?)。吾人之境况若此。當吾人居住彼處時，有偵探自回紇來。(九) 偵探之言如此：彼曰：『在九姓回紇民族之上，一可汗自立爲之長；』向中國彼已派遣 *qut* 將軍，向契丹彼已派同羅 *Saririg* (或 *seih*)；據云其所發使命如此：有少數突厥人 (十) 似有異動，其可汗據言甚英武，其謀臣據云甚賢智，若此二人合謀，中國人，予以爲彼將殄滅汝等，予以爲向東方彼將殄滅契丹，而且予以爲吾

等回紇（十一）亦將爲其殄滅。因此，汝等中國人自南方進攻，汝等契丹人自東方進攻，予將由北方進攻。

在合衆（？）突厥之地，不許有君長存在。吾以爲如
果有之，吾人且滅此君長』（十二）當予得此報告時，
夜不能寐，晝不能安。於是予向吾可汗報告，予向吾可
汗如此報告：『若彼等三方——中國人，回紇人及契丹
人——聯盟，（十三）則一切均歸於盡；吾等宛若由上
天意志縛諸石塊。物若細小，則束之非難；物若纖弱，
則碎之亦易；然而細小者若變粗厚，束之必費大力。纖
弱者若變粗大，（十四）碎之亦必費大力。吾等必須率
二千或三千兵士，東方親臨契丹，南方親臨中國，西方
親臨西〔突厥〕，北方親臨回紇。將如何處理？』予向吾
可汗所報告者如此。（十五）吾可汗垂聽予賢明噉欲谷
之陳報；彼曰：『悉依汝意而爲之』。吾等涉過 *Аонг-
Ong-(ig?)*，予引彼等於於都斤山，回紇率其牛及載重
畜牲，沿獨樂河 (*Toghla*) 來，（十六）其軍「三千？」，
吾等僅二千；吾等攻戰而受天佑；既將彼等衝散，悉墮
河中，或死於疆場。於是回紇悉來，「紛紛降服」。（十
七）當彼等聞予「引導」突厥可汗及突厥民族於於都斤地

方及予賢明噉欲谷居住於於都斤地方時，居於南方西方北
方東方之民族，悉來與吾等「結合」。

第一碑東面

（十八）吾等二千人分二軍，突厥民族爲欲遠征，
突厥可汗爲欲統治，直進至山東及海上諸城，但彼等皆
淪亡。於是予向吾可汗建議，予勸其出陣。（十九）進至
山東平原及海邊。彼掠奪二十三城，建營於 *Dshu Buni-
Cath(?)*，中國天子乃吾等敵人，十箭（即西突厥）之可
汗，乃吾等敵人，（二十）此外強盛「之黠戛斯可汗亦吾
人之敵人」。此三可汗共同會議，曰：『吾等其會師金
山』 (*Altun-Bergwald*)，彼等如是會議，曰：『吾儕其
進攻東突厥可汗；吾儕如不攻彼，——彼將（二一）因其
可汗英武，其謀臣賢智——彼定將消滅吾人。吾儕三方
其聯盟攻而滅之』。突騎施可汗則如此言；曰：『吾之
民族將到彼處；』曰：『（二二）』突厥民族「不安」；
曰：『其屬族回紇已搖動』。予聞此消息，夜不能寐，
（晝）不能安。於是予思：（二三）予曰：『吾等先攻
「黠戛斯」……』當予聞通食漫山僅有一路，而此路又
爲「雪」封時，予曰：『吾人經此路殊不合適』。予覓一

鄉導，而得一遼遠之 ΔN 族人。(二十四)「……」吾國爲 Az』，其地有休息之所；可沿 Ani(?) 進行。如能緊依此水，則可借馬一匹，擇時前進。予聞此語，予發言，予思維：『吾人如遵此道，「事」不難成』。予向

第一碑北面

(二五) 吾之可汗如此報告。予命軍隊準備前進，命其上馬。越 Ag-Yarnai, 予命其集合。當予命其上馬時，予已爲之踏雪開路。於是命令其步行上升，牽馬前進，緊握樹木(?)或木杖?)。一聞前鋒(二六)越過「冰雪」，予即命「軍隊」向前開動，吾等經過 Har(?) 山峽。吾人下行甚難。吾人前進十夜(十日)始過山畔雪地。鄉導引吾人迷路，殺之。當吾人感受困苦時，可汗曰：『試縱馬前進。(二七)此爲 ΔE 河；「吾人其沿河」行，』於是吾人沿河而下。予命其下馬，縛馬樹上，以驗其數。吾人晝夜奔馳，於點戛斯人夢中掩至，(二八)用矛開路。汗及軍隊集合；吾人戰而勝之。戮其汗，點戛斯民向可汗輸誠納降，吾人還師。吾人過貪漫山此面，(二九)由點戛斯歸。有偵探由突騎施可汗處來，其報告如此：彼(即偵探)曰：『據聞彼(突騎施可汗)言曰：「吾等其率師

攻東方可汗」。據聞彼言曰：吾人如不出師，彼將——因其可汗英武，其謀臣賢智——彼將消滅吾人。(三十)彼(偵探)曰：『突騎施可汗已出師，』彼曰：『十箇民族進行不休；中國亦有一軍待發』。吾可汗既聞斯語，曰：『予欲還家，略事休息』。(三一)時可賀敦已死；曰：『予欲理其喪事』。曰：『汝率師前進；』曰：『駐軍金山』。曰：『 ΔE 可汗及達頭設須身先士卒』。但對於予賢明嚙欲谷，則如此命令：曰：(三二)『率領斯軍；』曰：『任汝之意，嚴懲彼等(即西突厥)。予尙有何事託汝？』曰：『如彼等進兵，速遣「偵探？」告予；如彼等不來，則駐軍勿動，可搜集報告與消息，』吾等駐軍金山。(三三)於是有三偵探馳(?)至：其消息全同。彼等曰：『其可汗率師已出動，十箇之軍前進不休；』曰：『彼等聞言：吾人其集合于 ΔE 平原』。予既聞斯報，即遣使至可汗所。(三四)使者自可汗處歸來曰：『靜待勿動；』曰：『勿前馳，善爲守望(?)，勿驚惶失措』。此即匐俱可汗給予之命令也。但彼秘令阿波達干曰：『賢智嚙欲谷自專莫測。(三五)彼將曰：「吾人且率軍前進，」汝切勿順其意』。

予既聞斯報，即下令出師。予登無道路之金山，吾人渡無津梁之也兒的石河。吾人于夜間仍「前進」不休，晨達 Bolku。

第二碑西面

(二二六)有偵探來，曰：『在 *Yaris* 平原上，有大軍十萬集合；』其報告如此。諸貴人聞報，皆曰：(二二七)『吾等可旋軍；退讓爲上策』。但予賢明噉欲谷曰：『吾等逾越金山，始至此地，(三八)吾人渡過也兒的石河，始至此地。予聞來此之敵人，莫不勇武；然吾等尙未爲彼注及也。昊天，*Dei* 及神聖水土，必垂眷吾等，盲目擊之。吾等何故逃遁？(三九)吾儕何故懼其衆多？[只]爲吾等人少，何致即被征服？吾儕且進攻！』吾等進擊，奪[其營]。次日(四十)彼等奮勇來攻，有若原火，吾等抗拒之。其兩翼之半數，較吾等全軍尙多。蒙皇天寵佑，(四一)吾等弗懼其衆多。吾等隨達頭設抗戰，潰其軍，擄其可汗。彼等殺其葉護及設(四二)於其地；吾儕俘其五十人。當晚予遍諭其衆。十箭之貴人及民衆聞此消息，(四三)悉來投降。予既招集部署與吾等聯合之民衆及貴人，因有少數民衆逃竄，予

命十箭之軍前進，(四四)吾儕亦前進，繼其後。既渡珍珠河[一] *Tinasi-Oghli-Yatigma-bangligak* 山[一?]。

第二碑南面

(四五)吾等隨之遠達鐵門；至此吾儕命其還軍。至 *Inai* 可汗[……](四六)宰利人全族以 *Shq* (?) 爲首領，來降。吾儕先人及突厥民族，[當日]曾遠達鐵門及(四七) *Tinasi-Oghli-Yatigma* 山，時其地無君長也。予賢明噉欲谷，既率吾軍於斯土，(四八)軍隊遂輦歸其黃金及白銀，少婦及處女，……？及無數珍寶。

(四九)伊利哇利失可汗憑其知慧及英武，七攻中圖，七攻契丹，五攻回紇，其謀臣爲予，(五十)其大將亦爲予。對於伊利哇利失可汗，對於突厥匄俱可汗，對於突厥毗伽可汗[——]。

第二碑東面

(五一) *Qap(a) ghan Kaghan* [……]。夜不得寐，(五二)晝不得安。當予獻予紅血，流予『黑』汗時，予已將吾之工作及能力，呈獻於彼等，予且遣派遠征軍。(五三)予將 *Argui-Qaraghn* (衛隊?) 擴大；予曾[……]一退却敵人；予勸吾可汗出征。蒙皇天眷佑，(

五四) 予未許甲冑之敵，在此突厥民族中馳驅，或羈勒

(?)之馬環繞奔馳。若伊利陞利失可汗未宣勞，(五五)

若予隨彼未宣勞，則既無國家，亦無民族。因彼宣勞，

因予隨彼宣勞，(五六)國得成爲國，民族亦成民族。

予今老矣，年事已高。無論何處，可汗所統之民族，若

只(五七)有一無能之人「爲首領」，則不幸立生。(

五八)爲突厥毗伽可汗民族，予令寫此碑，予賢明噉欲

谷。

第二碑北面

(五九)若伊利陞利失可汗未宣勞，或無其人，若

予賢明噉欲谷未宣勞，或無吾本人，(六十)則在 Qap

aghan 可汗及合衆(?)突厥民族之地，團體及民族，

將均不能有君長。(六一)因伊利陞利失可汗及予賢明

噉欲谷皆宣勞，Qap(a)ghan 可汗及合衆(?)突厥民族

皆得昌盛，「今上」(六二)突厥毗伽可汗爲合衆(?)

突厥民族及回紇之利益而治國。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於故都。

闕特勤苾伽可汗噉欲谷三碑索引

Thomsen 所用之希臘字母 xantina. 爲印刷關係，悉易爲 xti. 有若干字下原注參觀序文某頁，突厥志某頁，悉刪。俟將來序文譯出後，再根據突厥志一一補入。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噉欲谷碑，東，西，南，北，指碑面，阿拉伯碼字指行數；如 Alpachu 下『闕北』意即此字見於闕特勤碑北面第七行，餘類推。——儒林。

alpaghu 闕北7，官銜，軍官，將軍？

Altun-Yis 『金山』，必爲阿爾泰山。

Ani 噉 24.27 貪漫山北面之河流。

apa (阿波) 官階之號；阿波達干，噉34.司令？

Apar Apuruni 僅見闕東4 (第六世紀中葉)，尙未能確定

之兩種民族，Apar 或即 Avaren (柔然)。(儒按；

Apuruni 應讀爲 Poruni，即拂菻之對音。)

Az 貪漫山中之民族，未知屬何族。

Azman (五歲或六歲去勢之『牡馬』)，闕特勤之馬名。

Adiz (阿跌) 闕北5.6，回紇之一種。

balbal

balig 『城』。

Basmil 苾東25.29 與突厥同血統之部族，第八世紀住

在或住近五城之地 (Beshaliq)；中國稱之曰拔悉密。

Bayirqu (Yer-『土地』)，突厥北或東北之一種回紇

(?)，中國稱之曰拔野古。

Baz qaghan 闕東14.16似為回紇之可汗。

bäg 貴人。

Beshaliq (Bishaliq) 『五城』，中文曰北庭。城之廢址

在天山北路古城 (Gu'cen) 西南濟木薩附近。

bilgä qaghan, 賢聖可汗，約生於684年，698年為設，

716年為可汗，死于734年；中國稱之曰默棘連，或

苾伽可汗。

boila 突厥官銜。

Boïür 西突厥地方之一地名，方望尚不明 (西突厥或特別

為突騎施之首都?)。

Bögü Qaghan (匈俱可汗) 曠34.50, Qap(a) qhan 可汗之

子，其父在世時，已用可汗號，716年父死之後，

與其戚族一併被殺 (儒按 bögü 常譯作「牟羽」，惟默啜子

譯為匈俱)。

Bökli 闕東4東方最遠之一族，未明。Bökli qaghan 闕

東8，依意為一山名。

bölon 闕北12.即西藏文blon (今讀為lon 唐音譯為『倫』)高官。

buirug (梅錄或密錄) 達官之稱。

Bugaraq (捕喝) 闕北12.。

Bumin qaghan 闕東7. 突厥之第一可汗 (參看 T'u Men 吐

門)。

Ca'ca sāngün 闕東32. 苾東26. 中國沙吒忠義，依中國史

源，706年為突厥擊敗。

Çan sāngün 闕北13. 中國之張去逸。

Chan 參看 Çan (汗)。

Çik 住在或住近貪漫山之民族。

Çigan 闕北13.官銜，或為中國之旗官。

Çughai 曠7. 闕南6. 平原。似在杭愛山脈南部。

Çür (曠) 突厥之官銜。

al (il) (頡利，伊利) 部族之聯盟，國

Elbilgä (Ilb.) qatun (伊利毗伽可賀敦) 伊利唃利失可汗

之妻，但他處則為可汗第一妻之稱號。

eltäbir (il-) 突厥之都督。

elteris qaghan (伊利唃利失可汗) 卒於691年左右，中國人稱

之曰骨咄祿，即闕及苾中之『吾父可汗』(除苾東11)。

erkin, irkin (俛斤) (加 ping『火』) 闕東 34. 君長之號。

idug qut 苾東 25. 拔悉密族中君長之號。

il 看 el。

Inäl (Inil) qaghan 噉 31. 45. gap(a)gan 可汗之子。

Istämi (室點密) (或 Istämi) qaghan 闕東 1。

Izgil 闕北 3. 5. 似爲一回紇部落。

Qadirgan 闕東 2. 21. 看序。

qaghan (可汗) 即 Kagan。

qan (汗) 看序。

gap(a)ghan qaghan 噉 51. 60. 61. 在闕苾二碑只稱『吾

叔可汗，』中國稱之曰默曷。

Qara-qum 『黑沙』敦 7。

Qurluq 闕北 1. 苾東 29, 突厥種之一族。居西突厥之

東，在阿爾泰山及額爾齊斯河之間，與西突厥犬牙

相錯，歌邏祿。

qatun, (可賀敦) 可汗之妻。

Kem (Kim) (劍河) 葉尼塞河上流。

Qirqiz (黠戛斯) 當時居貪漫山之北，Abakan 平原。

Qitai (Qitay) (契丹) 通古斯(或蒙古?) 種之一族，約

在今日東三省。

Kögnän, (貪漫山) 薩彥嶺或其一部。

Kök öng 噉 15. 參看突厥志 81 頁。

Kök tür(ü)k 『藍突厥人』闕東 3。

qurghan 堡壘(俄文 Kurgan 『墳』字，即由此字來。

qurigan 闕東 4. 遠居突厥北方或東北(在貝加爾湖?)

之民族，中國稱之曰骨利幹，視爲回紇之一族。

Qutluq (骨咄祿) 『幸福』。

Kül tegin (闕特勤) 突厥親王，伊利啞利失可汗之子，苾

伽可汗之弟，生於 685 頃，死於 737；其碑立於 732。

Likäng 闕北 12. 呂向，弔祭闕特勤使臣。

Lisün 苾南 11. 李迺祭弔苾伽可汗使臣。

Maqarac 西突厥使臣，天竺之 Maharaj。

Oghuz 突厥族，分九姓，故常稱九姓回紇 (Toquz-Og-

uz)。

On Oq 十箭(即姓)即西突厥，亦稱『十箭之子孫』以

別於他部隣人。

Orkhon (囉昆) 外蒙之河，由杭愛山脈發源向北流。

Ötükan (或 Dükän) (於都斤) 闕南 4. 8. 噉 15. 17. 東突厥

之中心，可汗之庭。

Silāngā (婆陵水) 今外蒙古色楞格河 Selengā，東北

流，在突厥人住所之北，納噶昆及獨樂二水。

sāngūn 將軍之突厥音譯。

Schuntung 山東之突厥音譯，意為山之東，唐代山東

刪與今日之山東異，與今日之河北相當。

Soghd (Soghdag) 宰利人，宰利地，東伊蘭民族和地

理。

sad (設) 高爵位，由可汗之子弟當之。

sadapit 一種貴族，階級尚不明。

taighun (參看 toighun) 闕西南；官吏，即中文『太』

之音譯。

tai-sāngūn 苾南 11.，中文大將軍之音譯。

tamgači 掌印官 (tamga 意為『簽字，印璽』)。

Tangut (吐蕃) 苾東 24. 突厥南之非突厥族。

Tardus (達頭) 兩族或包東突厥之兩政治區之一，(參看

闕東 14. 及 folis) 碑文中之達頭設，即後日苾伽可汗，

苾東 15.。

targan (達干) 高級官銜。

tatabi 居於東方之民族，每與契丹並稱，必與之有血統關係，中國稱之曰奚。

Tatar (韃靼) 必為蒙古人，常加三十 (Oruz) 於名稱上，

以指示其部族之數。

Tāmir-gapigh (鐵門) 宰利 (Sogdiana) 及拔汗那 (Ferg-

hana) 間之峻峭關阨，古來甚著名(在薩末健 [Samar-

kand] 及縛喝羅 [Balch] 間道中)，古代鐵鑄門扉之跡，

今尚可見。乃 [西] 突厥之西境。(備案：不知何故 V.

Thomsen 竟將鐵門位於 Samarkand 及 Ferghana 間，Ferghana

在 Samarkand 東北，Balch 在 Samarkand 南，就地理上言，決

無是理。依大唐西域記之說，應易 Ferghana 一字為 Tokhara。

惟此種錯誤 W. Barthold 於其中亞突厥史第三章已先予指出)。

tegin (特勤) 親王。

Toghla (獨樂) 苾東 39. 今日之土拉河。

toighun 闕東北 || taighun?

tongra (同羅) 突厥 (回紇?) 一族。

Tonjukuk (Tonymuquq 苾、Toy nuquq 噉)，突厥之政治家軍

事家，650 頃生於中國，716 年後尚在世，噉 以後。

Tolis (鐵勒) 兩大族之一，或包括東突厥之兩政治區

之一(闕南14, 參看 Tutus)。

tutuq 中文『都督』之音譯。

Turgis (突騎施) 西突厥十姓之一, 其元首於第七世紀

末年, 自立為西突厥全族之可汗。其可汗在碑文中

稱突騎施可汗, 其民族稱十箭。

Türk (或Türük) 中國稱之曰突厥。

Uigur 原居突厥(狹義的)北之突厥民族, 其昌盛期始於

八世紀中葉。

Ulugh erkin 參看 erkin。

Umai 女神

Valghu (葉護) 高爵。

Varis 平原 噶34.36; 今鄂比河支流 Tscharischi?

Yasli ügüz 『青河』, 中國之河, 似為黃河。

Yencü ügüz 『珍珠河』即藥殺河 (Jaxartes), 今錫爾

河 (Sir Daria)。

Yer-Bayirqu 『地一按野古』參看 Bayirqu。

Yer-snb 『地與水』。

Yripaghu 〔茲東31. 即 alpaghu)。

Vol(1)igh tegin 闕南13. 東南, 西南, 茲西南。茲伽

可汗及闕特勤之親屬(甥或堂兄弟?) 撰闕茲二碑, 並

監督立碑修紀念祠。

此文系根據一九二四年德人 Haus Heinrich Schneider 重譯V.

Thomsen 之譯本譯出。原文見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Neue Folge, Band 3-Heft

2. S. 160-175)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七日。

康藏前鋒

第四卷一二期要目

插圖	三週年獻詞	西藏教育史之略述	從經濟的觀點認識現階段之康藏社會	西康差徭談	中國之統一與建設	中華民族開國史	西康民族代表駐京辦事處工作概況	西康呼圖克圖行狀	貢噶各寺探險記	藏文增刊	康藏同胞對於國民大會應有之認識	文成公主下嫁記略(續完)	建國大綱(續)
馬裕恆	劉紹禹	陽昌伯	蔣委員長	邵元冲	馬澤昭	美國洛克教授原著	各傑旺秀	學鴻	秀	秀	秀	秀	秀

定價：本期特大號實售大洋一角
發行者：南京曉莊康藏前鋒社

伊蘭斯青年

第三卷第五期

章州回民的殲敵教訓	回教的和平(下)	中國回教與回族考(續)	伊蘭斯教宗旨(續)	漫談「回子」	伊蘭斯的淨禮
介卿	張穆	丁正熙	蘇盛華	仲和	鐵唐志

定價：每冊實售洋四分, 預定半年十二期, 連郵費四角五分; 全年八角。國外全年加郵費洋六角。

發行者：西安大學習巷伊蘭斯青年社
代售處：西安西北書店

「俄領事新疆商務報告」之發現

趙泉澄

俄領事新疆商務報告，俄曆一九零六年（清光緒三十

二年），駐新疆烏魯木齊俄國領事科諾特爾福氏所著。孫

蘆文集謂：新疆纂修通志，獲迪化俄領事官商務報告一

書，鍾氏爲之逐譯作序，殆即此書。關於此類文籍，在

當時已爲稀有，鍾氏序文有云：

「……新疆自通商以來，我國官吏於俄人商務，絕無一字之撰述，尺籍之調查。凡俄國商情暨出入口價額多寡，盛衰之比率，求諸官私記載，闕焉渺稽。……」

尋，書歸新省府作日後對俄交涉之參攷。辛亥鼎革，新疆通志纂修未竣，積年史料散軼，此書旋亦流入北京部署。自是，塵封於部庫者二十餘年。今年夏，庫藏散入北平書肆，會禹貢學會採訪近代史地材料，得清季舊檔甚夥，此書因以發現。是本書流傳之略史也。

清光緒初年，中俄改定條約，俄人於新疆設領事官，總理該處商務；凡該領轄境俄商，皆隸統屬，隨時呈報。歲終，領事彙開清冊，咨呈俄國外務部。是篇原文，或可於俄外部檔案中見之，然俄政府檔案，雖整理

有年，迄未成事，又不公開，且曾經大革命時之浩劫，此類卷帙，恐已毀滅失傳。

原書：藍皮，紅簽，絲裝，端楷；每葉十六行，行二十四字，以硃斷句，上端有眉批。觀其批文知爲清末新疆當局所爲。內容共分三十二章，目次如下：一、地域；二、俄商人數；三、貿易；四、賒帳；五、匯兌銀錢；六、入口貨物；七、各色布疋材料；八、鐵；九、石油；十、燈；十一、洋燭；十二、洋胰子；十三、零碎貨物；十四、洋糖；十五、洋火；十六、雜貨；十七、香物；十八、銀錢；十九、羊毛；二十、茶葉；二十一、棉花；二十二、羊皮，山羊皮；二十三、牲畜；二十四、羊皮疋；二十五、毡帽；二十六、獺皮；二十七、收買項下；二十八、銷售項下；二十九、泰西各國運入新疆各貨；三十、腳錢；三十一、俄屬地方運費；三十二、中國內地運費。

本書敘述之範圍，雖限於迪化，阜康，孚遠，奇台，昌吉，綏來，善鄯，庫爾喀喇烏蘇，吐魯番，哈

密，巴里坤等地，而亦叙及全疆；其年分，雖以一九零六年爲主，而亦溯及已往並推及將來，且與前歲互相比較。至本書取材之淵源，或據俄商呈報，或該領事實地考察。故紀載翔實，統計完備，多精彩獨到之處。舉例言之：

一、俄國在新疆經商人數，是書除作詳確之統計及技術的與種族的分析外，復按本錢之盈虧而分其商人爲下列之四種：

「……俄商在此貿易，變賣變買者有之，將本求利者亦有之，故貿易同而類有別：一，俄屬哈薩游牧迪屬，原無資本，除取省城俄商貨物，運往各城鄉村莊零販，此種商民人數尙多。……一，俄屬經哈商民，名曰「阿雷布薩他諾夫」，人數尙少。……借本營生，收買羊毛、棉花、馬皮等項，駝運回籍，利其價昂，除還本錢以外，頗沾微利，抑或變賣變買，取其利益。一，俄屬安纏商民，資本甚厚，將本求利，毫不假手於人，足能養給身家，人人視爲巨商。……該商民在省城，古城等處，貿易租賃房屋鋪面貯房，所有由俄運來洋貨，囤貯鋪房，售賣華商；且派僱工行夥人等，在新疆收買土貨，轉運俄地銷售，再由俄境收買各貨，作房需用物件，帶往新疆販賣。此種俄商，……各有公會分股，……此外，又有一種商民，原係土耳其人，寄入俄籍，在新貿易最少，不若安纏之衆，……。」

二、新疆地方廣漠，各地有各地之特殊經濟情形，

其消費量亦因地而異，是書對於此類問題，亦往往指出之。如云：

「新疆部落居多，其類不一：有土著，有客籍，……各有所好，……。」

「迪，塔爾巴哈台，生理不一：迪屬商務，雖未能大興暢旺，亦無停市之日。……。」

「鎮，迪一帶地方，各樣鐵器，銷售之處最多，亦民戶所急需之物，即如轎車，大轎，以鐵條爲車輪，洋爐必需鐵皮，又有水桶，杓子，鎖子，鋸子，鎖練子各項，皆由鐵器鑄成，……。」

三、新疆種族，既如此龐雜，各族間之文野程度既不同，故消費品，亦因人而不一，書中皆有載明：

「鴉爾緞，桂子皮，粗羊布，哈紗緞，回子絨，大紅洋布，各種洋貨，中國市鎮，銷售罄盡，毫無餘欠。」「華人所最愛者也。……。」

「中國婦人，每日梳粧之時，需用此項香粉香膜，修整容貌，以洋貨爲極品……。」

「哈密，吐魯番商民，人人使用洋布頭巾，俄商見此暢銷，亦於本國運來售賣，奪其權利……。」

「小教回民，亦賣洋貨，……銷處漸廣……。」

「石油，……買主均係中屬之有財資者，或回民或華民，不拘何種人色，均需此物……。」

「經民並蒙古人等，最喜黑磚茶；而北路蒙古哈薩克，最喜哈拉把茶。伊犁經民最喜綠磚茶，俄國哈薩最愛淨什茶……。」

四、書中對於當時我國政府，因鑒於利權之外溢，在該地所作種種經濟生產之設施，亦連帶叙及：

「現在中國公家派員在西湖瑪納斯烏魯木齊各處試辦石油，查得波羅通古，有石油腦可取，業經挖出，運入省城煉油數萬筒，取點路燈，尙可適用。」

「現在新疆地方，中國准設乾益升茶號，販運南茶晉茶，地方官極力扶持，所運之茶，……蔓延四處，甚得利益，大有興旺。土著富民，不能爭此茶利。且南茶晉茶銷路甚廣，受買亦多，除茶號茶準賣外，餘皆爲私茶，不准俄商銷售！……」

「中國地方官，欲於吐城設立製造局，一千九百零六年，開辦製造，在城內修造作房一所，歸公辦理，查明該處土著人民，有能知製造者，隨時僱用，……現聞華人在日本定買機器，聘請日人爲匠工，擬定三箇月後，興工開辦，年終停作。並派吐魯番總官，充當監督。若無成績，惟聽官是問。作房一切事宜，交華人同盛和承辦，一年以後收回利息，歸入公家，補償作房花費。迨後製造各項材料，送交廳官查收，以備公家不時之用。」

五、對於東西洋各國，在新省之商業經營，則有下列之紀載。資本「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遠在當時已深入矣：

「英、美、德國暨歐西各國布疋，運入嶺迪所屬地方，較之俄國布疋來時其晚，價值尤昂，所以俄國商務……，亦不爲西洋貨物減色，即或價值稍昂，而貨物尙有準定之價，賣與童兒婦女，莫之或欺，華民信之深也……」

「新疆地方，日本國運來洋火，較之俄國漸多。」

「泰西各國所運各貨，皆由本國收買，經過天津，運入新疆銷售。……德國絲綢材料，……德國小呢子；……美國粗洋布，……美國在山海關平陽漢設立製造局，製就大團印花布。……以上西洋各貨，不如俄國貨真價實，易於銷售，所以俄商在此貿易日漸暢旺矣。惟日本各貨，運抵新省，其中最易行銷者，莫如短布手巾，華人用此擦面洗手。以外洋煙棒子，香胰，洋火，漆匣子，各零貨等項，華民近好使用。」

六、俄人對於新疆之各種商業策略，此書載之尤詳。資本主義實行經濟侵略之利器多端，銀行，鐵路，郵驛，其著者也，故敘述時，對此最爲注意。先舉銀行爲例：

「近年迪屬，……年成薄收，加以洋貨到省太晚，萬難抬價，與各戶民所定標期價值，仍然照舊，俄商不敢爭利，或匯寄或兌換華銀，諸多棘手……」

「……蓋因省城無中俄銀行故也。去歲年內，由俄境暨伊犁塔城等處匯兌省城銀款，不下四十四萬俄帖，或由中俄各商相識之人撥兌者有之，抑或由中俄銀行匯寄者亦有之。若在省城匯北京張家口款項，均由華人鋪戶，暨中華票匯兌！……」

又例如鐵路：

「由塔寄省皮包輕而畧小，不能負運重載。一千九百零六年俄屬依爾堆什船政總局，由烏魯木齊購辦土貨，運回宰桑，中途阻滯，吃虧匪淺，推原其故，皆由迪塔兩城無鐵路取其便捷也。現

在俄帖銷路最隘，託各脚夫收買土貨，不肯接收俄帖，所以由塔至省，紛紛匯兌銀錢，收買各貨，並無一人寄付銀錢皮包赴迪屬一帶買貨者。如此情形，殊堪痛惜！……」

又例如台站，郵政：

「各貨……轉運維艱，脚價甚長。……俄商用心良苦，先在新省與脚夫言定：每貨發運蘭州，准由蘭州帶貨回新，其脚夫發交半價，每駝合銀一十二兩！然而駝運之難，不獨蘭州一處而已，即如烏塔兩處，應設台站。……近年俄商在此貿易，雖有不甚利達之處，而運貨仍然不減，力圖擴充。其中有幫同撐持商務者，應給銀錢，設立郵政。……」

雖然，是書乃俄國領事以本國利益之立場爲言也，其時中國政府，對此當作何言，此尤堪吾人之注意，則眉批爲可貴矣。例如眉批有云，「一二年，俄人必在省設銀行，觀俄商言匯兌諸多不便可知。又俄商屢言無鐵路，商務難求發達，領事言之，此所以有請我行快車之事」。『求設台站，求設郵政，求設銀行，俄商言之，俄外務部即應之，春間要求設台站快車，恐不久銀行即至迪化矣！』前云俄人以鐵路銀行郵驛爲行商急務，觀此益彰。眉批云，『侵我引地，謂之曰「因地制宜」！又歷數某種人喜某種茶，非私銷而何！』『俄人運茶遠至喀什，不止天山北路，其私銷可知』。『派人捕獺，

即大背商約！試問我派人入宰桑湖捕魚捕獺，俄能聽之乎？』俄人因利益所蔽，遂忘其爲非，而名之曰「因地制宜」，在中國視之，則爲「私銷」「背約」。俄人在新疆經商，原爲一本萬利，然尙有不以爲滿足者，在中國視之，已利莫大焉，如云『一年增一倍，尙云未暢銷！』『以八盧布之價，買一普筒羊毛回俄，則值十二盧布，是五分利矣；並脚價計之，每普筒由塔城至科米，不過盧布一張，獲利仍厚』。『俄商在本國取貨，限一年清償，在迪則現錢交易，而以銀販茶販棉花，出入數次，獲利數倍，而一年之限，尙未滿也』。此外，俄人因立場之不同，對於我國官方在當地之設施，亦有不甚瞭解者；例如關於茶業之眉批曰，『乾號係官商，有引地，與晉號爲二，俄人似未知，無怪謂吃虧也』。又例如關於禁種棉花一事，眉批曰，『不聞禁止種棉花，恐係傳聞之誤』。更有一種眉批，於新疆工商經濟發達之歷史，關係頗鉅，如云，『石油，我之烏蘇廳亦發現，且甚旺，產地博羅通古，現已由官開辦』。『洋燭一項，新省工藝廠現已購機試辦』。『洋火一項，新省工藝廠現已購機試辦』。尤可注意者，眉批有云，『洋

布爲進口大宗，不止省城暢銷而已；至俄人食物，華人亦購之，定稅宜分別銷數，不可概目爲俄人所用。『統觀各貨，除洋布鐵皮外，皆可無者也，定稅則不妨從重』。觀此，則可知此本與後日中俄陸路稅則，亦有關係。

總之，是書可供參攷者至富。近來研究西北經濟

者，頗不乏人，然於當時新疆通商狀況，皆付缺如。俄人加拉米息夫，研究西北經濟之尤著者也，於此亦未能詳，益徵是類資料之稀觀。目今強鄰壓境，國土日蹙，邊疆之研究，方興未艾；西北問題，需材正殷；此書必有所裨益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北平。

顧頡剛 鄭德坤編輯 吳志順 趙璇繪畫 馮家昇 譚其驥 侯仁之校訂

本圖係爲研究地理學者打草稿之用，使不圖地圖繪製術者亦能畫出稱心的地圖。無論研究沿革地理，或調查當代地理，以及繪畫統計圖、路線圖等，均各適用。

本圖凡分三種：甲種每幅比例尺均爲二百萬分之一，乙種均爲五百萬分之一，丙種則爲一千萬分之一上下，以便審察題材而選擇其所需用者。甲乙丙種皆用經緯線分幅，這張和那張分得開，合得攏。並將經緯度每度之分度，每十分畫一分劃，以便使用者根據此分割，精密的計算經緯度而添繪各種事物。

本圖每幅皆分印淺紅，淺綠，及黑色套版三種，使用者可以按着自己應加添之色而採購，免去靠色不顯之弊。凡購紅綠單色圖者，更加購黑色套版圖以作對照，便可一目了然。

本圖在一幅之內，擇取一最重要之城市作爲本幅專名，俾便購用。現在甲種（豫定五十六幅）已出版者計有虎林，永吉，赤峯，烏得，居延，哈密，寧夏，歷城，長沙，平壤，北平，歸綏，敦煌，京城，長安，皋蘭，都蘭，成都，閩侯，貴筑，鹽井，番禺，昆明，瓦城，瓊山，廿六幅，乙種，（豫定二十三幅）已出版者計有龍江，庫倫，科布多，迪化，噶大克，曼谷六幅，丙種已出版者計有暗射全中國及南洋圖一幅，全中國及中亞細亞圖一幅。預定本年內出全。

甲乙種單色版（淺紅淺綠）每幅售價壹角，黑色套版每幅售價壹角貳分。丙種二色版每幅售價叁角，五色版每幅售價四角。本會會員購買者七折。

發行者 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 禹貢學會
總代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 武昌察院坡十九號 亞新地學社

地 圖 底 本

東方雜誌

創刊三十餘年來第一次的盛舉

東方雜誌自從民國紀元前八年（一九〇五年）創刊以來，現在已有三十三年之歷史。在這三十三年中，除了滬戰期間停刊數月外，從不曾間斷過。本誌始終站在客觀的與進步的立場上，擔負介紹新知與傳佈文化的重要任務。到了現在，因為國難的日趨嚴重，對於本國情形的了解，國際形勢的正確認識以及新知的獲得，是更顯得迫切了，因此本誌所負的任務，也更加重大起來。現在除一方面積極改進編輯方式，充實內容，以盡本誌應盡的責任外，另一方面為擴大本誌的服務範圍起見，特自本年十月十五日起，舉行特價三個月，廣徵定戶。

優待舊定戶
廣徵新定戶

特價
兩個月

本誌每半月出版一冊，每冊篇幅約一百三四十面，內有影寫版精印東方畫報十六面，特大號篇幅加多一兩倍。平時定閱本誌，除郵費不計外，平均每冊只合國幣一角五分，以本誌的質量而取費低廉，如此，在國內定期刊物中無可與比。現在特價期內，每冊只約合國幣一角二分，使讀者的擔負愈益減低。期於原有定戶之外，廣徵新定戶。本誌定戶之多，在國內固屬首屈一指，較之先進諸國通行的雜誌，尙未免瞠乎其後，但國人閱讀雜誌的興趣和需要，以及本國雜誌努力改進的程度，正可於本誌此舉視之。尙祈愛護本誌的新舊定戶：已定閱者提前續定，未定閱者即日惠訂，早日造成本國雜誌銷數的最新紀錄，那就是我們最所盼望的了！

特價辦法

- (1) 特價期限，自本年十月十五日起，至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止。
- (2) 凡在特價期內，定閱本誌全年二十四期者，國內連郵費只收國幣二元八角（原定價三元六角）；定閱半年十二期者，國內連郵費只收國幣一元五角（原定價二元九角）。國外定閱，除照上列特價外，每册另加郵費二角。
- (3) 舊定戶之未滿期者，於特價期內提前續定，亦得照特價計算。

本誌內容

東方畫報	東方論壇	論著	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婦女與家庭	文藝	現代史料	時事日誌
------	------	----	------------	-------	----	------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州郡志校勘記」校補

楊氏守敬讀宋州郡志校勘記，以所見批注於眉端；既竟，又撰爲序一篇，夾附卷中。校與序皆未經刊露。漢陽徐行可先生依楊氏手校本鈔錄一冊，由武陵余讓之先生轉借與本會。楊氏一代地學大師，此雖零詞片語，亦覺可珍。因亟爲董理，刊載於此。楊氏之說亦有未盡妥善者，傳寫尤多譌字，不揣愚陋，爲作覆校若干則，附注於各條後。

二十五年十一月，其讓記。

宋齊北魏隋地理志奪誤最多，以習之者頗少故也。成氏校之，有功地學不小。如據哀公十二年杜注橐皋在淮南遼道（當作道，傳寫者之誤），證晉世不作遼道；據李雄之漢康晉穆帝改爲晉康，疑晉原爲晉康之誤；又疑治平爲始平；白馬爲白水；農陽爲豐陽之誤；于建安郡增建安縣；于建寧郡增元縣，皆至精確。是成氏著有禹貢班義述，於地理本專家也。然亦有覈之未審者，如魏興太守領縣十三，今數之只十二縣，原注

楊守敬校補 譚其驥覆校

疑；成氏以安樂縣補之。余按水經河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注引華陽國志安陽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晉世沒於李特，故晉志不見。則所遺之一縣蓋安陽耳。又如堂狼令，本志云：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成氏以續志無朱提堂狼，據晉志朱提郡下云，蜀置，疑志「後漢」下脫「無」字。案積古齋有漢洗云，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又有章和元年堂狼造，永建元年朱提造等洗。近日著錄又有元和四年堂狼造，永元二年堂狼造，皆後漢有朱提郡堂狼縣之證。續志漏（或後漢未省），晉志說未足據也。其他已水本巴水之誤，政和口口口成氏未及訂正，小小疎漏，未足爲成氏病也。

卷三十五

丹陽尹 「陽」，毛作「楊」，從殿本。他處不悉著。

「校」一「楊」字不誤，瘞鶴銘丹揚外仙尉，晉志丹揚山多赤柳，在西，是其證。臆曰：「揚」字並當作「楊」，

傳寫者之誤。楊是本字，陽揚皆屬假借。

本吳郡司鹽都尉署 「郡」，南監本作「縣」。

〔校〕「郡」字是。

卷三十六

水陽男相 「水」，南齊志作「永」。

〔校〕「水」實「永」字之誤。

江夏又有曲陵縣

〔補〕當接上為一條。此江夏無令公侯子相字樣，觀下

文泰始併安陸，知安陸祇領一縣，並無江夏縣。上文

領縣二者，係後人據誤本改。臆曰：楊說非也。休文志州郡

大較以孝武大明八年為正，曲陵明帝泰始六年始併於安陸，當自為一

條。上文領縣二不誤，惟「江夏又有」四字衍，「縣」字當易以令長

侯相等字樣。

卷三十七

復以西陽蘄水已水希水三屯為縣 「已」，殿

本作「直」。

〔校〕「已水」當作「巴水」。

熙平令吳立為尚安晉武改

〔補〕按：晉志常安熙平二縣並屬始安。水經注灑水又

南得熙平水口，又南逕其縣西，縣本始安之扶鄉也，

孫皓割以為縣。不云權立為尚安。按常安故城在今永

寧州南，熙平故城在今陽朔縣東四十里，二縣相去頗

遠，無併合之理。當是宋志熙平令吳立，別有常安令

吳立為尚安，晉武更名，傳寫者誤合為一條耳。

本建平流離民 案：新興太守東關令上庸太守新安

令竝云本建平流民，疑此宣漢令下亦當作本建平流民，

「離」字當衍。

〔校〕「離」字非衍，「雜」字之誤耳。

安康令二漢安陽縣屬漢中漢末省魏復立屬

魏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何云魏立非也 原

本脫「屬魏興」三字，據沈志原文增。

〔補〕按：水經沔水注引華陽國志安陽故隸漢中，魏分

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則非漢末省，魏復立。而

水經注下文洋水下云，安康縣治有戍統離，是安陽

安康相去甚遠。按，此文屬漢水，不在洋水下。「統離」，鄭注

原文作「統領流離」，此傳寫者之脫誤。今按安陽故城在城固

縣東，安康故城在漢陰廳西二十里，安得合之為一？

自宋志行而作晉志者遂不收安陽縣，後人且據以刪華

陽國志之安陽縣，非水經注何從理之？然則當從何承王說以安康爲魏置。「王」字是「天」字之誤。

略陽太守晉太康地志屬天水 案：晉泰始中已

改魏廣魏郡爲略陽郡，略陽縣即郡志，太康時已不得屬天水。「志」字是「治」字之誤。何況略陽天水各自爲郡，

略陽太守何得屬天水耶？疑太康地志下脫「故」字。

「校」「何」字衍。此條當在第一「何」字上端，傳寫者誤列在第二「何」字上端。

卷三十八

縱陽令前漢縱縣晉太康地志有縱陽縣「縱」，

三本竝作「徙」，案兩漢志晉志竝作「徙」，當以作

「徙」爲是。南齊志作「縱」，徙之傳寫爲縱，未知誤自何時也。

「校」既以作「徙」爲是，又有三本作證，而仍從毛作「縱」，何耶？

牂牁太守 漢志作「牂柯」。師古曰，船棹也。華

陽國志，楚莊躡滅夜郎，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志作「牂柯」，六朝俗字也。

「補」水經注作「牂柯」。驥曰：駁本史記西南夷傳南越傳讀

志宋志晉志並作「牂柯」，「柯」涉「牂」而誤。南齊志作「牂柯」。

堂狼令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 案續志無堂狼

令。晉志益州朱提郡下云，蜀置；故續志亦無朱提郡，不得云後漢屬朱提也，疑後漢下脫「無」字。

「校」成說非也。今有元和四年堂狼造洗，又有延光二年堂狼造洗，皆後漢有堂狼縣之證。續志漏也，晉志說不足據。

又有章和元年堂狼造，永建元年朱提造，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驥曰：楊說可疑。所稱諸堂狼造洗，堂狼非必縣名。

漢安二年一洗，若堂狼是縣，朱提當是郡，據常璩志則是時尙稱犍爲屬國，不得有朱提郡也。疑朱提乃縣名，堂狼係鄉名。續志不漏。

又按華陽國志，朱提郡，建安二十年鄧方爲犍爲屬國都尉，先主因易爲郡，非後漢原有。

南秦長本名南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補」據華陽國志朱提郡有南秦，又有南昌，然則晉武併南昌於南秦也。

懷帝分朱提立「懷」，毛作「武」，從三本。案

晉志及太康地志南廣縣尙屬朱提郡，知南廣郡非武帝所分立也。

〔校〕案華陽國志，南廣郡，蜀延熙中置；建武元年有王遜移朱提郡治南廣；李雄定寧，復置郡，則亦非晉懷帝立也。

母掇令 續志晉志並作「母掇」，與此同；班志作「母掇」，師古曰，「毋」讀「無」同，掇字從木。據莽曰有掇，則作「毋」讀「無」者是。

〔補〕水經注作「毋掇」。

甘東令 南齊志作「甘泉」。

〔校〕此當從齊志作「甘泉」。

中溜令 續志同；班志作「中留」；南齊志亦作「留」。

〔補〕水經注作「中留」。

定安令漢舊縣 續志同；班志晉志並作「安定」。

殿本續志亦作「安定」。

〔校〕作「安定」是，魏志陳留王紀呂興都督交州，封定安侯。「安定」當作「定安」，傳寫者之誤。

壽冷令 「冷」，毛誤「冷」，從三本。

〔補〕水經注作「冷」。

北景長 案兩漢晉南齊志並作「比景」，如瀆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已下，故名之。據此則作「北」者非，當訂正。

〔補〕水經注作「比景」，又水經注引闕駟云：「比」讀陰庇之「庇」。

水經注作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

舊唐志作「北景」，吳仁傑刊誤云云。

蒙藏旬刊

第一二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要目

- 朱福南興辦邊疆教育……………門之飛
- 勛趙專使守鈺……………飛
- 外蒙古的概況……………張岷山
- 西藏問題的檢討……………義培
- 東北的日本移民……………
- 偽滿境內的不安現象……………
- 日在熱河種植土耳其烟草……………
- 雪心室邊事閒話……………
- 邊事紀要……………
- 國內外時事動向……………

第一二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要目

- 大可注意之綏東問題……………門之飛
- 由雙十文章所感到的恐懼……………飛
- 外蒙古概況……………張岷山
- 西藏問題的檢討……………義培
- 印茶侵入西藏後康茶不振……………
- 察哈爾省礦產調查……………
- 察省經濟概況……………
- 五年來之東北人民……………
- 雪心室邊事閒話……………
- 邊事紀要……………
- 國內外時事動向……………

社址

南京絨莊街六十二號

清代地理沿革表

(續，廣東省)

趙泉澄

十一 廣東省

廣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連；縣十五：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從化，龍門，新寧，增城，香山，新會，三水，清遠，新安，陽山，連山。
康熙五年，裁新安縣歸併東莞縣；八年，復置新安縣；二十四年，析南海，番禺兩縣地設花縣，隸府屬；領州一縣十六。
雍正七年，連州降為連州直隸州，陽山，連山二縣往屬；九年，析新會縣屬之地往屬肇慶府之鶴山縣；領縣十四。
嘉慶十六年，析清遠縣屬之地，往屬佛岡直隸廳；仍領縣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中英江寧條約，新安縣屬之香港割讓於英國，又為英國開廣州(番禺)為商埠；仍領縣十四。
咸豐八年，英法兩國各在府城南之沙面地方設租界；十年，中英天津續約，新安縣屬之九龍半島復租讓於英國；仍領縣十四。

同治七年，析新寧縣屬之地，往屬赤溪直隸廳；仍領縣十四。

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香山縣屬之澳門租讓於葡萄牙國；是年，香山縣屬之拱北，九龍兩關，並自行開放為商埠；二十三年，中英續議緬甸條約，三水縣屬之三水口為英國開為商埠；二十八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新會縣屬之江門地方(順德縣屬之甘竹分司在內)為英國開為商埠；三十四年，香山縣屬之香洲，新寧縣屬之公益埠，並自行開放為商埠；仍領縣十四。

韶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曲江，樂昌，仁化，乳源，翁源，英德。
嘉慶十六年，翁源縣往屬江西省之南安府，又析英德縣屬之地，往屬佛岡直隸廳；十七年，翁源縣復還府屬；仍領縣六。
南雄府，南雄州——順治初年仍，領縣二：保昌，始興。嘉慶十一年，南雄府降為南雄直隸州，裁保昌縣

入州：領縣一。

惠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連平；縣十：歸善，博羅，長寧，永安，海豐，龍川，長樂，興寧，河源，和平。

雍正九年，海豐縣分設陸豐縣，隸府屬；十一年，改長樂，興寧二縣往屬嘉應直隸州：領州一縣九。

光緒二十八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惠州（惠陽）為英國開為商埠：仍領州一縣九。

潮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十一：海陽，潮陽，揭陽，程鄉，饒平，惠來，大埔，澄海，普寧，平遠，鎮平。

康熙五年，裁澄海縣歸併海陽縣，八年，析海陽縣復設澄海縣：仍領縣十一。

雍正十年，析饒平縣屬之隆、深二澳暨福建省漳州府屬詔安縣之雲、青二澳地設南澳廳，隸府屬，以海防軍民同知駐紮；十一年，程鄉縣改陞為嘉應直隸州，平遠、鎮平二縣往屬：領廳一縣八。

乾隆六年，析海陽，揭陽，大埔三縣暨嘉應直隸州之地設豐順縣，隸府屬：領廳一縣九。

咸豐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潮州（汕頭）為英國法國開為商埠：仍領廳一縣九。

肇慶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德慶；縣十：高要，四會，新興，陽春，陽江，高明，恩平，廣寧，封川，開建；六年，析新興、恩平二縣及廣州府之新會縣地置開平縣，隸府屬：領州一縣十一。

雍正九年，析開平縣暨廣州府之新會縣地置鶴山縣，隸府屬：領州一縣十二。

同治五年，陽江縣陞為陽江直隸廳：領州一縣十一。光緒三十二年，陽春，恩平二縣往屬陽江直隸州：領州一縣九。

宣統三年，析開建縣屬之地往屬廣西省之樂平府：仍領州一縣九。

高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化；縣五：茂名，電白，信宜，吳川，石城。

光緒二十五年，中法廣州灣租界條約，吳川縣屬之廣州灣租讓於法國：仍領州一縣五。

廉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欽；縣二：合浦，靈山。

光緒二年，中英煙台條約，合浦縣屬之北海港為英國開為商埠；十四年，欽州陞為欽州直隸州：領縣二。雷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三：海康，遂溪，徐聞。瓊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儋，萬，崖；縣十：瓊山，澄邁，定安，文昌，會同，樂會，臨高，昌化，陵水，感恩。

咸豐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瓊州（瓊山）為英法兩國開為商埠：仍領州三縣十。

光緒三十一年，崖州陞為崖州直隸州，昌化，陵水，感恩三縣往屬，又降萬州為萬縣往屬：領州一縣七。

羅定州——順治初年仍，領縣二：東安，西寧。

連州——雍正七年，廣州府屬之連州陞為連州直隸州，廣州府屬之連山，陽山二縣來屬：領縣二。

嘉慶二十一年，改連山縣為連山直隸廳：領縣一。

嘉應州，嘉應府，嘉應州——雍正十一年，潮州府屬之程鄉縣改陞為嘉應直隸州，潮州府屬之平遠，鎮平二縣來屬，又改惠州府屬之長樂，興寧二縣來屬：領縣四。

乾隆六年，析嘉應直隸州屬之地，往屬潮州府屬之豐順縣：仍領縣四。

嘉慶十一年：嘉應直隸州陞為嘉應府，除所屬四縣外，以州地置程鄉縣為府治：領縣五；十六年，嘉應府復降為嘉應直隸州，裁程鄉縣：仍領縣四。

佛岡廳——嘉慶十六年，析廣州府屬之清遠暨韶州府屬之英德二縣之地置佛岡直隸廳，以廣州府之捕盜同知駐紮：無屬領。

連山廳——嘉慶二十一年。連州直隸州之連山縣改為連山直隸廳，以三江口之理獠軍民同知駐紮，改為綏獠軍民同知：無屬領。

陽江廳，陽江州——同治五年，肇慶府屬之陽江縣陞為陽江直隸廳：無屬領。

光緒三十二年，陽江直隸廳陞為陽江直隸州，改肇慶府屬之陽春，恩平二縣來屬：領縣二。

赤溪廳——同治七年，析廣州府新寧縣屬之赤溪等地置赤溪直隸廳，移瓊州府海防同知駐紮：無屬領。

欽州——光緒十四年，廉州府屬之欽州陞為欽州直隸州，改欽州所屬防城巡檢為防城縣，隸州屬：領縣一。

崖州——光緒三十一年，瓊州府屬之崖州陞為崖州直隸州，瓊州府屬之昌化，陵水，感恩三縣來屬，又降瓊州府屬之萬州為萬縣來屬：領縣四。

邊事研究

第四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目錄

對目前中日交涉吾人應有的態度	呂方
五年來日本在東北軍事經濟侵略的回顧	宮碧澄
伊犁革命的回憶	范榮好
察省五大經濟富源	警中
以天津為輸出港之蒙古及西北各省的產毛研究	寶震寰
新疆經濟生活文化概況	李芝葵
日本侵略外交政策下的內蒙危機	林定平
熱河	綏遠名勝「舍力圖召」調查
日本對東北投資之總額	

國立綏遠蒙旗師範積極推進校務	
烏盟達爾罕旗提倡鑿井	
包頭第五小學停辦生計會呈請恢復	
邊民誓不投英	
四川寧屬的裸羅	
世界和平之樞紐	
中國國防與列強之資本	
西班牙革命之基本的分析	
列強赤字財政之展望	
一月來邊事輯要	
編輯後記	

定價

每册大洋二角 全年二元八角

發行

南京百子亭十四號 邊事研究月刊發行部

制言

半月刊

第二十八期

目錄

劉申叔先生遺著序	汪東
費君仲深墓誌銘	溥沅叔
說文漢讀與廣韻韻部對比舉證	宋為霖
老子古微	廖
寄勤閒室涉書記	黃季剛先生遺著
讀春秋繁露札記	陶小石先生遺著
周易孟氏學	沈融民
蒯漢大師論生命	孫世揚錄

詩	謝一塵
太炎先生遺詩	唐祖培錄
黃季剛先生遺詩	孫世揚
補白	潘承弼
子夏好勇說	徐復
盂山所見所藏明清史籍題記	沈延國
舉郵齋閱書札記	
讀書雜錄	

定價

每售大洋二角 全年四元

發行

蘇州錦帆路十五號 章氏國學講習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新亞細亞月刊

● 第二十卷 第三期 現已出版 ●

本期要目

插圖五幅	吳浦颯
自然環境與藏族文化	一人譯
蘇俄國外貿易的特質及其發展	趙簡子
英屬印度經濟發展小史(續)	余文若
日本目前外交之趨勢及其活動人物	余漢華
阿拉伯海舶東來貿易與兩宋國家經濟的關係	江應傑
荷印氣象之研究	吳小言
中東諸國經濟的發展	蔡可成譯
孝園文稿	戴季陶
問禮亭詩初集(續)	徐
天眉詩集(續)	馬鶴天
赴藏日記(續)	華企雲譯
東方漫遊記(續)	樹華輯
一月間邊疆、東方大事記	新亞細亞學會
會務概要	

總發行所 南京江蘇路十一號 本月月刊社

定價 每月一元 全年十二元 零售每册二角 預約每册三元

歡迎直接定閱 郵票實洋計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CONTENTS

A Critical List of Errata for Bernhard Karlgren's <i>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i>
Notes & News.....
Selected Publications:
I. Books in Chinese.....
II. Books in Foreign Languages.....
Periodical Index.....
Index Translationum.....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Shanghai, China.

Edited and Prin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China.

繪製清代歷史地圖報告

蔡方輿

前月承蕭一山先生的囑託，與個人興趣的驅使，乃專作清代歷史地圖的研究。可是學校中的參攷資料不多，而個人又是一個學識淺陋能力薄弱的人，以致一切工作都是在盲目中的開始摸索。記得禹貢在二十三年三月創刊時，就使我發生了無限的敬意和希望，因為我們想數千年來的地理知識是很散漫的。今以他們的專門而高深的學識為基礎，又用集體的科學的方法去整理，前途的光明一定是可以望到的。我國國人，大都缺少人生的基本知識——地理知識——和正確的人生觀念——地理觀念，因此捉不住這幾十年中天災人禍發生的原因。一般人多以為這是天老爺降下的劫數，在數者難逃，只有聽自然的擺布！要知道自然力的侵襲是與人力互為消長的，人的抵抗力愈退化，自然力的壓迫愈緊張。像河流山岳等永是帶了長時期的侵蝕性來殘害我們人類的，以黃河為例，就是一個絕妙的證明。

我們生在今日，絕不能專讓自然逞凶了。應當大家來研究現世宇宙的一切自然現象，設法去抵抗它的侵害。

尤其在人類萬物「以之而生，以之而存」最有密切關係的地球，我們更不能不加以深切的研究。我們應把牠的變態所形成的因果關係，與對於我們的影響細細分析，求得有確切的認識。其可利用者利用之，其應制裁者制裁之，權操在我，如是纔可不被役於自然也。不過現宇宙中一切現象，都是由古宇宙中演變蛻化而來，無形中自有其無時或已的力量，依照着一定的軌道而演進。因此我們對於古地理的研究，實有莫大的價值和迫切的需要。

或說：我國古地理記載只偏重在人文的一方面，研究了它，對於自然科學沒有什麼幫助。話不是這樣說的，我們正可以從這方面去追求古地理的真蹟。並且研究歷史上的人文地理，也正可以探討人類生活與自然力二者互相影響而產生的因果關係。

近兩年來，個人很覺得非樸學不足以建立穩固的理論的基礎，所以這次不辭艱巨來幹這項工作。但是自己心裏實在是憂慮得很，因為恐怕把這樣一個重要工作弄成一種無價值的表現，浪費自己的光陰和腦力事小，遺

誤他人事大。因此特地把本人的工作情形和所發生的疑難，報告出來，敬請國內外與禹貢學會諸先進長者予以指導和糾正。

(一) 工作情形

筆者此項工作開始於本年二月杪，起首搜集參考資料，所得的結果，僅有下列十餘種。

- 1 光緒丙午重校觀海堂本楊氏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
- 2 同治二年湖北撫署初刊本皇朝中外一統輿圖
- 3 北平民社影印內府地圖
- 4 故宮博物院清乾隆內府輿圖
- 5 日本箭內互東洋讀史地圖
- 6 日本雄山閣東洋讀史地圖
- 7 日本重野安繹支那疆域沿革圖
- 8 商務印書館歷代疆域形勢圖
- 9 新學會社周氏東洋歷史地圖
- 10 蘇甲榮氏中國地理沿革圖
- 11 亞新地學社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 12 申報館新地圖
- 13 光緒廿七年圖書集成局鉛印版讀史方輿紀要

14 同治十年金陵刊李氏五種

15 嘉慶七年聚文堂刊蔡九霞增輯本廣輿記

16 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全校水經注與十四年無錫薛氏桀

全校水經注

17 道光二十九年增刊本輿地紀勝

18 嘉慶八年刊本寰宇記

19 光緒三十四年京師聚珍本問影樓輿地叢書

這十餘種資料，實在是貧乏得很，尤以對於滿族未曾入關以前的滿洲記載更爲鳳毛麟角。幾處普通的地名，各書的記載都差不多。雖以楊氏沿革圖素執吾國歷史地圖之牛耳者，亦嫌其太簡略，像圖倫城，咕將，扎喀關，嗎哈丹等地方，在他的圖上都找不出的。

(二) 繪製中的問題

搜集了參考資料以後，就要計劃繪製的問題。於是決定：

1 採用圓錐投影 (Polyconic Projection) 中的蘭普脫投影 (Lambert's Projection) 與亞爾勃斯 (Albers) 二種投影選擇應用，較小的地域用蘭氏投影法，較大的則用亞氏投影法。

2 圖幅的大小與縮尺的大小均以該項史實所需要者為標準。但是內容的詳簡却不能以圖幅和縮尺的大小為準則，應以史實的要求為標準。

3 所用史實名詞的符號，均須畫歸一律，以免在整個時期內變更太多而損失他的代表效力，至於圖幅的色彩，除水陸分別等必需之區別外，其他以不着色為原則。但為史實清醒起見，可用各色的史實線以資分別。這三個不打緊的問題雖解決了，然而另外幾個緊要的問題，則「非同小可」。

第一，在繪歷史地圖時還是以站在現代的立場去觀察古代的史實來繪製呢？還是站在古代的立場來溶合現代的需要來繪製呢？這個問題就本人的私見，應以史實為主體，然後加以客觀的選擇為標準。像努爾哈赤的征服建州扈倫諸部的史實，好像無補於國計民生，可不必要，但是以研究史實的要求看來，實在非常重要，非要有一個史實地圖以證確其地位觀念不可。

第二，在繪地貌時，是否應該同一樣站在那個時代立場來動手呢？不錯！應當站在當時代動手，像繪明末清初時的黃河流域圖，絕不能把牠繪在山東北部出口。這是人所盡知的。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看來，古籍中的

錯誤很多，我們今日已知道了它的錯誤自然不能將錯就錯的敷衍了。像義州衛本在大凌河的西南岸，而楊圖與胡圖都畫在東北岸，這種錯誤自是很多。

第三，古代城市都邑在歷史上曾佔有極重要的位置，而在今世淹沒無聞的亦累見不鮮，像朱仙鎮就是一個例子。至於古代都邑的名詞與今世常是不同，像清代的承德縣就不是今日察哈爾的首縣那個承德了。再有古今地名相同，而今古不是一地，這種多半由地理環境的便適而遷移治地的，像今之普安非明之普安州等，更是不勝枚舉。

這三個問題，是非經過長時期作多方面的考證不可。但是個人能力實在有限，將來稍有成績之時，即當公之於世，敬請諸先進不吝指教。

(三) 擬定圖幅

歷史地圖的圖幅，既須所含的史實適當，又須所包的地域相合，在此二條件之下又不能使整個史實分成數幅，而使其史實發生分化的煩瑣。因此常有一圖隨史實的連續，而延長其所包含的時間，實不得已也。再有一朝代之中，史籍所載大小事項，非盡可以各圖表現之，當然要簡而賅，在不失可資查考的可能範圍內，對於極

小史實概予從略。現在將已經擬定的各圖分列於下。

- 1 明末滿洲形勢圖（增女真遷徙線）
- 2 努爾哈赤征服滿洲諸部圖（增復仇之役）
- 3 明清戰爭圖一
 - a 撫順清河之役
 - b 楊鎬四路喪師
 - c 遼瀋之役
- 4 明清戰爭圖二
 - a 廣寧，寧遠，寧錦之役
 - b 畿輔之戰
 - c 大小凌河之役
- 5 明清戰爭圖三
 - a 熊廷弼與袁崇煥之經略遼東
 - b 朝鮮之征
 - c 入主中原
- 6 明末流寇圖
- 7 南明圖
- 8 鄭成功與張煌言之割據圖
- 9 收封外藩圖
- 10 平定三藩圖
- 11 中俄邊境史料圖（雅克薩，尼布楚，恰克圖各次之交涉）
- 12 征服準部回部圖（增左宗棠二次平回圖）
- 13 平定貴州西藏四川圖
- 14 征緬圖

- 15 教匪與捻匪之亂圖
- 16 鴉片之戰圖
- 17 太平天國圖
- 19 中法之戰與英滅緬甸圖
- 20 中日之戰圖
- 21 「八國聯軍」之役與割地租地通商圖
- 22 日俄之戰圖
- 23 清代最大版圖圖
- 24 最初全國地圖之完成圖
- 25 清代學者及名人分布圖

（四）尾聲

禹貢上面已經發表了好幾位先生討論歷史地圖的意見，本人亦甚贊同吳志順先生的意思，對於今古二圖合套實在是諸多不便，將來或者可作古今地名對照表以資補救。最後應增帶補說一句的，就是現在我們已經完成前面所列的一，三，六，七，十，五個草圖，同時個人為檢閱方便起見，又製了一個清乾隆內府輿圖索引圖，擬在下次繼續報告諸位，請予指正。

二十五年，四，二十三日於開封。

（倘有不吝賜教者，請直接通函開封河南大學蔡賢傑收）

法人對於東北的研究

(譯自滿蒙第十四卷第十一號)

度哈特 Du Halde 著之中華帝國鞑靼全誌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Paris, 1735.) 卷首附有部耳基隆 Bourguignon d'Anville 的「滿洲地圖」。當時法人僅知「滿洲」為魚皮鞑靼國，而圖中城邑河川，皆未能用科學方法測繪。然康熙中葉，天主教所派之宣教師雷孝思等，為清廷繪製帝國全圖，其所獻呈之皇輿全覽圖之原稿，即根據部耳基隆之地圖也。此圖現為大連圖書館所藏，為日本珍藏之希品，輾轉得自北京意大利使館隨員羅斯君。彼駐華三十年間，因蒐集關係中國古今地圖而購入者也。此外得美拉 De Maille 著之中國通史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Paris) 卷首亦有一七九九年刻之「中華鞑靼全圖」，大致相似。最近奉天圖書館亦搜得此類古圖多種，武勒基 Teleki 氏搜集此種「滿洲」地圖，刊行日本古地圖集

日本田口稔著

劉選民譯

(Atlas zur Geschichte de Kartographie de Japanischen 1909) 可供參考也。

「滿洲」近代地圖之繪製，一八九八始由法國地理班繪出百萬分之一之亞細亞地圖 (Service géographique de l'Armée-Asie, 1:1,000,000)，圖中附有奉天之一部，及齊齊哈爾之全部，為日俄戰爭前最精確之地圖。此外尚有俄國參謀本部製之滿洲及朝鮮地圖 (Mandchourie et Corée de Kharbine a Seoul de Port-Arthura Vladivostok Paris 1904) 經法人譯出。是時各種學術，日益進步，遂由布勒奇 Blache 及維道 Vidal 二氏繪製浩大的世界地圖 (Histoire et Géographie Atlas Generale, Paris)。惟關於「滿洲」部分，不盡滿意，故適從巴黎大學講座引退之權威黎司安及加羅亞氏正從事改訂此方面之地圖也。

法文稱「滿洲」為 Mandchourie. 或 Mantchourie, 皆地名，其詮譯可參考馬得布倫 Mallet Brun 之世界地誌 (一八八二年刊行)，厄黎司 Elisee Reclus 之世界地誌第七卷

「東部亞細亞」(二二三頁至二四八頁)，德民緒 A. Demangeon 之地理學辭典等書。

人文地理學泰斗布崙齊司 Jean Brunhes, 之人文地理名著，引起一般對「滿洲」之注意。一九一一年六月吉林大火，「滿洲」驢馬損失甚鉅，「滿洲」於世界內乃以馬爲主要家畜之地帶，蓋以其地產大豆也。丹尼里 Denny 因布崙齊司之聯想，乃著有亞細亞人口之過剩 (Foules d'Asie, Paris, 1930) 一書，中有關於「滿洲」一章。此章以最近中國人移民「滿洲」爲主體，皆爲著者實地調查之成績；並論及中日對「滿洲」植民政策之問題。此書各章曾在巴黎地理學年報揭載。

較新穎與科學化之研究，厥爲西溫 Sion 氏之貿易風帶之亞細亞 (Asie des Moussons, Paris, 1928, P. 32)，其中第五章第四節詳論「滿洲」，此節爲蒙比利大學司昂教授所執筆。彼在布崙齊司及加羅亞等監修之下，製成世界地理大系第九卷第一冊。該書著者敘述「滿洲」經濟發達之迅速，並於「滿洲」經濟地圖上插入「北滿」鐵路與「南滿」鐵路經濟引力界限線，頗堪注意者也。此外，關於地理學方面，尙有俾奧特 Biot 之中華帝國都郡地名辭典

Dictionnaire des Noms anciens et Modernes de Ville et Arrondissements dans l'Empire Chinois. Paris 1842).

關於遊記方面，最早爲中華帝國雜誌第四卷所收之南懷仁遊記。彼著有著名的坤輿全圖(康熙十三年刊)，靈臺儀象圖及坤輿圖說數種。南懷仁曾於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四日)隨從康熙自北京至奉天吉林等地。

美利沙龍 Maillly-Chalon 之滿洲紀行 (Un Voyage en Mandchourie, 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Geographie 1885) 於一八八五年刊行。其後，陸軍大尉恩塞米 Enselme 於日俄戰前(一九〇三)亦著有滿洲紀行 (A Travers la Mandchourie, Paris)，著者考察中東路地域之情形，並記述當時大連商埠之景况。又奧比 Anbe 下尉於一九〇一年九月調查「南滿洲」，並有紀錄 (Excursion dans le Sud de la Mandchourie en Septembre) 於一九〇三年出版。沙利 Salle 之滿洲 (Mandchourie 1903)，普寧 Pruneau 之關於滿洲之研究 (Etude Sur la Mandchourie 1903)，羅斯尼 Rosny 之關於滿洲之研究 (Etude Sur la Mandchourie)，厄甸 Heurtean 之日本，直隸及滿洲之煤礦

(Les Charbons du Japon, du Petchili et de la Mandchourie, Notes de Voyage. 1904) 等書相繼刊行。此外可參攷勒克力廓 Leclercq 之黃色人種之日本中國滿洲諸國 (Chez les Jounes, Japon, Chine, Mandchourie, Paris. 1910), 及馬德羅路 Madrolle 之滿洲蒙古及俄領沿海州 (Mantchourie, Mongolie, Provence Maritime russe, Paris 1911). 等書。

法人翻譯別國研究東北之書籍頗多，茲列舉一二，從英文譯爲法文者有金尼 Kinney 之現代滿洲與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La Mandchourie moderne et la Compagnie du Chemin de Fes Sud Mandchourien. Paris 1928) 拙著之滿洲支那人居住地之地名研究 (Les Noms des Lieux habités par les Chinois en Mandchourie. Paris 1931.)，林治 Lynch 之帝國之前途 (The Path of the Empire) 譯爲日俄垂涎之朝鮮中國及滿洲 (Carée, Chine et Mandchourie: les Convoitises russes et Japonaises, Paris 1901)。至於編者不明者有一九二二年巴黎出版之滿洲與日本 (La Mandchourie et la Japon), 前半部通論「滿洲」之概況，後半部論法國與「滿洲」之

將來。

關於「滿洲」地質的研究，俄國及各國，多有用法文發表者，即如一八九八年滿洲的地質學研究 (Travaux sur la Geologie de la Mantchourie, by Anert), 一文登載於巴黎地理學年報 (Résumés dans Annales de Geogr., VII, 1898, pp. 436-440, XIV, 1905, pp. 253-254.)。一九〇五年法國亞細亞會報載有滿洲之地質 (Geologie de la Mandchourie.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Juillet 1905)。又一九三一年秋，法國開世界地理學會會議，安納 Anert 發表「滿洲」之氣候，說明其特質及對植物之影響（見一九三一年巴黎世界地理會報告書第二卷第一冊，三五二頁至三五六頁。一九三三年巴黎出版）。此外布丹諾維治 Bogdanovitch 之遼東半島南端之地質及其金礦藏之概說 (Description geologique de l'Extremite sud de la Presquille de Liao-toung et ses Gisements-d'Or., Mineralogien Gesell., XX 1900); 布勒司奇尼德 Bretschneider 之南滿洲之地質調查 (Travaux geologique sur la Mantchourie Meridionale, Resumes dans le Geographie II, 1900 pp 401-407) 等皆已爲法國學者所熟知者也。

關於「滿洲」種族之人類學研究，首見於丹尼克 Deniker 之世界之人種及住民 (Les Races et les Peuples de la Terre. P455) 中之一節，繼見於海頓 Haddon 之人種及其地理之分佈 (Les Races humaines et leur Répartition Géographique P. 480)；然吾人尙未聞法人有專書之著述也。

以考古學負有盛名之沙畹 Chavannes 氏，足跡遍踏「滿洲」，著有「滿洲及中國北部之考古學旅行」(Voyage archéologique dans la Mandchourie et dans les Chine Septentrionale) 一文，掲載於法國亞細亞學會出版之通報 (Young Pao, 1908, pp. 508-528)。沙畹氏於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巴黎出發，經西伯利亞，四月十四日抵奉天，二十三日自奉天出發，訪與京東北十華里之清陵，經通化至鴨綠江畔，在通溝地方發見好大王碑，乃至安東乘輕便鐵道返奉天。遂將好大王碑及將軍碑之研究，發表於一九〇八年五月號之通報曰高句麗時代之朝鮮古代王國諸碑 (Les Monuments de l'ancien Royaume Corée de Kao-Keou-li. Young Pao 1908 pp. 236-265)。附有照片十七張，拓本五張。此外尙著有中國北部考

古學圖譜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1900)，內有照片凡一千零七十九張，其中第七百七十九號至八百十四號乃關於「滿洲」者也。

關於「滿洲」之論文，尙有沙畹之在契丹及女真國之中國旅行者 (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Joutchen. Journal Asiatique. 1897. pp. 377-442, 198. M. 361-439) 載於亞細亞學報。高第 Cordier 之厄道活沙畹傳 (Edouard Chavannes ibid. 1918. pp. 197-218; Melanges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orientales. Tome IV. pp. 223-272. Paris 1923)。基麥 Guimet 博物館考古學報第一冊，載有伯希和 Pelliot 之厄道活沙畹小史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Salle Edouard Chavannes. 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Musée Guimet. Fascicule I-Paris 1921)，附有諸家評傳；日本方面，東洋文庫載有故沙畹博士紀念展觀書目，附沙畹博士小傳 (昭和三年一月)。

以法文發表之論文，則有鳥居龍藏之南滿洲史前民族之考古學及土俗的研究 (Torii, Etudes archéo-

logiques et ethnologiques. Populations préhistorique de la Mandchourie Méridion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Tokyo Imp. Univ. Vol. XXXVI, Article 8. Tokyo, 1915) 及克拉普洛特 Klaproth 之滿洲族之起源 (Notice sur l'origine de la Nation des Mandchoux)。

「滿洲」文之研究，法人實啟其端。其所研究之東洋學，大部側重語言學，文學，史學方面，或顏之曰「滿洲學」(Manchology)。西歐研究滿文之發達，以滿文辭典之編纂為濫觴。最初研究滿文者為張誠 Gerbillon 1654-1707。於一六八七年被耶穌教派至中國傳道，遂得致力研究滿文，著有滿洲語入門 (Elementa linguae tartarico mantchuricae Thevenot-Rel. de div. voy. Vol. II, p. 34, Paris. 1696.) 以意文寫成。伯希和氏對書中論南懷仁著述一節，頗懷疑之，曾於通報上撰文論及 (Pelliot, Le véritable auteur des "Elementa linguae tartaricae" - Toung Pao Vol. XXI, 1922 P. 367)。關於此點，可參攷哲赫 Jaegher 在通報發表之滿洲語初步之著者南懷仁師 (Le Père Verbiest, auteur de la Première

Grammaire Mandchoue. Young Pao. Vol. XXII, No. 3 1923)。

錢德明 Amiot 1718-1793 於一七四〇年 (乾隆四年) 被派至中國，遂學習中文與滿文，頗得高宗之寵任。關於滿文之研究，彼實堪稱為開山祖師，在「滿洲」語學上可大書特書者也。彼於一七七〇年翻譯高宗之盛京賦 (Ville de Moukden, Paris, 1770)，一七八七年出版滿洲語文法 (Grammaire Tartaric-Manchou. Paris. 1787)，繼之者為滿法辭典 (Dictionnaire Tartare Manchou Français, Paris 1789-1790) 之巨著，第一二冊為一七八九年出版，第三冊則於一七九〇年於巴黎出版，繼又翻譯一七五〇年刻之清文彙書，其後一七九二年翻譯滿洲語的讚歌 (Hyme tartare Manchou, Chante a l'occasion de la Conquete du Kintchouen, Paris, 1792)。

蘭格斯 Langles 1763-1824 初研亞拉伯，繼轉向研究中亞細亞，終致力研究「滿洲」。彼學為士院會員，皇室文庫之東洋文書部主任及巴黎東方現代語學校之創立者。彼因出版錢德明著作之關係及在滿法辭典卷首作鞑靼滿洲字母論 (Alphabet Tartare Manchou.)，因而著

有國民圖書館所藏滿洲語鈔本二種 (Sur deux MS. Mandchoux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972-97)。蘭氏之韃靼滿洲字母論爲一七八七年滿法辭典初版之序文。三版時則改稱爲滿洲語字母論 (Alphabet Mandchou, Paris 1807)，增補「滿洲」人之起源，發達及文學等篇，並對克拉普洛特 Klaproth 之李安蒂夫自俄文譯出關於滿洲文學之文字 (Lettres sur la littérature mandchoue, traduites du Russe de M.A.I. Leontiev. Paris et 1815) 一書加以批評。蘭氏之字母論爲最早以活字版印刷滿文者，不可不紀也。此外一七九〇年著有滿洲語之辭書一文法並會話 (Prospectus du Dictionnaire, des Grammaires et Dialogues Tartare-Mandchoux. Paris et Strasbourg, 1790) 及皇室文庫所藏滿文典籍考 (Notice des Livres Tartars Mandchoux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等書。

克拉普洛特 Klaproth 1783-1835 生於德國，爲俄國駐華公使加羅夫金之隨員，習中文，蒙古文，編有俄國學士院所藏漢滿圖書館目錄。一八一五年後寓於巴黎，埋頭研究亞細亞言語學，除以德文發表柏林皇家

文庫所藏漢滿圖書目錄，又以法文發表滿洲文選 (Chrestomatie Mandchou ou Recueil de Textes Mandchou destine aux personnes qui veulent Soccuper de l'etude de cette langue. Paris 1828)，繼於亞細亞雜考第三卷發表滿洲文學論，(Lettres sur la Littérature Mandchoue. Memoire relatifs à l'Asie. T. III. Paris 1826) 一文，對於錢德明編，蘭格斯刊行之滿法辭典，蘭格斯之滿洲字母論，蘭格斯抄譯之滿洲典禮考皆加以論評；並在此書第一卷內，譯出滿文之長白山攀登記 (Voyage a la Montagne Blanche trad. Par Klaproth. Memoire relatifs a l'Asie T. I. Paris 1826)。高第 Cordier 著有克拉普洛特傳評，載於東洋之歷史並地理研究雜纂第四卷中，德國東洋學者克拉普洛特 (Un Orientaliste allemand Jules Klaproth. Melanges d'Histoire et de Geographie orientales T. IV. Paris, 1923)。高第氏爲十九世紀前半期舉世屬望之東洋學者，而對克拉普洛特備極推崇，蓋以其質量俱優也。此外蘭德勒斯 Landresse 編之故克拉普洛特氏藏書目錄 (Catalogue des Livres Composant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 Klaproth.)，摩蘭多夫 Mollend-

off 之滿洲文學小論 (Essay on Manchu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IV Shanghai 1896 P. 1) 中，對克拉普洛特及蘭格斯二氏皆有評論。

黎美沙 Rémusat 1788-1832 巴黎人。少習華文，曾協助克拉普洛特組織亞細亞學會，克氏歿後，即繼之為皇室文庫之東洋文書部主任。黎氏學識湛深，不在克氏之下，為法國有數之東洋學者。首以塞外民族言語考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ou Memoire sur differents points de la grammaire et de la litterature des Mandchous, des Onigours et des Tibetains. Paris, 1820) 一書著名。是書第一章論韃靼之語源及研究日本與朝鮮語，第四章論「滿洲」語之綴字法，文法及語源；此外編漢滿語學及文學講義 (Programme du Cours Langue et de Litterature. Chinoise et de Tartare Mandchoue, Paris 1815)。黎氏著之沙曼教考 (Observation sur la Samancenne. Melanges posthumes d'Histoire et de Litterature Orientales, Paris, 1843) 序文論及滿族之宗教，並附有哈里斯 Harlez 之東部韃靼民族滿洲人及蒙古人之

宗教 (La Religion nationale de Tartares orientaux: Mandchous et Mongols Bruxelles. 1887.)。高第氏曾撰黎美沙氏傳略，(Abel Rémusat Americaniste Journal de la Soc. des Americanistes de Paris, No. 8, 1899, pp. 2967) 及目錄學者黎美沙氏一文 (Abel Rémusat, Bibliographie. YOUNG Pao I Serie II. Vol. III 1902pp. 109-118)。

哈里斯 Harlez 1832-1899，通滿文及華語，著有滿洲語文法佳句語彙便覽 (Manuel de la Langue Mandchoue, Grammaire, hnthologie et Lexique. Paris 1884)。及滿洲語文法 (Grammaire Mandchoue. Actes de la Societe Philologie T. XIV 1884) 二書。高第為其撰小史，見通報中，(Mgr. De Harlez. YOUNG Pao. Vol. X 1899. p. 487.)
加貝蘭茲 Gabelentz (德國政治家及言語學家) 著有法文之滿洲語文法綱要 (Elementens de la Grammaire Mandchoue Altenbourg. 1832)，羅治特 Rochet 著有滿洲語及蒙古語之格言及俚諺 (Sentences, Maximes et Proverbes Mantchoux et Mongols, accompagnes d'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des Alphabets et d'un Vocabulaire de touses Mot contenus dans le Texte de ces deux Langues, Paris 1875.)。俄人坡次俾夫 Pozdnhev. 著有俄法蒙古中國滿洲語對譯辭典 (Mongolsko-kitaisko Manhjurski Slovar v russko fransuzskome petrvoe. Vladivostok, 1901)。亞當 Adam 著有滿洲語文法 (Grammaire de la Langue Mandchous Paris, 1873)及通古斯語文法 (Grammaire de la Langue tounngouse, Paris 1874)。丹尼 Deny 著有土耳其語蒙古語通古斯語 (Langues turques, Languesmongoles et langues tounngouzes. Les Langues de Monde, Paris 1928)。德佛利亞 Deveria 著有宴臺碑考 (Hixam en de la Stele de Yentai, 1882)。哈里斯 Harlez 著有女真與滿族之起源及言語 (Nin-Tchi et Madchoue, Rapports d'Origine et de Langue. Paris. 1888)。古俾 Grube (德人) 著有女真語及女真文字劄記 (Note préliminaire sur la Langue et l'Écriture Jau-tchen. Young Pao. Vol V. 1894. P 335.)。以上各書皆為歐西學者對滿文之研究，在學術界上頗受重視也。

關於法人「滿洲」歷史之專門研究，高第氏之漢學

文獻目錄 (Bibliotheca Sinica) 已網羅不少專書之著作。首為哈里斯 Harlez 之金帝國之歷史 (Histoire de l'Empire de Kin, ou Empire d'Or, Aisin Gur-un-I Suduri Bithe. trad. par C. de Harlz. Louvain, 1887)。記述愛新覺羅 事蹟甚詳。繼之者為德基尼斯 Deginnes 之匈奴土耳其蒙古及其他西部韃靼諸族通史 (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de Turcs, de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Paris, 1758. Tome 1 M. 74, 75, 131.)。第一卷叙滿族之征服中國及女真族之起源，此書為法人研究西域史最有價值之貢獻也。

馮秉正 Mailla, Joseph-Anne-Marie Moyriac 1669-1748 之中國通史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ome II, Paris, 1780) 巨著尤應特別介紹，是書第十一卷詳叙滿族活動史實，凡六百頁。馮秉正法國天主教教士，一千七百年左右來華，通中國及「滿洲」語。譯通鑑綱目為法文，並增補清朝初期史實，共十三卷。自一七七七年至一八三年始竣事，刊行於巴黎。此外高黎錫 Grousset 之極東史 (Histoire de l'Extreme-Orient. Tome 2. Paris 1929 P. 522) 第二卷亦

有關於清朝之記述。

又奧國教士衛匡國 Martini 以拉丁文著之中國韃靼戰史 (Historia de bello Tartarico) 被譯爲法文 (Histoire de la Guerre des Tartares, Contre la Chine. Paris. 1654)。衛匡國於一六四三赴華，終於杭州，是書爲明朝對女真之征戰史。法文譯本一六六七年在里昂出版，見惜美度 Semedo 的中國通史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 Lyon, 1667.) 內。

對於政治外交史亦有諸種研究，首爲高第之中國與列強交涉通史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 Pays Etrangers. Tome 4. Paris 1921.) 第四卷及中西交涉史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Partie 2, Paris, 1902. pp. 361-364) 記大連灣及旅順的中俄交涉經過。高第在通報第二冊第三卷撰有關於滿洲的中俄條約 (Le Traite Russo-Chinois sur la Mandchourie. Young Pao Serie II Vol. 3 1962 P119.) 一文。

維佐 Weeger 的中國政治史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Chine, depuis l'Origine, jusqu'en 1912. Tome 2 Sienhsien

(Chine) 1923. 2me edition)，自中國古代以迄民國時期 (1913) 爲編年體，頗便於覽閱。關於「滿洲」方面見第二卷頁一百七十七。

此外摩蘭 Morant 的中國的治外法權與列強的權益 (Exterritorialite et Intserets Etrangers en Chine. Paris 1925, pp. 299, 319.) 斯科沙 Sforza 的中國之言謎 (L'Enigme Chinoise. Paris 1928 P. 146)，第十九章論日本對華及「滿洲」之新政策。何顯 Hoschien 的從一八七一年至現在之中日外交關係 (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Chine et le Japon de 1921 a nos Jours. Paris, 1921, pp. 103-146, 238)，第二部以「滿洲」爲主題。日本外務省聯盟準備委員會編之日本對滿蒙之關係 (Les Relations du Japon avec la Mandchourie et la Mongolie. Document B. Tokyo 1932)，駐巴黎之滿鐵特派員坂本直道氏著有滿洲事變 (Skamoto, L'affaire de Manchourie Paris, 1931) 在歐洲宣傳「滿洲事件」。利威 Levy 的滿洲誰屬 (A Quila Mandchourie. Paris. 1932) 及孟翰如最近出版之日本在滿洲之法律地位 (Position juridique, du Japon la Mandchourie. Paris 1933)。以上諸書皆有參攷之價值

也。

「滿洲」之原野，嘗爲日本與中俄兩次交戰之舞臺，法人著之中國史及中國外交史，對之記述甚多。關於中日戰爭方面，馬斯皮羅 *Maspero* 著之中國 (*La Chine*. Paris. 1918 p. 253) 第八章，及德里阿烏特 *Driant* 之極東問題 (*Le Question d'Extreme Orient*. Paris 1908. P. 285) 之第三章皆記中日之戰也。關於戰圖，一八九七年巴黎出版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日清戰爭地圖 (*La Guerre Sino japonaise au Point de Vu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1896). 爲陸軍大尉蘇維治 *Sauvage* 所編，製有七圖，內分鴨綠江方面，海城，牛莊，營口，金州，旅順方面等。

關於日俄之戰，法國陸軍部方面極爲注意，研究兩國參謀部之戰略，編有日俄戰爭 (*Guerre Russo-Japonaise*, 1904-1905. *Historique redige a l'Etat-Major general de l'Armée Russe*. Paris. 1914). 及法國參謀本部第二課指導之下，於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翻譯俄國參謀部出版之日俄戰爭 *Guerre Russo-japonaise*. Atlas 1:84.000. O. trad. *Etat-Major de l'Armée*. 2me Bureau. Paris

1911-1912). 並譯有戰局地圖種。馬斯皮羅之中國一書，第三〇五頁亦有日俄之戰一章。德里河烏特之極東問題第九章亦有關於日俄之戰者。又馬廷龍 *Matignon* 之龍國的十年 (*J. Dix Ans aux Pays du Dragon*. Paris 1910)，中插入奉天之戰一段。單行本有高當尼 *Cordonnier* 的在滿洲里的日本人 (*Les Japonais en Mandchourie*. Paris)，書末附有戰爭地圖九頁。此外布札 *Bujac* 大佐的日俄戰爭 (*Precis de quelques Compagnes contemporaines*. VI,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Paris 1908)。德魯馬斯 *Delmas* 少佐的日俄戰爭叢談 (*Les Enseignement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Paris 1905)。厄斯哥魯 *Hiscalle* 中尉的日俄戰役略史 (*Histoire abregée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Auxerre, 1908)。當彌特 *Donneat* 的日俄戰史 (*Histoire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或一九〇四年法國參謀本部第二課的報告日本軍 (*Etat-Major de l'Armée-l'armée Japonaise*. Paris, 1904)等書是也。

零篇隨筆則有巴當魯特 *Bardonnout* 的日俄戰爭研究——自鴨綠江至朝陽 (*Études sur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Du Yalou à Liao - yang. Paris 1908. Revue Militaire generale.)、葛里斯 Coutris 的從旅順至對馬 (De Port-Arthur à T'sou-Chima; Enseignements de la dernière Guerre navale. Paris 1977)、謝米諾夫 Semenov 譯自俄文的旅順的艦隊 (L'Escadre de Port - Arthur Rasplata. trad. Rar Balincourt.)、加羅安 Caron 中尉的前進中的步兵隊 (L'Infanterie dans le mouvement en avant, Étude des principes du Règlement du 3 Decembre 1904 Comparés avec les Enseignement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Paris 1906)櫻井忠溫的銃後 (Sakurai-Tyusil en Main. Jugo. trad. par Balincourt)及肉彈 (Mitraille humaine. Nikundan. trad. Par Balincourt. Paris 3 ed. 1913). 的法文譯本等篇。

關於各地戰爭詳情，有譯自俄文之日俄戰役演講集 (Comptes rendus public Par le 'Rouskii Invalid' de Conférences sur la Guerre Russo - Japonaise faites a l'Academie d'Etat-Major Nicolas. traduit du Russe. Paris 1906) 第一冊，日俄戰爭之原因及其發軔；第二冊，瓦房溝之戰與遼陽大戰期間，一九〇四年夏季在「南滿洲」

山脈之軍事行動；第三冊遼陽大戰之前夕；第四冊遼陽大戰；第五冊十月之間沙河之役；第六冊一九〇五年一月之營口襲擊；第七冊第二軍團總役中，米斯前科將軍之組織別動隊；第八冊，奉天會戰，第九冊旅順之戰。此外尚有捨刺丹 Cheradame之世界與日俄之戰 (Le Monde et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Paris 1907)、產諾恩 Chanoine 少將之日本與俄國戰爭之結果 (Le Japon et les Suite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Paris 1907)、阿服 Avor 之日俄戰爭之結果 (東洋之再起) (Consequence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ou le Reveil de l'Orient Toulouse. 1904) 等篇。又從政治上研究之論文，則有逢謨 Bon 在蒙比利大學法學部之學位論文日俄之爭與局外中立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et la Neutralite Montpellier, 1909) 及卡里 Carre 中尉之日俄戰爭之局外中立事件 (Le Incidents de Neutralite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Etud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1907) 皆饒有興味者也。

專攻「滿洲」之鐵路問題者不多，大體皆為研究中國全部者，首為察里龍 Charignan 之中國之鐵道及其發展 (Les Chemins de Fer Chinois; Up Programme pour leur

Developement. Paris 1914). 第一章爲「滿洲」之鐵道，分論中東鐵路，吉長鐵路，南滿鐵路，安奉線等項；第二章記京奉鐵路；本書多附有漢名，頗爲便利也。其次爲羅布拉野 Louboulaye 之中國之鐵道 (Les Chemins de Fer de Chine. Paris 1911)。前篇之楊子江以北之鐵道，首段論中東，南滿，安奉，吉長，京奉諸鐵路。拉烟德 Raimbre 之中國鐵路 (Les Chemins de Fer Chinois; Contrats ethnico-logicque. Pékin 1920.)，僅略論開原，海龍，吉林，長春，洮南洮熱諸線及滿蒙借款四鐵路之假條約。研究中東鐵路之專書有中國人黃昌信著之中國之中東鐵路問題 (Houang Tchang sin, Le Probleme du Chemins de Fer Chinois de l'Est. Paris)，凡四百五十頁。從俄人之侵入遠東致與日本衝突說起，詳論該路局之機構，權益，制度等。此外尚有中東鐵路 (Le Chemin de Fer de l'Est Chinois, Pekin 1932) 及金尼 Kinney 之現代滿洲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La Mandchourie Moderne et la Compagnie du Chemin de Fer Sud Mandchourien. Paris. 1928) 等書可供參攷。

最後，略論法國研究「滿洲」之機關。予於上文「滿

洲」語研究一項列舉十七八世紀之「滿洲」語學者，當時人材迭出不窮，例如東洋現代語學校創立之際，由蘭格斯担任波斯，「滿洲」，馬來語之講座。一八一五年黎美沙氏主持韃靼「滿洲」語之講座。其後則主持乏人。伯希和教授（註釋成吉思汗傳之蒙古語），但未聞編有關係「滿洲」之講義。東方現代語學校古拉尼教授担任遠東地理，惟未精通華文，貢獻不多。伯希和與馬斯皮羅二氏担任關於中國，蒙古，西域之講座。在巴黎大學設漢學研究所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高等研究院 Ecole des hautes Etudes，由伯希和氏担任漢學講座。東方現代語學校設中國一科，里昂設立漢學研究所。對漢學研究之熱烈，可見一斑。惟研究「滿洲學」之機關全無，尤以往年中法之外交關係，日俄戰役及最近國聯來「滿」調查諸大事件所刺激，但未聞法人對「滿洲」特別對注意也。

予曾參觀巴黎之國民圖書館，內藏關於「滿洲」及滿文者約六十種，關於日俄之戰者極多，該館目錄第三百八十八冊至三百九十九冊內皆是，惜未追抄錄。手鈔本之特別藏書室內有滿文鈔本甚夥，滿文譯之金瓶梅亦

在其內。又地圖在特別保藏室藏有「滿洲」各種地圖，予於倉促間未能抄錄，誠屬遺憾。其次巴黎之亞細亞協會設有完備之圖書室，亦有關於「滿洲」之書籍多種，最足注意者為沙巴羅夫之滿洲語文法，英國陸軍部出版之滿洲地圖及波馬之 *Un'Antica Carte Manciu* 等。東方現代語學校之圖書館分為「滿洲」文圖書與「滿洲」語

研究圖書，各約五十五種。
伯希和主編之通報及佛蘭氏主編之亞細亞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亞細亞協會之機關雜誌) 皆為研究東洋之刊物，于「滿洲」尤多論著；其他政治經濟之雜誌多有零篇登載，然以散見各處，不及備述也。

西北嚮導

第二十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導言：
一面交涉一面進攻

論著：
從漢將軍李廣的事蹟來檢討今日的西北國防……………關正士
東變前夕之晉綏處境……………王飛
綏遠不可棄！……………凌長風
陝西省之田賦積弊如何改革？……………趙似治
西北知識講話(二十二)……………從天生
譯文：
日能抵抗各國之經濟制裁耶？……………玉藩譯
社會調查：
陝西洵陽縣社會概況
文藝：
出山……………喻寬
漫畫：
西北歌謠漫畫……………毛志義
西北十日……………

定價 每册零售三分預定全年三十六册連郵一元
總代售處：西安南院門大東書局

地質論評

第一卷 第五期 要目

地質調查的合作辦法……………謝家榮
對於葛利華氏脈動學說之我見……………田奇瓊
土壤調查及土壤圖之製法……………周昌鑾
水成岩之接觸變質……………程裕淇
電力探礦在當塗鐵礦之初步試驗……………丁毅
書評十則
地質界消息

每年六期預定連郵二元零售每册四角
發行部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或南京珠江路九四二號地質圖書館
代售處上海大公報代辦處

道 路

號一第 卷二十五第

錄 目

版出日五十月一十年五十二國民

道路協會策進三項運動之建議書	雷寶華
各方復函熱烈贊助策進自製汽車及車胎	唐應麟
陝西新興之運輸工具(附圖)後	岑士麟
汽車進化年記	王際憲
汽車運輸	張九案
解決中國液體燃料問題之正當途徑	張九案
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第一次常會決議案	張九案
湖南公路局已成路線概況	張九案
察哈爾二十五年公路計劃	張九案
冀省實行監犯修路	張九案
滇黔公路舉行通車	張九案
皖省積極修築公路	張九案
皖省積極修築公路	張九案
長沙市區新開四大馬路	張九案

定隴公路勘測之經過	三則
贛江中正大橋工程進展迅速	三則
寶蘭及寶成路線	三則
陝北各公路限年底一律完成	三則
川陝公路通車聯運合約	三則
簡石鐵路全綫通車	三則
民生汽車裝裝與遊覽常熱(附圖)	三則
【雜俎】	三則
京杭國道線上之湯山	三則
雲南各地名勝一瞥	三則
近人遊詩	三則
【卷首插圖】	三則
西荆公路之橋梁	三則
西漢路開鑿山腰而成路基	三則
貴州之交通	三則
本會會員玉照	三則

元二內國册十年全角二册每售另
社刊月路道所行發輯編
號十七路拔古海上

晨 熹

號一十第 卷二第

版出日五十月一十年五十二國民

土耳其不屈精神	賀耀祖
中國回教新舊派爭之今昔觀	楊德元
介紹回教學者「伊彬克爾敦」之文化	溫雄飛
史研究法(續)	迪心譯
土耳其之春	馬明道
從伊斯坦堡到麥加(續)	買道明
印度回教二則	納鑑恆
行雲流水(續)	納鑑恆
青年園地	振明
中國回教青年應有的條件	編者
要聞一束	編者
附載	編者
畫刊(五幅)	編者

內在費郵 元一年全 角一期每
行發社熹晨京南
寺真清橋淨下京南：址社

江 蘇 研 究

第二卷 第七八期合刊 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蘇北墾區整治芻議	黃昌鼎
姑蘇臺	衛聚賢
何義門先生事略一得	王曾魯
淮史要	武同舉
江蘇鄉土誌講稿	王培棠
江蘇通志水工志稿(六)	武同舉
江南海塘工程(四)	武同舉
吳越史地研究會	衛聚賢

零售每册一角全年十二册一元二角
發行者江蘇研究社上海梅自格路新餘里底五十二號

濟南齊魯大學出版部發行

國學彙編
名學彙編
文字學
修辭學
賦選
謝宣成詩注

第一册 每册價洋
第二册
(藥調甫著)
(郝立權著)
(郝立權著)

八角
五角
四角
五角
六角

沈休文詩注
陸士衡詩注
文學概論講義
教育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
齊大季刊三、五合期

(郝立權著)
(郝立權著)
(舒舍予著)
(王長平著)
(王長平譯)
(青銅十字專號)

六角
八角
一元
二元
一元二角

繪製各省的人口密度圖能以自然區爲單位嗎？

李秀潔

任何一種科學的研究結論，其準確程度，都有其一定限度，強要把它弄到自己理想的標準時，無疑的一定是弄虛玄，過於誇大！一個僅可讀到三位的計算尺，用的人強說能讀到七八位，那只是作商業廣告工作的人所做的宣傳工作！研究科學的人絕不可採取這種態度。

在南京出版的「地理教育」上見到王維屏君的一篇文章，主張中國人口密度圖應以分鄉分區的人口統計來畫，2 點子的分佈應照地形來佈置，3 人口密度不能以縣爲單位，應以自然區域爲單位，4 各自然區的密度可以從各區的點子計算出來，5 然後用量積儀以求面積。

這幾個似是而非的主張，也要有人以爲頭頭是道，但做過中國人口研究的人，決不會贊同的。即以胡煥庸君的「江蘇圖誌」爲例。「圖誌」頁二十八有江蘇省人口密度圖，就1 沒有用「分鄉分區的統計」來畫，2 圖的密度也只是以縣爲單位，而不是「以自然區域爲單位」。胡君以前還有竺可楨博士研究江浙人口之密度，

也是以縣爲單位，然則竺胡二先生的研究，據王君的意見，都不是科學地理的工作嗎？王先生應當明白，1 中國除幾個寔驗縣外並沒有「分鄉分區的人口統計」；2 江蘇只有以縣爲單位的人口統計，所以「江蘇圖誌」就只好有以縣爲單位的密度。再其次，圖誌中尙有麥，米，棉產分佈圖；照王君的主張，這種點子也應當「照地形來佈置」了。但是胡君也沒有這樣做，理由還是因爲只有縣單位而沒有「照地形來佈置」的統計！胡君這個地方所用的方法是對的，而王君的主張是太理想了！

至於所謂「自然區域的面積」，在地圖上表示的根本就不可靠，用求積儀計算出來，怎能就與事實相符？須知要確定自然區域的界線和面積，唯一的方法是在野外用直接觀察來畫定，絕不能以三百萬分一或二百萬分一之「地形圖」做根據。就是中國更詳細的地形圖可用爲根據以作詳細人口研究者也是很少見的。對於地文現象比較熟悉的人，拿出中國參謀部的五萬分一或兩萬五千

分一的地圖來一看，便可見其謬誤極多。不懂地文的人可以拿到野外去與地形本來面目一對照，亦可看出。至于所謂「聚落」，在中國地圖上的表示，據想應該是村落稠密的區域了，但這又不可靠！因為有時很多村落密集在一起的地方，在詳細地圖上也往往只有一個市鎮的名字。不信？舉例來證明——看綏遠詳圖，兩個村落間，相隔可以有數十里，但到那裏一看，常發現這數十里內有幾十處同名的村落，如索岱溝，三截壩等都是如此，在華北大平原上也有很多這樣的証例，有好多一家兩家的房屋，散在各地，而地圖常是沒有畫出，或只記一個村鎮的總名字，拿圖去對照便知端的。如此說來，根據不好的地圖而作超事實的理想，是很危險的！我並不是反對理想的主張，只是希望能先觀察事實以證明理想才好！

過去一年中，在洪思齊博士指導之下，我曾作過「山東省土地利用與人口分佈」的研究。關於作圖的方法，很費了不少的斟酌，尤其是對於各種分佈圖，我們就種種觀察到的實例來證明，知道憑空理想的作法，有時會發生極大的錯誤，所以我們還是採用較平凡而屬可靠的縣單位。

我覺得現在沒有超越以縣為單位的統計數字，作分佈與密度圖時，就只能作到縣與縣之間的比較密度，拿它來與自然區域圖比較，就可以約略看出其實在情形了。並不是不想作到更準確的結果，但是因為材料不夠，不能過事誇大！若單憑自己憶想而不加以寔驗，常會產生錯誤的主張，與事實大相背謬！那不是一畫蛇添足？」

史學消息

第一卷 第一期

民國廿五年十月廿五日出版

目錄

本刊的內容	劉選民
史學年報回顧錄	劉選民
史學年報二卷三期的介紹	劉選民
俄國漢學家 <u>帕雷狄</u> 之生平及著作概略	劉選民
西洋漢學論文提要	劉選民
日本「支那學」論文提要	劉選民
書報批評介紹	劉選民
各國關於漢學新刊書目	劉選民
本系消息	劉選民
歷史學會會訊	劉選民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目錄

現代日本東洋史家的介紹	馮家昇
現代蘇聯的東方學文獻	劉選民
西洋漢學論文提要	劉選民
日本「支那學」論文提要	劉選民
書報批評介紹	劉選民
本系消息	劉選民
歷史學會會訊	劉選民

燕京大學歷史系
史學編輯委員會
索取須付印刷費
分一費郵

記鼓山與鼓嶺之游

薛澄清

鼓山與鼓嶺俱在福建的福州，民國廿五年七月間，我因事初至福州，戚友們邀我作鼓山與鼓嶺之游，我很高興應允了。因為福州為福建政治中心，來此者類多為各種活動；此來既不在斯，倘不乘此機會一游名勝，豈不是太對不起這次旅行嗎？於是乎往游之志遂決。我到了福州，原住南台青年會宿舍，此處比較安靜，至少麻將聲和鴉片煙味是可以避免的。七月廿一早七點半，我們戚友共五人，僱用一輛小汽車，從南台出城，沿福馬公路走，大約半點鐘工夫就到了鼓山之麓。鼓山在福州城外之東北，當閩江口之左岸，距城路程，約二三十里，在公路未成以前，因為路遠的關係，有的游客是乘坐小舟而去的。現在可不必了，包車可以（每次每輛車資二元，限坐五人），就是公共汽車也有，因為福州到馬尾的公共汽車在鼓山之麓分設一站，利便游客實在不少。汽車經過的地方，除一片水田以外，還有福州的飛機場就在距城不遠的魁岐，中航公司的粵滬定期航線，每星期上下各二次，上行機自廣州經汕頭、廈門到了福州再飛到

溫州，終而達到了上海；下行機也同樣經過福州的，所以福州的交通可算便利了。

到了鼓山之麓，就見到不少的山轎在等着游客。轎夫男女都有，上鼓山去，每把二人扛的轎，工資一元，這是這裏公安局特設的山轎管理處規定的。所以轎夫不敢多要，而且他們也都聽從該處安排，輪流扛抬。這種辦法很好，因為轎夫既不會爭做生意，至少給外來的游客，減少了「被拉」的麻煩！我們一行人到了此地，約莫八點左右，大家下了汽車，休息一下。在這裏，因為我對於中國近代史素具興趣的關係，原有一件事蓄在心中，正待查訪，那就是：

我們記得，中法甲申之役，我們轉勝為敗，終為城下盟，試問這責任是應誰負的呢？廣西方面，清廷方面，我們暫且不去說他，單就福建而論。當時軍務是張佩倫主持的，張是所謂清議派中堅分子之一，平常最會唱高調，但到了實際責任放在身上時，可就沒辦法了。不然的話，法艦來攻馬江，如果張氏稍加注意，力籌防

禦之策，那就不致船塢被燬，一方面避兵到鼓山去，一方面又以海勝陸敗去欺騙皇上，自請待罪海邊了。後來皇上知道這事的底細，對張氏頗不滿意。同時陳寶琛適以丁母憂回籍，張氏既奉旨革職，陳氏也受其累。閩人爲了這件事，憤憤不平，聞曾於鼓山之麓的一個磨崖上，刻着『張佩倫避兵處』六大字。這是近代史上有趣的史蹟，值得查訪拍照的。可是那天時間頗迫，不及等我查訪，我就同大家坐山轎上山了。

從山麓上鼓山去，是沿着山那種石板鋪成的一條大道，兩邊都是古松參天，樹蔭滿道，所以就是在這夏天，游客坐在轎上，也不會覺得受熱。苦的實在是那班值得可憐的轎夫，山路很斜，他們或她們自然須用盡力氣，才能把轎子按步扛得上去。初時我真有點怕，怕轎夫失步，從轎上仆到山下去，越高越可怕，危險可不是小啊！可是我的親戚告訴我，轎夫未嘗以失事聞，我就安心一點。按實在說，這裏轎夫身體都很強健，尤其是看到他們男女的兩條大腿，是那樣的堅實有力，就相信他們上下山是有把握的。前於獨立評論讀陳衡哲先生的『川行瑣記』，心想四川的山轎夫因爲吃了鴉片，弄到

那樣的柔弱，現在眼見這裏的轎夫，身體尙稱強健，不勝暗喜，暗喜他們或她們也許幸而尙未受過鴉片的毒害。

自鼓山麓到鼓山的湧泉寺前，經過了好幾個小廟或小亭，供游客休息及轎夫息肩之所。沿途所見的，除石刻外，還有上下山的徒步的游客，男女都有。我曾看見一個摩登女郎獨自一人下山，可見得這裏現在的治安該是不錯；雖然我曾聽到前幾年土匪曾在這山路上幹起綁票的勾當。

據鼓山志（詳下文）云，鼓山屹立閩海之濱，高十五里，因山巔有巨石如鼓，故曰鼓山（名勝卷一）。這是鼓山得名的來歷。不過，鼓山之見稱於世，不僅僅在乎鼓山自身，實在是唐代的靈嶠禪師來鼓山佈誦華嚴經，奏請立寺，因而後來把這寺漸漸擴大起來，成爲今日國內名利之一。所以鼓山最早的佛寺就是華嚴寺，這寺現在僅留遺蹟而已，我們到了半山，會稍停，往其地一看。至於現在鼓山名利的湧泉寺，那是五代王審知入閩以後的事，宋眞宗二年賜額「白雲峰湧泉山寺」，一直到了康熙三十八年，賜御書「湧泉寺」，因之我們現在

就沿用這三字來簡稱這寺，并且山橋停放在山門外，我們一到該寺，就可以在大門上看到這塊康熙御書的匾額。（以上據鼓山志僧興隆序）

到達山門，約近十點半矣，在山門與大寺之間，有一座落成不久的迴龍閣，是應該先說的。閣的舊址原是澄心亭（據鼓山志卷首圖），亭前有魚池。近年福州名紳陳某邀集廈門富翁洪某黃某合資把這亭拆下了，另在該地建起一座新閣，名之曰『迴龍閣』，上祀關帝君，陳氏有碑略誌其事。魚池仍存，有不少大魚放生其中，游客到此，每以餅乾餌魚，但因我看過杭州清澗寺的各色大魚，對此不甚感覺興趣。入湧泉寺，照例來一個彌勒大佛，四個大金剛，沒有什麼可記。我們先到客堂去，吩咐和尚預備午飯，并稍事休息。客堂設在大殿之左，雖然也安有電燈（電話沒有），但設備還比不上廈門南普陀寺，和尚除招待游客飯食茶水以外，這裏也沒有照相館，宿舍等，以娛游客。據掛出的照片看來，要人如以前的閩省主席蔣光鼐氏以及現在的駐閩綏靖主任蔣鼎文氏，都曾到過此地。餘有現任住持和尚的近影。據鼓山志云，鼓山是十方海衆常住的名山，鼓山志卷四沙門開

列湧泉寺第一代興聖國師到清朝乾隆間第七十二代的遍照和尚止，歷時雖近千年，而所有過去各住持和尚的事蹟，都歷歷可考。這表示中國人保存歷史的偉大，而其所以賴以傳者即為鼓山志一書，所以我願意對這書附帶略為介紹於此。

鼓山之有志，始于明永樂間僧善緣修之（據李拔序），今通行本係乾隆間黃任（字莘田，閩中詩家）所修，為書凡十四卷，六冊。全部補刻完成係光緒二年的事，距今僅五十年左右，故原板尚存。全書在寺中就可買到，不待細述。黃任修後，距今已百餘年了，續修工作，是急不可少的，願當道者注意及之。

談到這裏，我又禁不住提起一事：客堂外右壁上有一個石碑，是咸豐年間郡守某為禁止游人帶妓入宿舍堂的宿舍而發的，言詞極不客氣，痛罵這班人為禽獸。這事說來，在別方面也許太刻薄，在清靜的佛寺中，實在應該。說來奇怪，禁令石刻仍在那里，而現在的和尚就沒有遵令實行。我到後，眼看不少男女同伴來此寄宿，卿卿我我，和尚也同樣招待，同樣歡迎。在和尚也許僅為裏頭，在有些游客們看來，實在不合。我們固

然希望帶婦女同來寄宿的都是清清楚楚游客自己的妻子，可是和尙們恐亦免不了有此疑問：女伴中難道絕無妓女冒充的嗎？如此一來，這地方成何體統！甚至我自己嗅着過從宿舍中走出來的雅片煙味，我想鼓山是中外人士常游之地，和尙們也有義務替中國人留些面子啊。我一生最恨雅片，想不到可以避之于基督教所辦的青年會中，而竟遇之於佛教的寺廟中！啊，可嘆孰甚于此！

湧泉寺規模頗大，今又附設有佛學院，我因未注意佛學，故未查詢詳情。據鼓山志云，該寺當興盛時，擁有山園八萬四千畝，這數目實足驚人。現在山園較少，而僧侶則尚有四百餘名，故頗有「飯少僧多」之苦。不過，依我所知，福州皈依佛教的較漳廈為多，每年四月，六月，十二月各佛節，當有不少男女信徒親來朝拜，香火錢一項，想極可觀，這也未嘗不是和尙們一種財源。

客堂外各部建築以及其他，我想已有鼓山志，可以不必一一去說牠。但我比較發生興趣的，茲為提出二點：（一）閩王祠，在大殿東廡，祀開閩王王審知，清順治間僧元賢建立的；（二）藏經殿，藏有佛經十數櫥，

計有宋御賜書一百二十卷，乾隆御賜書七千二百四十卷，為數亦頗可觀。

離開湧泉寺，我們就由邊路再游其他名勝古蹟，重要的有四處，其一為喝水巖，相傳五代時，僧神晏誦經于此，惡水聲喧聒，命水東流，西澗以涸，因名喝水巖。橋下石壁上刻有一壽字，極大，相傳是朱熹寫的（鼓山志卷三）。其二為靈源洞，有泉水自龍頭湧出，和尙利用這水力發動木輪以打鐘，每隔幾分鐘，懸在洞中的大鐘即能自擊一下，不輕不重，日夜不息，令人深思，而有引人入道之妙，這點我頗覺興趣。到了此地，我們一行人稍事休息，和尙奉茶相款，巖茶雖不美，而泉水清冽，為味亦甘。再由此洞上山，見得「考亭遺跡」，內祀朱熹，此其三。又由小徑下山，最後到了石船的地方。這兒的松柏，都極蒼古，樹上有很多的松鼠，走來走去。又有泉水自地上噴出，好似人工製成的噴水池，其上有一勺水，噴泉的水聲亦日夜不休，如下雨然，故石船上刻有「聽雨」二字，其旁又刻有一佛像。我們就在此地拍一照，以為紀念，此其四。

游罷，返寺，午飯畢，在客堂中休息。正午雖熱，

在此却不覺得。本來，還想到鼓山的最高峰（名曰絕頂峯）一玩，因為本日要由鼓山趕到鼓嶺，故未上去。據鼓山志云，絕頂峯有朱子所寫的『天風海濤』四字的匾揭在亭楣間。又據志云，到此峯者，舉目一看，則台灣，琉球，日本諸國，歷歷如彈丸，不知為事實否？容以後有緣再來時，我一定要親自上去看看（鼓山志，文藝佔七卷，詩文記誦此峯者最多）。

自鼓山到鼓嶺去，沿途是山，但有山田點綴其間，可見這裏農民的辛勤。我們坐的也是山轎，是和尙代僱的，每把二人扛的，工資一元六角。所走的路，比上鼓山的大道，更加危險，一面大山，一面深谷，萬一失事，生命難保。我們四點半動身，到六點左右才到鼓嶺，可見得鼓山與鼓嶺，相距總在二十里以上，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地方；而我們一班未到過福州的人，常常誤為一處，我就是其中之一人。

鼓山不可與鼓嶺相混，而鼓嶺尤不可與特嶺相混，雖然這兩個地方拚起英文來，是差不多的。而且兩處同是避暑勝地，不過特嶺近來以政治的關係，聲名大著，福州的鼓嶺自然是比不上廬山的特嶺啊。

我們到了鼓嶺，先找投宿之所。後來找到了，是汽車管理處鼓嶺辦事處附設的，每人每夜一元，地方雖不甚好，却也可以勉強過一夜。這宿舍又為我們代辦伙食，每名三角，飯菜尚過得去。

食宿已解決，我們用過了晚飯，時正黃昏，來此避暑的中外人士，男女老幼，很多很多在外面散步，我們也走到各處看看。這裏有郵政局，公安局派出所，商務印書館分館，街道規模雖小，但普通日用品是具備的——尤其是照相的材料之類。

鼓嶺真可以說是避暑勝地，在此已有不少洋樓，晚上清風一來，不但不知有暑天，着單衣倒覺得有一點冷啊！我因而想到外人以及國內達官富翁們的清福，而對於城市中一百度以上的炎熱天氣下還在拼命拉車的人力車夫，不禁發生無限的同情。

在宿舍住了一晚，晚上須蓋厚被，否則受冷。隔天早上又到各地拍照。午飯後，我自己因當日下午六點與友先有約會，下午二點先行返城。下嶺的山轎，每名五角，二人扛的轎，每把工資合為一元。到了嶺脚，有警察等着游客登記，我也照例寫明姓名，住址，上下山月

日。據警察云，每日上下鼓嶺的約二三十人，中外人士都有，外人也須登記，以便考查。由鼓嶺返城，雖有公共汽車，但一天只二次，下午車要等到五點半才開。我急不及待，先僱了一小車返南台，車資二元五角，走了

半點多鐘，才到青年會，時為下午五點。鼓山鼓嶺二地之游，就此告一結束。

民國廿五年七月廿七日記于福州青年會。

史地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目 要

時事講座：研究西北地理所遇到的幾個問題……編者 袁復禮

明末遼東的軍事：中國之主要資源……編者 李旭

關於魯桑的傳說：介紹幾本普通地理學參考書……編者 胡夢敏

編後的話……編者 夏鏡懷

出版兼發行者：北平史地補充教材編譯社

編輯者：李旭

總經售處：北平和外新華書店

定價：零售每册三分 預定全年六角

水利

第十卷 第五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目 要

土工試驗於新基工設計之應用

美國之灌溉事業

勘查漢水日記

參觀四川灌縣水利工程記

中國河渠書提要(五)

定價：每期二角 全年十二期 國內二元 國外三元六角 郵費在內 補購舊刊加倍 一卷至十卷 合訂金字精裝本洋三十元

總發行所：南京國府路梅村新三十一號 中國水利學會出版委員會

成師校刊

每五日出版一次

第三卷 第二十八期

古蘭譯解……范好古

研究回教的方法(一)……虎世文

校閱四則

哲學課程標準

第三卷 第二十九期

古蘭譯解……馬天慈

研究回教的方法(二)……虎世文

校閱二則

第三卷 第三十期

古蘭譯解……張文達

研究回教的方法(三)……虎世文

校閱二則

第三卷 第三十一期

古蘭譯解……彭林翼

研究回教的方法(四)……虎世文

校閱六則

國立北平研究院捐贈圖書一覽

定價：零售每册二分 洋大期二十六分 洋大期二角

編輯：北平成師範學校 發行：東四南成師範出版部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 第一卷 史學專刊 目錄

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 第三期

論文

隋書州郡牧守編年表……岑仲勉

漢代西南夷裔叢考……潘 蔚

陶器小史……朱傑勤

毛公鼎之年代……溫廷敬

關於「儀禮問題」諸記載的補訂……白維翰

書評

文化哲學……陳嘯江

秦代初平南越考……岑仲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定價：洋大期二角四分 零售每册五分 全年四角 出版者：中山大學出版部

二十五史補編提要選錄(續)

盧沅 周麟瑞

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三卷

道光二十八年涇縣包氏刻本

清吳卓信撰。卓信字立峯，一字頊儒，常熟何家市

人。清初，治地理學分爲二派，曰形勝，曰沿革。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一書，歷代開創防衛營陣戰守之跡具在；而吳氏補注，於歷代開塞置廢割隸分併之迹，亦大略在矣。惟顧氏名赫奕當世，得兩刻於關隴；而吳氏名不出閩巷，幸同縣許君伯堅以手稿假武進李兆洛錄副。李氏謝世，副稿又爲涇縣潘芸閣購得。於道光二十八年芸閣又假於同縣包慎言積三百日梓成。吳氏別有三國傳補志廣說親等稿，今皆散佚，而補注之得傳，亦云幸矣。

班氏采禹貢周官以爲漢書地理志，分郡國百三，又自爲之注。吳氏分每一郡國爲一卷，於正文注文，無不賅引以釋古今沿革之跡；於軋悟疑滯，又無不加以博辨考證，有糾班氏之脫誤者，有辨前人之是非者。李兆洛題云，「此書搜輯賅博，大致備矣。因以訂證訛舛，補其缺略，爲稽檢者所藉手，其爲利益甚大」。李氏學無

不通，尤深於輿地，而推重如此，是書之足貴，從可知矣。

惜李氏錄副時，年已七十，又病甚，不能親勘，書手荒率謬誤，十有二三。據包氏所爲序，知付梓之初，亦嘗囑人是訂，然其誤脫錯簡之跡，未能悉正；甚至引用史記漢書顯見之謬，一仍其舊。而寫手不識草書，更有原稿不誤，轉以改寫增謬者。民國二十四年開明書店彙刊二十五史補編，於是書脫誤，凡知見所及，悉予訂訂，有跋文，言之甚詳。今錄附於左：

右常熟吳立峯(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三卷，清道光季年涇縣包孟開(慎言)刻本。立峯之名遠不逮其鄉先輩顧宛溪(祖禹)，而學卓精勤，深爲武進李申耆(兆洛)所推重。稿本之存，亦賴李氏錄副始克傳。顧李氏得稿，年已垂暮，又病甚，不能親勘，書手荒率，訛謬十二三。據包氏所爲序，知付梓之初，亦嘗囑人是訂，然其誤脫錯簡之迹，未能悉正；而寫手不識草書，甚有原稿不誤，轉以改寫增謬者。版行未廣，流傳至罕。二十四年春，開明書店方輯印二十五史補編，予忝附末役，以甄采自任。因耳名徵訪，然無所獲償也。其後展轉請屬，始於夏杪購得吳興湯氏所藏貴筑黃子壽(彭年)舊藏本。初意攝錄鈔版，用存厥真。乃反覆

披尋，疵累滿目，奪譌舛錯，所在多有，若任其承謬沿譌，不幾貽「書以刻書而亡」之誚乎。爰就徵引所及，發本對勘，自秋徂冬，校理極畢。於原刻舛譌之跡，可得而言。有引書省略而意義殺誤者，如玄菟郡高句麗下引山海經遼水出自卑東，郭璞注塞外曰平山東遼水所出。按原文遼水出御白平山，小遼水出遼山。今引文有誤且弗論，條末「遼水所出」上闕省「遼山小」三字，遂使大遼水與小遼水牽混而不分。有引兩書而竝去下一書名及原文之一部者，如玄菟郡西蓋馬下引「大清一統志鴨綠江源出自白山即古馬鬣水」下接「源出長白山，……」語複義滯，竟不可通。細核下文，乃知後段實出清通志，中間闕跋「也」。皇朝通志鴨綠江一名益州江，亦名鬣江，即古馬鬣水」二十二字及一空格。有因地名聲近而誤引者，如南海郡番禺下引「戰國策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野矣」。「秦」爲「秦」字之誤固毋論，北地故實顧可遷移於南粵乎。有引書全不相涉而濫廁者，如鬱林郡中留下忽著「水經注漢水于槃頭郡」十字，語氣未完且舍旃、秦隴山水乃易置粵西矣。有割裂他書而隨改原文者，如河間國武隧下引「史記曰口秦破趙將 軋于武隧斬首十萬」。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十三年，殺趙將 軋斬首十萬，」無「于武隧」三字。即檢趙世家亦不著此文。蓋引文乃從水經注濁漳水篇中割裂而出，因以致舛者也。有竝去正文而獨著補注者，如信都國南宮下有「按水經注作序中，當時隋人諱忠，故改之」云云，而竝去正文「莽曰序下」四字。有率落正文者，如楚國傳陽下落「莽曰輔陽」，晉丘下落「莽曰善丘」。有引書種出者，如會稽郡無錫下引「皇覽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有城」。不越二行，又復引之。此皆隨引之例，聊示一斑，其他類是者甚夥，未遑悉舉。其因寫手不

識草書而致交舛互譌者，尤難僕數。「秦」「秦」形近，遂使「泰山」爲「秦山」，「秦水」爲「秦水」。「紀」「絕」互糾，遂使「絕流」爲「紀流」，「帝紀」爲「帝絕」。「樂」「東」相纏，遂使「樂安」爲「東安」，「河東」爲「河樂」。「玉」「至」無別，遂使「玉輪江」爲「至輪江」，「至德」爲「玉德」。「戶」之誤「石」，封爵食邑之「二千戶」轉成守郡治事之「二千石」。「舊」之誤「陽」，漢之舊縣多作「漢陽縣」。「章」之誤「奉」，回浦改稱之「章安」竟作帝王下葬之「奉安」。「益」之誤「孟」，巴蜀之「益州」遂成河南之「孟州」。「室」之誤「寶」，即墨之「天室山」乃作「天寶山」。「瓜」之誤「永」，唐代隴右道之「瓜州」竟與江南西道之「永州」同名。「廉」之誤「產」，「廉州」乃有「產州」之目。「閩」之誤「閩」，「閩雋」便襲「閩雋」之號。至「蘭陽」誤作「蘭陵」，相去實遠。「始皇」誤作「治皇」，尤爲不詞。甚有「春秋地理考實」誤作「春秋地理不實」，「新校地理志」誤作「新據地理志」者，已足使撰人地下滋痛。而季漢馬騰之父字「子碩」，竟作「子硬」，元時注通鑑之「胡三省」竟作「河三省」，不幾使兩氏子姓望而卻走乎？凡此顯謬，都出寫官。知見所及，輒予斟訂。其有據拾類書，展轉失其主名，而又無別本可資參校者，一仍其朔，不敢肌更。數月以還，昕夕從事，一鏡相守，每至宵分。友人以「樂此不疲」相許者，聞之滋媿。其實力斬寡過之不遑，區區求是之心，終恐未達一間耳。若謂吹索往籍，輕彈苦賢，則吾豈敢。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校竟，吳縣王鍾麒伯祥記。（盧沅）

漢書水道疏證四卷 心矩齋本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 東塾遺書本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二卷 求恕齋叢書本

疏證清臨海洪頤煊撰。圖說番禺陳澧撰。補正錢塘

吳承志撰。自古言水道者，山海經雖荒邈難稽，而支源可尋。外此莫如禹貢，其次則有漢書地理志。地理志出於禹貢，而地名多加改易，精核實復過之。蓋歷時二千餘年，地形每有變遷，考證記載之實，固後來者較爲有徵而居上矣。嗣後水經有作，酈氏有注，加以應劭關駟杜預郭璞之徒，參稽引證，厥名猶詳；至宋元以後世競新名，舊蹟漸廢，而班氏之所記始微。然班氏身爲蘭臺令史，得見天下圖籍，故其記約而能該，詳而有法。東京大儒如許君說文解字，鄭君尚書周禮注所引地說多與志同，則其書之精審不苟，固有足以取重後世而不可磨滅者。洪氏頤煊有闕於斯，因取班氏所記，可名者三百六十一，無名者一百三十一，隨其所入，條分縷繫，又復錯舉古書，證其異同。別爲四卷：首記北方諸水，次記東南諸水；次記西南諸水；末仿水經之例，記以地澤所

在，俾學者窮原竟委，觸目可知。用以推當時之古道，息衆論之紛爭，於地學之功，非小補也。

抑記載之書，周而難顯，圖表聿興，遂能如指掌。

馬遷十表，史家創首，紀傳之篇，慶得迎刃。若夫地理沿革，水道變遷，例應有圖，而諸史並闕，此則我國史學之缺憾已。陳氏澧慨然以爲「讀史不可不明地理，考地理不可無圖」，惟以地理之學，水道尤難，欲就其難者導夫先路。乃考漢志水道，成圖說七卷。起於昌海，訖於黑水，自西而東，自北而南，刺取志文，編排次第，以今釋古，著其源委。又以水行平土，湮變遂多，是用鈎稽本志，證以水經酈注，備詳其故瀆焉。其有邊徼僻遠之域，川渠交絡之區，昔之考據，恆多闕誤，今所審定，不免致疑，乃加自注以明己意。每卷之末，殿以輿圖。其所據圖，以內府地圖爲本。以之稽漢志水道，有若重規疊矩；其有古今遷異，亦可尋其脈絡。後之讀史者，於漢時水道可得開卷瞭然之便矣。

書成。爲錢塘吳承志所見，詫爲奇創，乃更以暇日，覃精考索，於陳氏所未詳者補之；其疏舛者糾之。廣徵古籍之餘，又取洪氏疏證，旁及當代鉅儒顧景

范齊次風趙東潛洪更生錢獻之徐星伯諸家之書，參稽衆說，證合今形，爲之補正。其尤精者，則能審辨班志原文之譌奪；如「樂得」條；據應劭音義知「澤中」二字爲「羌各」之誤；「元水」條；據水經注知「東入濡水」爲「出東北入濡水」之奪文。如斯之類，未易更僕。又審正班志有應劭音義竄入志文者；如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下「涅水也」三字，滇池下，「滇池澤在西北」六字，實皆音義之文。其讀書精密，尤爲前人所未逮。蓋諸史傳本轉寫積譌，版本異同，實資斟酌，匪惟東塾之諍友，抑亦蘭臺之功臣矣。而昔賢纂述，往往得自傳聞。當吳氏之時，航轆交通，游歷之記，多由目驗，新譯圖籍，今詳於古，則又時爲之也。（盧沅）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

清華沅撰 經訓堂叢書本

晉書地理志新校一卷

方愷撰 廣雅叢書本

晉書地理志列十三州，州凡三篇：前篇紀漢魏立州郡之始，中篇列晉代郡縣，後篇紀惠帝以後增損之制，而冠以總叙，此其大要也。然中篇郡縣，不列年分，綜核全志，有荆揚交廣，則爲太康元年平吳之後可知也；有秦寧二州，則爲太康三年未及并省以前又可知；又東

莞順陽等郡下又注太康中置：則本書自爲矛盾矣。至總序稱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而於荆州乃列後篇，爲惠帝增立，不入郡國一百七十三之數，則太康增置僅二十一，合之漢魏蜀吳舊制，僅一百七十一矣。又以各州中篇所列郡國，合計亦僅百七十二，此又數之訛謬也。又總序太康增置郡國內有寧浦郡，而廣州中篇寧浦郡下則曰吳置。總序前言魏武所置有略陽陰平，魏文所置有義陽，乃此三郡又在太康增置二十三郡之列；此又文之訛謬也。又凡戶口增損之數，月異歲殊。地志所載，必以極盛一年爲斷，而臚列郡縣，亦斷於是年。故前漢地理志郡縣戶口斷於元始二年。續漢郡國志郡縣戶口斷於永和五年。今考總序紀太康元年戶口之數，而中篇所列之郡，有順陽義陽爲太康中置，宣城爲太康二年置，晉安南康爲太康三年置：是郡國下散載戶口與總序不相合，則當以何年爲定，此又體例之訛謬也。即一書而觀：紀傳與志不同者有之，先後各出者復有之。至縣之省并，郡之廢置，州之罷立，乖張不符，比比皆是。此則由於唐初諸儒，於地理之學非所研究，遂致疆域不明，曠越千載。訖於有清，絕學復興，專家

輩出，而晉書地理志始可讀矣。

考畢沅之成新考正也，采酈元沈約司馬貞張守節李善所稱述，書凡二十餘種。又旁徵魏王泰杜佑李吉甫樂史宋敏求諸書。凡事涉典午者，即綴錄之。又隨事正其缺失，才數百條，自是晉書地理志始爲完書，非僅如劉昭注郡國，第矜賅博已也。觀其自叙徵史志之失曰：「沈約稱『晉起居注太康四年立南郡監利縣』，酈道元稱『杜預克江南，罷華容縣置江安縣，以華容之南鄉爲南郡，太康元年改爲南平郡』。若以太康之前爲據，則南郡不宜有監利也；以太康之後爲據，則南郡又不宜有華容也。而今志則兩縣並載。樂史稱王隱晉書云：『魏末克蜀，分廣漢巴涪陵以北七郡爲梁州』。酈道元沈約從之。而今志云：『梁州晉太康三年始置』。酈道元稱『關中十三州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沈約亦同。而今志亦以爲太康中始置。外若樂史稱『盛弘之荊州記晉荊州領三十郡』。又稱『舊晉書荊州領十九郡』。皆與今志不同。是唐初修晉書，不特不旁考諸書，即王隱地道之編，沈約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又「考今志巴東郡無漢豐縣，建

寧郡無洽邱縣。而沈志云：『太康地志皆有之』。是縣省設不同一也。今志青州無北海郡，而沈志即墨下密二縣下並云『太康地志屬北海』。今志吳置寧浦郡，而沈志稱『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始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張勃吳錄亦然。是郡廢置不同二也。又今志云：『太康三年罷平州寧州』，而本紀及他書皆云：『太康三年罷二州刺史入奏事，未嘗廢刺史』。是州罷立不同三也。以鹵莽之羣材，承史志之重寄，而又不資校衆籍，證引他書，固宜其紀傳所列，既與志殊，志之前所列，又與後殊也。至畢氏新補正之例，則全錄晉志原文，升原注作大字，而逐條刊其謬誤焉。

繼畢氏而校正晉志之缺失者，復有方愷。愷以晉志一序之內，紛紜舛錯，披讀全志，羣疑叢生。遂據本書紀傳諸志載述異同。又取杜預張華京相璠皇甫謐劉逵諸儒著述，皆身當其時，疏列異說，以相證引。又據東晉郭璞王隱常璩關駟諸人書，用證西晉中原板籍。若沈約州郡志魏收地地形志酈道元水經注，則惟取西晉沿革以校此志之失。其唐以後地志考證西晉郡縣，有獨標異議者，亦間及之。吳氏翊寅稱其「糾謬拾遺，辯證翔實，

典午一朝建置沿革，藉可考見，厥功甚偉」。又稱「其所撰著，哀輯尤勤。下逮元和郡縣太平寰宇，凡涉方輿，間加搜討，而輒據唐以前書為之標準。至其斷限，以太康三年為主，其識可謂精且卓矣」。至其新校之例，則僅擇晉志中有可考訂校補者著於篇，不錄全文，此則異於畢氏矣。然即其匡晉志之謬而糾其違失言之，則固無何不同，而皆為晉志之功臣矣。（周麟瑞）

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清洪亮吉撰 廣雅叢書

吉撰 卷施閣本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二十四卷 清徐文範撰 廣雅叢書

本

東晉南北朝之輿地，如迷路之交橫，如亂絲之棼雜，糾結而不易理。重以僞置之紛，實土虛名，轉相淆亂。此錢大昕氏序東晉疆域志所以有四難之嘆：一則實土之廣狹無常，一則僞土之名目多複，一則紀傳之事蹟不完，一則原志之紕漏難信。而洪氏續撰十六國疆域志，有十難之祛。約而言之：諸國歷世之多者不過數十年，短者止十數年。劉隴續開之州郡，既迥異於淵聰；石虎晚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崇鎮堡之勢

以敵方州，赫連夏郡縣之名盡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劃一，一也。史實難徵，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及諸輿地圖經稍存一二，晉書載記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史籍，亡佚已久，采輯無從，三也。即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與載記又多不合，四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之郡，名乃肇於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於後魏，五也。復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六也。甚有指南為北，革舊標新：瑯琊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七也。又王彌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誇連郡縣。雖不別為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竟豫清徐之境，空地常多，既不隸於諸方，又不歸於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為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目以僞邦，則又山川之未改：此則去留不可，改置尤難，九也。即云魏收酈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之渡，各異其

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十也。自是以降，訖于南北朝，荆揚之土，犬牙相錯，朝南暮北，不可殫述。重以誇誕，各僑州郡。增置之繁，遠逾於昔。於是一地也而有東西南北之稱，一縣也而有僑州郡縣之置。或轉瞬而僑寄斷爲實土，或僑寄之中復加僑寄。蓋舊難未改，新難轉增，此徐文范氏東晉南北朝輿地表所以爲專門之學而不可及也。

考洪氏之著，蓋繼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而別自成家。不依傍原文，獨成一志，此則不同於畢氏者也。蓋洪氏從畢氏久，舟輪所周，殆半區宇。每輿焉眺覽，方册必俱，資於見聞，藉證今昔。故繼新補正而爲東晉疆域十六國疆域二志。自謂「於實土僑置，星離豆剖者，庶不致理亂絲而紊」。其東晉志所據，以晉書紀傳爲主，詳求沈約，輔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臧榮緒謝靈運孫盛干寶諸人所著僅存於今者，參之以酈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間采乎方書，統標東晉之名，略以義熙爲斷。其開州郡之得而旋失者，亦因類附見焉。凡閱兩歲而書成。其及於山川，

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宮閣，園林，冢墓者，非特仿司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機華延儁數十輩所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於他書者，懼其湮沒，爲之采掇而悉著於篇，藉羣賢之簡牘，成一代之掌故焉。故錢大昕氏讀之用是稱嘆。謂：「唐初去晉未遠，何法盛臧榮緒諸書俱在，而全不檢照，涉筆便誤。」「碑存生於千載之後，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艷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後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辯，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又謂：「碑存少而好遊，九州之廣，足跡幾遍。胸罷全史，加以目驗，故能博且精若此。而意猶未足也，將踵是而志十六國之疆域，與斯編相輔而行」。果不逾二稔而十六國志復告厥成焉。洪氏之志十六國也，國別爲篇，博稽詳考，祛其十難。其間體例，一如東晉志。他若段龜龍田融等書之僅存於今者，並一一錄入之；既廣異聞，亦存故事，洵作者淵海也。

至徐文范氏則以二十年之力，專治東晉南北朝輿地之學。網羅典籍，博考舊聞，上溯太安，下訖大業，年經國緯，詳叙州郡之沿革，旁及政制戰伐，以明壤地之

剖分，爲年表十二卷。又復分別州郡，以西晉爲綱，上考建置之沿革，下詳南北之紛紜，爲州郡表四卷。復以州郡所表沿革，按年排比，務存大綱，欲極其詳，條分縷析，爲郡縣沿革表六卷。又以各國疆域，散見前表，分而不合，稽考爲難，撰世系圖表附各國疆域上下二卷。惜斯二卷，當廣雅書局付刊時已告亡佚，其細目亦不可得見，不識所謂世系圖表僅有晉一代，抑兼及各國。且世系與輿地不相涉，類聚爲一，亦不識其所由。獨各國疆域上下卷之於年表，一分一合，猶州郡郡縣表之於年表也，其亡佚爲可憾耳。凡合上諸表二十四卷而總曰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廣雅刊本則分爲二十八卷，以郡縣沿革表依稿本總目分十二卷，又去亡佚二卷計之也。又廣雅刊本於郡縣表之次第，不依原目，不識原稿之自相錯迕，抑校刊時之有所顛倒邪？然持郡縣表之原目以校州郡表之次第適相同，是則郡縣表之次第亦當改從原目也。

觀於原書目錄與次第之顛倒，而知全書爲未定之稿。此則徐氏於郡縣表前亦嘗自識之矣。所謂：「爾年更爲考校，欲手書一冊，而精神耗散，前後遺忘。且病

痰痿，不能備述地理從前置立原委，故概從簡略，存其大要」。又弘農郡宜陽縣下云：「此二縣宜先叙東魏，後叙西魏」。此所謂二縣者，考上下文知指澠池與宜陽也。以當徐氏撰述時，先述西魏，後及東魏，後覺兩者次序當爲更易，憚於改作，故附注於宜陽縣下。廣雅刊時，存其注語而不加刊正，可謂疏矣。若斯之流，所謂「務從簡約」，不暇爲整齊之功焉。

詳考諸表，其用力最勤，厥功最偉者，莫如年表。以其於每一輿地變革，必詳叙當時各國之疆域，州郡釐然。其變革之尤大者，兼詳各縣。是一年表中，而各國之地理志之骨幹皆具。據之以繪圖，則東晉南北朝之疆域瞭然矣。至州郡表亦依年叙次，足以與年表相發明，而補所未備。郡縣沿革表或於郡下歷叙諸州之沿革，或於縣下詳及各郡之僑立，初讀之若迷亂而不可糾詰，推其旨趣，要以明實土爲主。州郡之僑立於一縣中者，即詳於各該縣下，庶使讀者不致迷州郡之名，而知實土之所歸乎？綜觀諸表，相互錯綜而其用始全，雖體例未密，要不足以掩其大純也。

今開明書店刊入二十五史補編，于全書體例，重加

釐訂。就年表言：若各國稱號，或國號，國主，年號並舉，或僅舉年號，或並年號去之。至不立國號諸族，諸駢舉族名及諸會之名，或略族名，於無事之年，則或書或不書又復不一。今於年號之記注，凡易世之頃，則求其備。非是則僅紀年。無年號可紀者，有事則記其族名及主名，無事則缺焉。就州郡表言：原表於州郡之下，按年敘次，而弁東晉南北朝各國國號於紀年之前。然國與國之際，往往前後銜接，不相別白。今則凡可以分析者皆爲之分割。又原表於一州沿革列叙之餘，覺漏義尙多，即以附注於下，今皆爲之分別補入。至郡縣沿革表則以僑寄之煩，而於郡或縣下詳列僑州郡縣之沿革。又以僑寄而轉瞬成爲實土，遂使州郡縣之沿革三者皆殺

亂而不明，一也。又郡縣表以隋爲限斷，而隋郡縣之疇範既不同於晉之郡縣，以隋爲斷，則於晉郡縣之疇範不能嚴守，而郡縣相互之界渾，二也。欲於郡下詳州之沿革，即以州之壤地爲郡之壤地，三也。以是三者，用是州郡縣之沿革辨別不明。即其郡縣名記注之例，亦復不一：有名稱改易即不書者，有名稱改易即用新名者，有以縣有移屬而不書，或移屬而書者，有以他縣併入而不書，或併入而書。今準陳芳績輿地沿革表例：於郡下則專詳郡之沿革，於縣下則專詳縣之沿革。苟有分置，皆用括號標出以別於注文，其有改易者，即用新名。而於徐氏原文，不加刪削以存其真。庶於原表參差之例，稍加劃一矣。（周麟瑞）

史學年報

國民廿五年十一月出版

第二卷 第三期

目錄

陳君彥文遺像	鄧之誠
誄辭	朱士嘉
陳統傳略	陳統遺稿
慧遠大師年譜	童書業
夏史三論	顧頡剛
新輔治河始末	侯仁之
元魏的階級制度	蒙思明

汪梅村先生年譜	趙宗復
補鄒濟明季遺聞	姚家積
五季兵禍輯錄	王伊同
新唐書劉宴傳箋註	陳晉
英國史書目舉要	齊思和
禮記引得序——兩漢禮學源流考	洪業

出版者 燕京大學歷史學會

定價 每冊一元七角

申報六十周年紀念

三版中國分省新圖出書

翁文灝 丁文江 曾世英 編製

立體模型 精印彩色 威權之圖與樹——力心之家專集

本館前以六十周年紀念特請翁文灝丁文江曾世英三先生編纂本圖發行以來業已再板綜合銷數超過廿萬部以本圖撰繪詳明印刷精美不僅公私機關學校共同採用且并家喻戶曉幾於人手一編現在三板發行更由編者加意改良益求美備茲特列舉各點如下

每部實價國幣三元
外加郵費一角六分

總發行所 上海申報館售書科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三三五號申報辦事處
北平 西南園廿三號楊仲華君
天津 法租界廿四號路好樂里七號
龔師義君

▲特約經售：生活書店 開明書店

●地名增多 前以本圖力求地形明晰起見所列地名猶嫌不足茲已自六千餘處增至一萬餘處

●校閱精詳 三板於付印前曾將底稿分寄各省官署大學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多獲校定之功舉凡舊有疏漏之處率予補訂改正

●改良索引 前撰索引三百萬分一地圖合經緯二度為一格他圖合四度為一格其地點密集之區檢

查間感困難三板於原有分格外再按小數縱橫各分十格索引自形便利

●材料更新 三板為力求精確起見舉凡四川甘肅

寧夏各省均用最新之材料凡在本年五月間規畫

之公路以及六月前更改之政區均屢經改板俾得

逐一更正

●充實內容 三板於原有各圖之外加入立體模

型，土壤分配，磁針偏差諸圖均為中國地圖之

初期倡作又吉綏熱察甘寧各省圖亦均改

用三百萬分之一以期清晰

●立體模型 本圖附有專製之紅綠眼鏡俾

可映視特印之地形圖以求得正確之立體

模型為舊式地圖所未有

通訊一束

一二三

頤剛先生：

北來之後，一切尙稱順利，惟以身體健壯，口操異鄉之音，常被看作某國人，不無可笑也。在宣化時，所遇軍隊，盤詰甚嚴，聲色俱厲，幾爲其吞食，及至示以名片，乃拱手道歉。此種敵愾，頗可珍貴。鄉民亦有以『貴國』見問者；惟不問於見面之時，而問於曲意逢迎之後，殊令人不快。媚外心理一日不去，民族一日不能復興，而况媚敵乎！

與農民說及時局之際，常表示樂觀，或竟不置答，裝作不懂。又聞其在萬一時，是否願充義勇軍，多答以腹尙不飽……；初聞之，未嘗不嘆其民族自覺心之缺乏，其實亦難深怪。蓋彼等終歲勞動，而不獲一飽，國家民族於彼何有哉？則自不能對國家民族有深厚之感情，智識份子自亦難深告此未受教育之飢餓同胞，一旦有事，恐勢難爲用。想及華北農民，多輾轉於死亡線上，此誠前途之隱憂也。

本月五日夜，張家口大雪，六日大風。既衣皮衣，着皮手套，一出大門，即覺體無暖氣，指尖失去知覺。及出大境門外，則寒風撲人，冷沙扑面，頗難忍受，乃不得不返抵旅舍。歸途遇二十九軍正操畢回營，步履健壯，眼神透露，雖棉衣棉帽，對此凜冽之冷風，毫不加介意。以此抗敵，何敵不摧？慚愧之餘，不禁心致敬焉。

前日至大同，軍隊亦多棉衣棉帽。聞前敵兵士，類多如此。全憑旺

盛之士氣以殺敵，而不計及此酷冷之天氣。彼等縱不計較，我等國民，安能不體恤之？聞北平學生作募集皮衣之運動，此最切於實用。但全賴學生主持其事，不免遭受惡意的揣測，以影響其工作。如先生能聯合各界名流，切實協助，則進行將更順利。此地老羊皮半截皮衣，以察北騷擾，來源短缺，每件價費至六七元之譜，如能在寧夏青海等地購辦，想四五元即可。苟能募得十萬元，二萬兵士將無凍斃之虞。

士氣之盛，殆非筆墨所能形容。從兵士口中，即可知其深具決心，頗爲自信，並至爲樂觀。即就各地之軍事設備言，亦不似毫無計劃者。而流言所播，更足起懦興頑，縱所傳不確，亦足以自慰。

縱觀塞北形勢，內外長城之間，惟宣化盆地（即前直隸口北道一帶）山地綿亘峻峭，易守難攻。惜乎獨石口已不在我手，使敵由延慶南下，『土木之變』即不難重演一次！大同盆地（約相當前大同府）比較難守，尤其對綏東方面，很少天險可憑。使綏東失守，不但綏西、寧夏等地難爲我有，大同盆地尤岌岌可危。大同盆地與宣化盆地之間，亦非所謂兩峯壁立，一線通微之地，由大同以攻張家口一帶，尤較由張家口以攻大同等地爲易。而由大同以入山西，更遠較由河北以攻山西爲易。使察南山西再失，不但華北無救，整個的中國，亦將鮮復興之途。故綏東問題之發生，實不啻我國最後存亡關頭之已至，凡我國人，皆不能袖手旁觀。可是，當綏東緊急之秋，平綏路以及張家口至張北間之汽車道，則尙爲敵所利用。由張家口至萬全壩，本是險途，以修成汽車路，即形同康莊大道，爲我國近年建設值得稱道之一。然所馳驅者，幾盡某

國或蒙僞之汽車，運送汽油，麵粉以及其他笨重而不知名之物品甚多。張北距張家口不過百里耳，不積極出兵抄其後路，掃其根據地，已非有組織的國家所應有之現象，而復以資敵，誠非我輩局外人所能測其高深矣。

擬週後返平，當面請教！專此，敬祝道安！

陳增敏謹上。

一一三

頤剛先生：

在雅安呈上一信，諒已收閱了。此次由雅安至康定雖有五百四五十里路，共計走了八天，每天平均約七十里左右。現在將沿途的情形，約略報告一下：

一、交通：此段路程，共有二條路。一由雅州經天全至康定，只須六日可達，但路小，匪患更大，沿途飲食站不齊全。一由雅州經樂經，漢源，蘆定，即為澤所行之路，此段路較大，一路有站，但須行八天。所謂路大，並不是像北方鄉間，也只是羊腸小道，有些地方用山石修建，有些地方只能行一人。沿途見有不少地方，都崩壞了，行人就在田裏岩邊自由走出一道。路沿溪水行，溪水盡在兩三大山中流出。每越過一高山，即分水嶺，又另沿一溪前進。山路基地為土，故須亂石碎岩鋪於面，以保路基，但行人苦痛萬分。第一日澤即步行，又當大雨泥水甚滑，頗為難行。有數段路由岩中掘成，岩下即萬丈深淵，不敢下視，偶一不慎即喪身他鄉了。此一段路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與動物力。雅安與打箭爐之間，以茶及山藥為往來大宗，人民在雅州背茶，大約在百六

七十斤重，行十餘日到泥頭後再由泥頭轉運打箭爐。打箭爐為鑛關，以西稱為關外。凡關外貨物如牛黃，黃連，當歸，羊毛等均用馬騾運出，馬騾運貨在二百多斤左右，行走山路與人無異。所以雅康雖只五百餘里，而貨物運輸費時在一月左右，交通殊為不便。

二、旅行：旅行此段路程，最感困難者，即是對付抬滑竿兒的。滑竿兒為川省俗名，以兩竹竿夾一竹片造成之坐位，兩人抬走。想履滑竿兒，須在轎行履，因行裏負有責任，出了事可以尋行裏負責；若在街上自由雇，怕他們拿了錢不來，又怕走到半途跑了。抬滑竿兒的盡是吃鴉片的，瘦得只有幾根皮包骨頭，終日不洗面，終年不洗身，衣服破爛不堪，遍身是虱子臭虫；沿途走不上幾里不是吃鴉片，就是休息，早上非你去請他不走，休息時非你催他不動身，一路討厭已極。上山要下來走，不然他們就滿口抬不起，呼痛叫困！

此路共有八站，每一站有數戶數十戶人家不等。漢源以後，飲食較艱難，飯有賣二吊錢一碗的。蘆定以後即為一角錢一碗，但不一定買得到。此地米賣八元一斗，宿處有遮風避雨之所，算為好地方。澤自雅州出來，不曾沐浴，身上染有臭虫，終夜不能成睡，到此地來非身體好恐不能受此苦處。沿途有數匪區，幸澤與西康建省委員會之人一路，他們有兵保護，得免於難；將來回轉時，不知如何？

三、路程步數及高度：同行建委會張君，彼係步行前來，身上帶有步數表，測路之遠近。另有劉君有一高度表，測各處之高度。今將八日來各站之步數，高度列下，以供地理學家之參攷：

第一日、雅安出南門——十里至上對岩——一六八〇步至風木埡(五里)

——一〇六八步(五里)至獅子舖——一九九〇步至子石里——

三四八〇步至鳳鳴橋(七里)——二二一三三步至八步石(五

里)——五一一五步至觀音舖(八里)——四九〇〇步至周家

嘴(五里)——四一〇〇步(七里)至乾邦子——三〇五四步

(七里)至吉子岡(高一〇五〇公尺)——三四〇〇步(五里)

至麻柳場(高六八〇公尺)宿。

第二日、麻柳場——六五〇三步至兩河口(八里)——八九四六步至營

徑(十二里)高六五〇公尺——四二〇二步至古城(三里)——

二七九五步至六角壩(四里)——二二〇五步至水池舖(三

里)——四〇五五步至鹿背頂(五里)——六七一四步至菁口

站(五里)——二一七二二步至大通橋(三里)——三〇〇〇

步至棧上舖(五里)——三一九〇步至鳳泥堡(十二里)高一

〇八〇公尺。

第三日、鳳泥堡——五六七〇步至小關(十里)——三〇二九步至木溝

岩(五里)——二〇五八步至大關(五里)高一七三〇公尺——

五四七八步至板房(五里)——二九一四步至長老寨(五里)

——五六〇二步至大相嶺頂(十里餘)高二千七百七十公尺——

一四五三三三步至盤足(五里)——三八四步至瀾門(五里)——

一五七八四步至漢源城(五里)高一千六百六十公尺。

第四日、漢源——六六〇步至毛毛岡——一八七七步至冷飯(十里)——

一二三四步至富庄(十五里)——六五二六步至一碗水(十

里)——六〇八〇步至大堰口(十里)——一三五〇步至泥頭

(十五里)高一四八〇公尺。

第五日、泥頭——一一七三四步至三脚坪(二十里)——九六〇三步至

三道橋(十五里)——三七七一步至伏龍寺(十里)——三〇

七五步至飛越嶺頂(十里)高二千七百九十公尺——五八九七

步至瓦塞坪(十里)——三七七九步至化林坪(五里)高二千

一百五十公尺。

第六日、化林坪——一四三〇步至興隆鎮(二十里)——九〇一二步至

冷磧(十里)——六六八四步至么堂子(十里)——四六二一

步至桑林鎮(十里)——六七〇八步至大壩(十里)——一一

六五八步至鑛定(十五里)——高度一三一〇公尺。

第七日、鑛定——一一三七二步至哨里(十五里)——六九八九步至小

烹壩(十里)——七九三六步至大烹壩(十里)——一五七八

四步至瓦斯溝(二十五里)高千五百公尺。

第八日、瓦斯溝——六六二六步至頭道水(十里)——七八九八步至大

河溝(十二里)——四四九九步至柳場(八里)——七三〇五

步至果抗(十五里)——四六七六步至菜園壩(八里)——五

六八八步至康定(七里)高二千五百六十公尺。

內中所記各站至另一站之里數，係普通人所意測，而未經過正確測量；其步數係由步度表測量，大致不差。由此步數，即可知雅安至康定

的正確里數了。

四、沿途所見：沿途所見，奇怪事甚多，都載在日記中，不能一一敘述，畧說一二可也。自雅州以西令人最覺注意者即爲鴉片烟之公開吸食，不但無人干涉，且至任何地均可點燈，一席橫陳即可吞雲吐霧了。

銅元內地甚爲稀少，銀元更從未見過；中央法幣，有一元兌換至二十五吊文，或至二十八吊文。四川銅元本來有當五十，一百，二百，新二百等種類。自雅安以西只要是銅元，不論是當一十，二十，以至二百，都作二百文。一切東西，異常昂貴。花生，頭三天我們買二百文一堆；四五天，四百文八百文一堆；現在一吊錢一堆，而每堆顆數仍舊。沿途在山路行時，覺空氣新鮮，風景非常好，但每至有人家處，不論是一二家，不論是一村一鎮，都是臭味難聞。有中央軍（十六軍）駐地較好，其他則不願下足。此路上見不少婦女亦同男子一樣，肩背物有至百數十斤者，同男子一路，運貨至別處，途中須十餘日，亦同男子一齊，真是以自己血汗掙錢。有一次見一婦人背一死人，屍身穿新衣，手足都包好，背着步行已四天，也是件趣事。至康定後關於康人之趣事不少，以後再詳細報告。此地天氣嚴寒，寫字已覺僵木，想北平此時，正是秋高氣爽的日子吧？

專此，順頌大安。 生余貽澤叩上。九月廿五日。

一二四

顏剛先生史席：久欽名下，未獲瞻障，企詠之私，實成饑渴，道塗修阻，抗謁無由，惟於雜誌中拜誦佳製，稍慰遠慕而已。昔讀先生辨偽諸

作，以鄭樵之博兼百詩之專，研覈臧否，鈎稽微眇，足使東壁斂手，際慎變色。又復挖揚地學，擬禹貢學社。維昔地學大師，顧姓有亭林祖禹，今得見先生，鼎足而三，信可高視一代矣。不佞曾以黃仲琴先生之介紹，加入禹貢學會，自維庸劣，雖有表見，悚汗滋深。今輒以所著潮梅史地論文四篇，日惡溪放，潮州府韓文公祠沿革（上），韓山名稱辨異，海陽山辨，奉呈大教，幸賜削正，再登入禹貢半月刊。高山仰止，實積愚誠，是用冒昧上言，瀆擾視聽，匪敢妄覬攀附，仍思他日掃門一聆清誨也。儻蒙見納，爲幸多矣。謹先奉狀，申布微悃，附呈天嘯樓集、潮州藝文志各一本，乞察收。

肅此，敬請道安，諸維亮照不宣。 後學饒宗頤謹上。 十一、六。

一二五

顏剛吾師：

敬肅者：久違教澤，馳念殊深。生等自平拜辭，翌日即匆匆整裝西行。九月一日，朝發西安，經蘭州公路抵蘭，時適值郭子杰先生及梅獻諸先生由寧來會。十九日同赴青海西寧，曾至塔爾寺（即魯沙耳，該地爲宗喀巴誕生地，亦今喇嘛教聖蹟之一），樂都等地考察。青海僻處邊陲，地間新疆，甘肅，康，藏諸省區，民族雜處，爲諸省冠，計有回（漢回，蒙回，纏回），藏，土人（恐即沙陀，氐，羌之子遺，而與蒙藏血統混合者），滿，漢諸族。該省回民氣燄之盛，爲內地及西北各省所鮮觀。民族問題，不獨回漢爲然，即回藏，蒙藏之間，自清以來亦未見調協，彼此壁壘儼然。該省財權，清末以來即在回民掌握，故學校較

一二六

有成績而設備完全者類皆隸屬回教促進會，漢人所設或省立學校則未能與倫焉。由青海返蘭後，郭梅戴諸先生即直赴西安。生等亦因隴省治安問題，不克赴外縣考察（當時約有二分之一以上縣治爲共黨蹂躪），於十月九日泛皮筏循黃河轉赴寧夏，計程九日，沿途數歷艱險。十八日至王宏堡登陸，復經寧朔，翌日始安抵寧夏。後曾赴河東金積，靈武及吳忠堡諸地，並踏賀蘭山至阿拉善旗治所定遠營。十一月三日循道寧北，經平羅，磴口，三盛公（該地爲阿旗後套，拳匪之亂因條約關係爲天主教一屬聖心會傳教士佔領。後套黃沙漠漫，惟此教區一帶饒田沃野，樹木蔭翳，復築土爲寨，儼然一「塞上教國」矣），補龍潭，臨河，陝壩，五原，包頭，於十一日行抵歸綏。原擬抵歸綏後仍東行，分赴綏東各縣考察；現以綏東吃緊，致裹足不前，至爲憾事。此行蒙子杰學長多方照護，至深銘感。每至一地，北大校友均熱烈歡迎，諄問母校近況，親切關照，不可言喻。

再臨行囑爲禹貢學會募捐及徵求會員事，除陝西經行會促，及青海有特殊情形外，隴寧兩省均已進行。綏省現正分向各方接談，情形尙佳。至搜集縣志，因得之屏兄信較遲，青海未及接洽，甘肅已託教育廳長田雲卿先生代爲搜集。寧省各縣大部均無縣志；卽有縣志者，數經兵燹，亦少餘存，僅得民國時重修朔方道志一部。三五日內，生等或轉道山西返平。奉此寸楮，用告行止。

專肅，敬候教安。

受業 李夢瑛 白寶璣謹上。 十一月十四日。

顏剛尊兄先生道鑒：前野人山一稿已承錄登禹貢，至爲感佩。茲緣西貢至河內之鐵路于本年九月工竣，十月全部通車，我國西南國防因之更爲吃緊，特將前兩次赴越所獲資料，參以近出各書，草成西崑鐵路與西南國防之關係一稿，插入各圖，繕繪陳上，敬祈審覈。如尙可用，乞再提前錄登禹貢，因此稿稍含有時間性故也。又讀最近禹貢附載疆叢書刊印緣起凡例中叙明「其人存者其書不錄」，在昔曾有此例，近已變通。卽如金氏武祥存時，其離江雜記，赤溪雜志兩書，王氏錫祺已采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汪氏康年振翰堂叢書亦采錄現存管氏鶴等匪聞見錄一書。若最近如商務印書館所印新時代史地叢書，則全錄近人之譯著；新亞細亞學會編印叢書，亦係徵集近人譯著之稿。況關於邊疆事務，前人之書係屬陳蹟，大都可供歷史上之考證；近人之書係屬現勢，其詳審處往往勝于前人，較爲適用。若關於邊疆之氣候，地勢，物產，種人，風俗，交通等項，外人著述視國人著述較爲精密，亦應繕譯列入以備參稽。至邊疆各省及蒙藏之圖，現出版者尙多疏漏，并應博採各新出之圖繪製印行，俾研究邊疆地理者有所考證。此係弟見及知，聊爲曝獻，當否仍請酌奪進行。

匆匆不盡，卽頌著安。

小弟童振藻謹啓。十一月十六日。

顏剛案，仲華先生耆年博學，居滇省近三十年，採摭西南史地材料之多爲域中所罕觀。屢承賜文，曷勝榮幸。承示各點，皆切要之務，同人自當遵依，俾他日出其所學咸可致諸實用也。